

一生中不可不读的 100个情感故事



因为寂寞，爱情有时会游离原本温馨的港湾

浪漫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因为寂寞，爱情有时会游离原本温馨的港湾

ISBN 7-81091-068-X



9 787810 910682 >

20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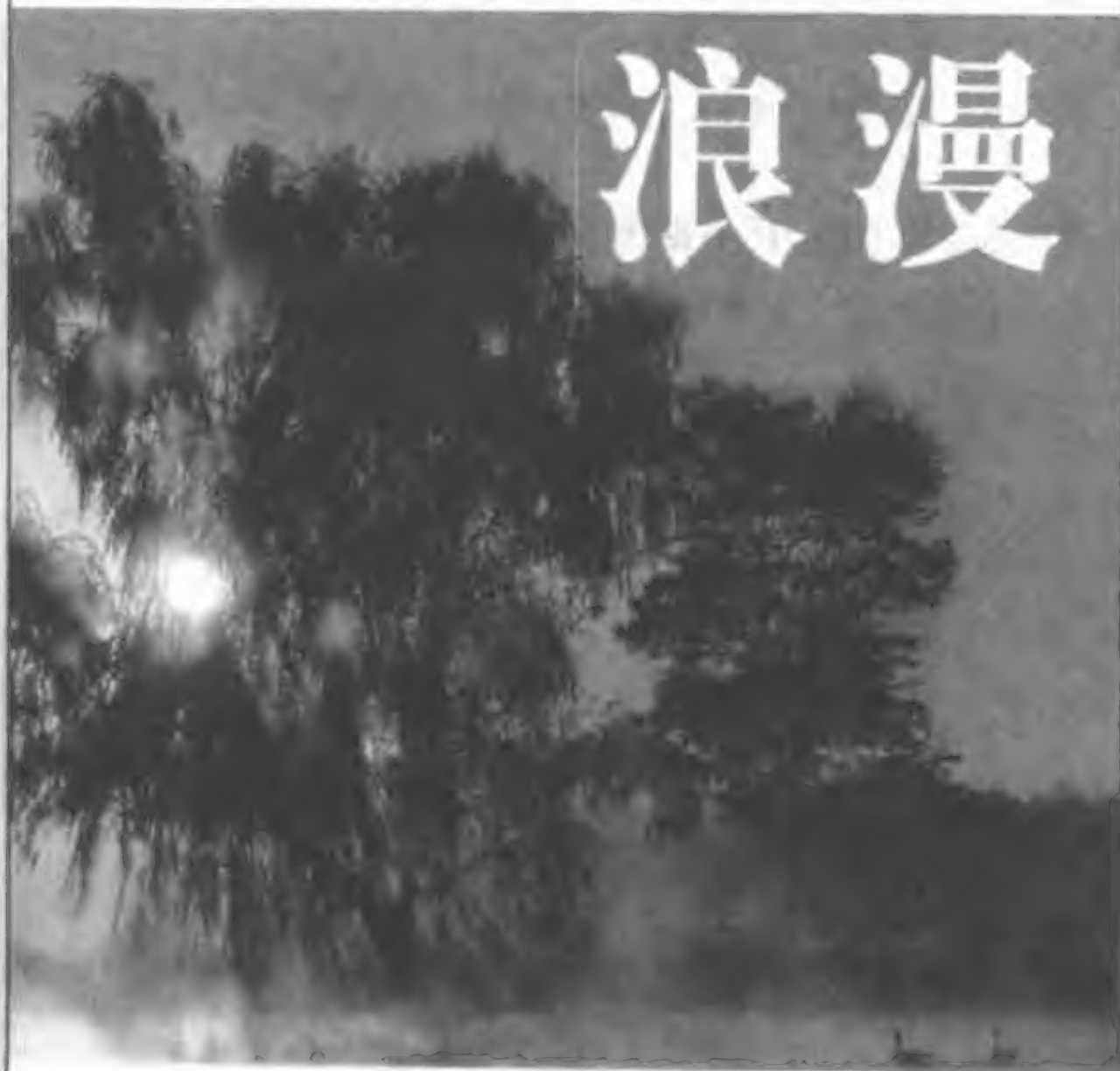
ISBN 7-81091-068-X/B·108
全套定价：200.00元(共10册)

一生中不可不读的
100个情感故事



图书馆藏 仅供有时借阅其原本通留时借地

浪漫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的启示 / 郭成主编,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81091-068-X

I. 一… II. 郭… III. 人生哲学—青年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4907 号

一 生 的 启 示

主编: 郭 成

责任编辑: 杨 钧

封面设计: 古月工作室

※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0

字数: 200 万 印数: 0001 — 5000

书号: ISBN 7-81091-068-X/B·108

全套定价: 200.00 元(共 10 册)

目 录

沉重的背袋/1
真挚的爱意/3
花烛之夜/5
似水流年/7
平凡的真爱/10
克服障碍的力量/12
没有上锁的门/14
盛开的鲜花/16
平分生命/18
最爱什么/20
情感岛/21
人生草稿/23
有一个秘密是你爱我/25
开不败的美丽故事/26
爱情“事故”/28

目 录

- 一个哑巴的情话/30
- 极限缠绕/32
- 爱情爱谁/33
- 上帝的考验/34
- 吻/35
- 珍珠/37
- 狮子口中的爱/39
- 天堂的玫瑰/41
- 化雪之爱/43
- 一个女人的夜晚/46
- 吻公主/49
- 万幸/51
- 爱的象征/53
- 真爱的选择/56
- 人性/58
- 弟弟/60
- 失而复得的圣诞节/62
- 十米白色塔夫綢/64
- 桌布/66
- 不,你才是我所爱的/69
- 深深的爱/73
- 动人心弦的故事/76
- 未婚妻/81
- 基督的化身/85
- 美好的约定/87
- 生命的药方/89

目 录

- 向妻子道歉/91
- 永世难忘的陌生人/93
- 玫瑰色的眼镜/94
- 受宠若惊/97
- 亲爱的,我来了/99
- 红蝴蝶与猫/102
- 可别这样结尾/104
- 爱的觉悟/108
- 友谊与爱情/110
- 最美好的礼物/112
- 生命的报答/113
- 拼死相撞/114
- 爱的传递/115
- 生命里的一种坚持/116
- 爱的神奇/117
- 无言的爱/118
- 窗外的风景/120
- 黄玫瑰的心/122
- 两个乞丐/125
- 回报/127
- 人性的光辉/130
- 希望之弦/132
- 玫瑰的寓言/133
- 一片最喜欢的面包/134
- 爱的力量/135
- 骆驼妈妈/136

目 录

- 野狼伉俪/137
- 患难之交/138
- 血奶/139
- 一束白色的栀子花/140
- 捡拾碎片/141
- 感召的情书/142
- 在区公所/143
- 迟到的母爱/144
- 平凡的母爱/145
- 血浓于水/146
- 婚姻的双腿/149
- 请给我五分钟/150
- 看似美丽的丝带/151
- 经典爱情/154
- 呼吸/156
- 你在心中有我的位置吗/158
- 爱拯救的灵魂/160
- 爱预示着财富与成功/161
- 漂泊的爱/162
- 爱的位置/163
- 美丽的女孩/164
- 无光的意境/165
- 墓碑上的爱/167
- 救活自己/169
- 三个有关陌生人的故事/171
- 一百万美元/173

目 录

真爱无悔/178
初恋/185
舒适/190
等/195
我依然爱你/201
拯救他的命/204
死神也怕咬紧牙关/210
永远年轻/212
星期三/214
二十周年庆/216
给你爱的人笑脸/218
拍卖场上一幅不起眼的画/219
至诚的友情能经受住一切/220
机智的爱/221
贝多芬之吻/222
心灵有耳/223
哥哥,我爱你/224
爱心铺就的天才之路/225
老师的手/226
未能满足的愿望/227
最后的拥抱/228
我只想听听您的琴声/229
母爱无言/230
“我爱她”/231
“上帝的妻子”/232
生命的呵护/233

目 录

生命的跪拜/234
母爱/235
与命运抗争/236
浪子归来/237
知道我多么爱你/239
家是什么/242
风雨中的菊花/243
最美好的礼物/246
爱之链/248
穷人的浪漫/250
窗/251
钱夹/253
突如其来的浪漫/257
冬日正午/265
独翅难飞/269
信号/274
星星/280
你的肩上有蝴蝶吗/286
敲三下,我爱你/289
玫瑰往事/293
明亮的眼睛/294
绝境中的生者/296
留着这颗心/299
情的觉悟/300
爱情的矛盾/302
壁虎的爱情/304

目 录

企盼/305
镇静的女主人/306
真正的勇气/308



沉重的背袋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杰克的父亲上前线去了,妈妈独自一人带着杰克和妹妹住在沃夫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

当时,杰克和妹妹都小,记不得爸爸的模样了,只从照片上见过。不过,妈妈总是给他们讲起爸爸。

他们的妈妈向来坚强,杰克从未见过她流泪。晚上,妈妈一封接一封地给前线的爸爸写信。爸爸的信也时时从前线寄到家,灰色的信封,信封上盖着式样各异的邮件检查机关和战地邮局的邮戳。每当妈妈接到爸爸的信时,总是一边读,一边随口讲给杰克和妹妹听。

有一次听妈妈说,爸爸负伤住到了野战医院,伤好后不能回前线打仗,就调到了军需机关。这样,爸爸很快就有希望回趟家,还一定会给他们背一袋子好吃的东西。

杰克和妹妹猜想,那袋子里装的是大块大块美味的腌猪肉,在当时,那可是他们最高的奢望。于是,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都盼着爸爸背回满满的一袋子又酥又香的腌猪肉来。

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把身上的背袋往墙角一放,就过来拥抱他们;袋子比他们设想的还满。他们缠住爸爸不放,和他在一起的快乐无穷无尽。爸爸浑身上下是烟草味和朗姆



酒味,他把杰克和妹妹抱在膝上,没完没了地逗他们。

后来,只有墙角的那只又大又满的背袋吸引他们的注意——里面装着神奇诱人的美味,最好吃的当然是腌猪肉。想着想着,杰克口水就禁不住往下流。

杰克和妹妹没有睡着,妈妈进屋时,他俩假装睡熟了,一动不动地躺着,眯缝着眼偷偷往外瞧。妈妈站住了,盯着那个袋子,好像她也终于忍不住了,弯下腰,吃力地搬起背袋——背袋装得太实了——把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看着眼前的景象,杰克和妹妹不禁惊呆了。失望、委屈,又感到害怕:桌子上堆的全是信,用绳子捆好的一沓蓝色、白色、灰色、红色的信封,信封上是邮件检查机关和战地邮局的红邮戳。这些信他们太熟悉了。

信,信,从这个大背袋里倒出来的全是信,摆满了整整一个桌子,还几乎往下掉。

此时此刻,从来没有流过泪的妈妈第一次在他们面前哭起来了。起初,她小声地抽泣,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她用双手捂住眼睛,泪水顺着指缝往下流。

妈妈摇头想止住,但是没用,她最终控制不住自己,随之便放声大哭起来。

爸爸进来了,看到妈妈对着那个空背袋哭成这个样子,他的心里也难过起来。妈妈就这样一直哭着,始终不让爸爸挨近她。



真挚的爱意

汉德斯记得阳光怎样轻抚她的头发。她转过头来，他们四目交投，在那个喧闹的教室里，灵光突然一闪，汉德斯感觉心底仿佛受了一下重击。就这样，他的初恋开始了。

她名叫雷琪儿，从那时起，汉德斯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精神恍惚中度过的。只要一见到她，他便心如撞鹿，在她面前更是张口结舌。那种神魂颠倒、朝思暮想和纯情的倾慕，使他像个傻子，连嗓音也变了。这一切，现在看来有如一场痴梦。汉德斯知道当时自己确是很苦恼，但却难以真正相信记忆中他做过的事，那就是甜蜜地忍受痛苦。

汉德斯看到她沿着一条林荫小径步行去学校或回家，整个人顿时会不听使唤。她永远表现得那么从容，那么自若。在家里，汉德斯会回味每一次的相遇，而想到自己那么窝囊又会懊恼非常。即使如此，他们步入少年期之后，汉德斯就感觉到她在温柔地容忍着自己。

他们还没有成熟到互把对方视作情侣。她那正统犹太教徒的教养和汉德斯自己的天主教徒的顾忌，使他们二人都守身如玉，尽管他们怎样渴求，连只是亲吻一下也是个渺茫的希望。

有一次，汉德斯终于有机会搂着她起舞了——当然也是



有监护人在场的时候。

在汉德斯的轻拥之下，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这种表示对汉德斯完全信赖的笑声，使他对自已的遐想感到非常惭愧。

无论如何，汉德斯对雷琪儿的爱仍然只是单恋。

中学毕业以后，她继续上大学，汉德斯则参军去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派到海外。有一阵子他们互有书信往来，接到她的信成为汉德斯那段难熬的漫长岁月里的大事。

有一次，她寄来一张穿泳衣的小照，使汉德斯浮想联翩。在下一封信里，他提到了结婚，自此之后，她的复信便越来越少，也没有那么亲切了。

汉德斯回到美国后，第一件事是去找雷琪儿。她的母亲告诉他：她已不住在那里，嫁了一个大学里结识的医科学生。

“我还以为她已写信告诉你了。”她母亲说。

在等候退役时，汉德斯终于收到她那封“断情”信。她婉言地解释说，“我们是不可能结婚的。”

汉德斯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虽然在最初的那几个月，他相信自己痛不欲生。后来，他像雷琪儿一样，找到了另一个人，而且学会了和这个人相亲相爱，长相厮守，直到今天。



花烛之夜

老妻去世的那天——6月1日,正是我们结婚44年纪念日。在做法事的同时,我不禁忆起遥远的大正初期的那一天。

那是个贫困的时代。约有10人在东京牛达神学坂横町的小料理店的二楼,为一对新人庆贺,新郎25岁,新娘21岁。

那天黄昏时,走在上坡路上看到了飞机特技表演。那是个美国年轻飞行特技家——史密斯首次访日的表演,他的空中翻滚特技震撼了东京市民的视觉。

不争气的大哥荡尽了先父的遗产,由我独立支撑上有高堂,下有年幼弟妹的家。那时我刚大学毕业,生计根本没有着落,婚礼十分简单,谈不上罗曼蒂克,蜜月旅行更甭提了。

婚礼结束后,我们立刻回到家中。房子还算宽敞,但空荡荡的,什么家具也没有,看起来不但寒酸,而且冷清。

望着装扮华丽的新娘和萧然的家,一份浓浓的歉意涌上心头!

在新房里,碰触她娇羞的眼光,不禁令我怦然心动。想起曾读过的一位年轻穷诗人的情诗:描写夜晚期待爱人的欢愉心清,幻想把用金银绣成的美丽地毯铺在地上,等待伊的



到来。于是,我告诉伊:“今天婚礼太冷清,今晚就这样睡吧!”伊点了点头。就这样,我穿着黑纹礼服,她穿着华丽的和服外加头冠,度过了我们的花烛之夜!

如果我能再年轻一次而结婚的话,仍然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度过新婚第一宵:穿着华丽的衣裳入睡,能在生命中烙上甜美的回忆,若只藏之于衣柜,则完全无意义喽!



似水流年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将来临了。我在心中筑起永恒的圣坛,为你祈祷,为你祝愿亦求上帝赐给我们快乐重逢的机会。

一夜朔风,清晨就纷纷扬扬地飘起大雪来。门前高大翠绿的树,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是那樣的洁净清雅,这形象多么像我记忆中的你。这不由我更感到圣诞节的时候,它在我们之间存在的意义与重要性。它是我们共同庆贺的日子,它是我们两条生命道路闪烁发光的焦点!此刻,我是多么渴念你呀!

凝望着窗外一片银色世界,与飞舞着弥漫的雪花,一阵寒意透彻心腑。我是多么憧憬着我们那个幸福温暖的小天地,巴不得快点回去。

期待着我回归的就是我最钟爱的你,有时我确是在自我陶醉。每逢圣诞节,我至诚至意地祝愿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愿,并祝我们的爱永恒。

那年,当我要远去异国,你怀着眷恋的心,深挚的目光,嘱我要在圣诞节前赶回。而我也紧紧地握着你的手,语重意深地说,我定会争取在圣诞节前回来的,请等着我!

双脚一踏上异国的土地,我就一直盘算着回归的日子。



这里唯一的享受就是夜间,从高楼探出窗口,眺望明月,静静地回味着以前那段美好的时光。我想,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同样在望月寄情?是不是也一往深情地想念着我?

每当我回顾我们那段甜蜜旖旎的爱情,心里总是那么温暖充实。记得从初次见面,双方就有一颗相互倾慕的种子在心中萌芽,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感到我们有许多地方何其相似,以至情投意合。我们几乎是一呼一应,亦步亦趋地携手奔向爱情的高峰。

但好景不常,生活的海洋,把我们隔分两地!分手的时候,彼此是多么依恋,难分难舍。我的心境更是那么深沉,一颗心像掉进了冰窖一样。

分别以来,我也像你一样,经历着一种从来未曾经受过的感情,挥不去,忘不了,既亲切,又恼人。深沉的思念,几乎每分每秒都充盈着我的脑海,说来似乎过分,但确确实实是这样。自从你进入我的精神生活的领域里,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幸福。为生活增添无限光彩,心里也充实起来。不过,却也受一种难以压抑的思念所苦恼,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种心境。

自从与你结识后,我总感到自己在变,理智受着一种微妙而圣洁的感情所熏陶。

似水流年,终于熬到了回归的日子。圣诞节前,在这异国的地方,大家都为着圣诞而快乐地忙碌着:“造”着人见人爱的圣诞老人;“种”着似模似样的圣诞树,树上缀着五彩缤纷的小电灯;放着扣人心弦的圣诞音乐;大厅小厅都摆着鲜花,闪闪烁烁,悠悠扬扬,到处生机盎然,充满了节目的气氛。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今夜,我根本没睡,也不想睡。在壁



灯下,我提起笔静静地给你写信,我知道,信是不能比我先到你的身边的,可是,为了托情,我便忙不及待地把我对你的情意倾注在信里面。

天刚蒙蒙亮,我就准备好了行装,恨不得长了翅膀,一口气飞到你的身边。

当抵达机场的候机室,我们四手紧握,紧紧地,紧紧地,心里似有无数的话,但从何说起呢?谁也说不出来。你殷切地期待,我急切地回归,不就在紧紧的相握中,把一切都说明了吗?

在车上,我们一直手拉着手,为了打破沉默,我说了一声:“我赶回来了”。只见你深深地点了点头,脸上现出欣慰和激动的神情。你的目光一往情深地投向我,我却羞答答地低下头,啊!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进展。

流光似水,人生如同舞台,一切的经历亦如同一场梦。

但愿我们的爱是一出永远演不完、永远没有谢幕的戏,但愿我们的梦是一场吉祥美满的梦!



平凡的真爱

玛丽莲不止一次想象过他们的银婚典礼：在一个用鲜花装饰着的白色帐篷里，有一个6人管弦乐队；几百个客人拥挤在帐篷内外，丈夫和她交换着钻石手鐲；乐队奏起乐曲，他俩摇摇摆摆地跳着舞；然后，爬上游船，打开香槟酒，泪水涟涟的儿女们在码头上向他们挥手……

实际情况是：孩子们把两个汉堡包和几个热狗扔在烤架上，扔得乱七八糟的食品等着他们去收拾，桌子上是他们互赠的礼物：一件看起来什么人都能穿的浴衣，一瓶带喷嘴的淋浴剂。

25年了。玛丽莲时时感到，她和丈夫几乎成了一个人：思想、经历、观点和处理事情的办法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有时玛丽莲会奇怪，在这25年间，她究竟都为他做了些什么，而他又做了什么，让他们互相不能割舍。他不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只是偶尔和不多的好友一起散散步，钓钓鱼。她也并不是个脾气温顺的女人，每一个或者两个星期中都要把一把把蔬菜扔在他身上，怒气冲冲地告诉他，她不喜欢总吃同样的食品。

现在，她第一次想到，他是否知道她有什么烦恼，是否想过什么办法为她解忧？



丈夫从烤架上拿起最后一个汉堡包,问玛丽莲想不想吃。

“你知道,理查德给利丝买了一枚贵重的钻戒,她给他买了一件长毛皮大衣。”玛丽莲说。

“住在这么热的地方,毛皮大衣有什么用?”他笑着回答。

他开始收拾东西,玛丽莲看着他。他们一起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3次流产,住过5所房子,养育了3个孩子,用过9辆汽车,有23件家具,度过7次旅行假期,换过12种工作,共有19个银行存折和3张信用卡。

玛丽莲给他剪头发,掖好过几万次右边的衬衣领子;玛丽莲每次怀孕时,他就给玛丽莲洗脚;有无数次在玛丽莲用完车后,他把车子停到它该停的地方。

他们共用牙膏、橱柜,共有账单和亲戚,同时,他们也相互分享友情和信任……难道这就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5年的一切?

丈夫走过来,对玛丽莲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什么?”玛丽莲惊喜地问。

“闭上你的眼睛。”

当玛丽莲睁开眼睛时,只见他捧着一棵养在泡菜坛子里的椰菜花。

“我一直偷偷地养着它,叫孩子们看见,就该把它毁了。”他乐滋滋地说,“我知道你喜欢椰菜花。”



克服障碍的力量

德克萨斯州有位单身妈妈艾丽,带着一个一岁大的女儿安妮,住在一所公寓的五楼。

妈妈艾丽依照德州传统的方式教育女儿,教导女儿过着有规律的生活。而小安妮也乖巧地听从母亲的教导,凡事按部就班、中规中矩,十分讨人喜欢。

小安妮每天按常规在早上 10 钟起床,而艾丽则利用早上女儿还未起床的这段时间,上菜市场买菜,处理一些琐事。

这一天,艾丽和往常一样,上午 9 点钟左右,从市场回来,到了居住的公寓附近,遇上邻居太太,便站在路边闲聊了几句。却不料,一向规律的小安妮,今天不知怎地,竟然提早起床,在家中四处找不着妈妈,遂自行爬到窗台往下看。

正在和人聊天的艾丽,不经意地抬头看了看自己的五楼公寓,居然看到了小安妮趴在窗台上向她挥手。艾丽一看之下,大惊失色,慌忙向安妮做手势,叫她不要乱动,生怕小安妮一个不留神,失足跌下来。

而在窗边的小安妮见到妈妈的手势,误以为妈妈要她下去,一向乖巧的她,登时就从窗台上爬了出来。惊恐的艾丽见到安妮从五层楼的高处坠落,想也不想,立即抛下手中所有的物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用跑百米的惊人速度,奔向安



妮坠落的地方。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由五楼坠落的小安妮,被及时赶到的艾丽,伸出双手接着个正着。小安妮还不知自己刚刚从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直望着妈妈傻笑。

这个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他们来到出事的现场,用和小安妮同等重量的物体,从五楼丢下,再请当时百米赛跑的全国记录保持人,从艾丽当时站立的地点开始跑,试图接住坠下的物体。但试验的结果,往往选手跑不了两三步,实验物体便已坠地,更不论去接住它了。

专家们也请当事人艾丽试着跑了几回,结果当然比选手的表现更加差劲,根本不可能再次接住五楼坠下的实验物。因此,专家们得到一个结论,除非将坠下的试验物体,换成原先的安妮,是绝对不可能来得及接住的。问题是,艾丽当然不肯再来一次。毕竟小安妮是单身艾丽仅有的一切。



没有上锁的门

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一个小女孩像今天许多年轻人一样，厌倦了枯燥的家庭生活和父母的管制。

她离开了家，决心要做世界名人。可不久，在经历多次挫折打击后，她日渐沉沦，终于只能走上街头，开始出卖肉体。许多年过去了，她的父亲死了，母亲也走了，可她仍在泥沼中醉生梦死。

这期间，母女从没有什么联系。可当母亲听说女儿的下落后，就不辞辛苦地找遍全城的每个街区，每条街道。她每到一个收容所，都哀求道：“请让我把这幅画挂在这儿，行吗？”画上是一位面带微笑、满头白发的母亲，下面有一行手写的字：“我仍然爱着你……快回家！”

几个月后，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女孩子懒洋洋地晃进一家收容所，那儿正等着她的是一份免费午餐。她排着队，心不在焉，双眼漫无目的地从告示栏里随意扫过。

就在那一瞬，她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会是我的母亲吗？”

她挤出人群，上前观看。不错！那就是她的母亲，底下有行字：“我仍然爱着你……快回家！”

她站在面前，泣不成声。这会是真的吗？



这时,天已黑了下来,但她不顾一切地向家奔去。当她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站在门口,任性的女儿迟疑了一下,该不该进去?终于,她敲响了门。奇怪!门自己开了,怎么没锁?不好!一定有贼闯了进去。

记挂着母亲安危,她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卧室,却发现母亲正安然地睡觉。

她把母亲摇醒,喊道:“是我!是我!女儿回来了!”

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擦干眼泪,果真是女儿。娘俩紧紧抱在一起,女儿问:“门怎么没有锁?我还以为有贼闯了进来。”

母亲温柔地说:“自打你离家后,这扇门就再也没有上锁。”



盛开的鲜花

一连好几年，守墓人每星期都收到一个不相识的妇人的来信，信里附着钞票，要他每周给她儿子的墓地放一束鲜花。

后来有一天，他们见面了。

那天，一辆小车开来停在公墓大门口，司机匆匆来到守墓人的小屋，说：“夫人在门口车上，她病得走不动，请你去一下。”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坐在车上，表情有几分高贵，但眼神哀伤，毫无光彩。她怀抱着一大束鲜花。

“献花。”守墓人问道。

“对，给我儿子。”

“我一次也没忘了放花，夫人。”

“今天我亲自来，”夫人温柔地说，“因为医生证实我活不了几个礼拜。死了倒好，活着也没意思了。我只是想再看一眼我儿子。亲手来放一些花。”

守墓人眨巴着眼睛，苦笑了一下，决定再讲几句：“我说，夫人，这几年您常寄钱来买花，我总觉得可惜。”

“可惜？”

“鲜花搁在那儿，几天就干了。没人闻，没人看，太可惜了！”



“你真的这么想的？”

“是的，夫人，你别见怪。我是想起来自己常去孤儿院，那儿的人可爱花了。他们爱看花，爱闻花。那儿都是活人，可这儿墓里哪个活着。”

老夫人没有作声。她只是默默地祷告了一阵，没留话便走了。守墓人后悔自己说一番话太欠考虑，这会是她受不了。

可是几个月后，这位老妇人又忽然来访，把守墓人惊得目瞪口呆：她这回是自己开车来的。

“我把花都给那儿的人们了。”她友好地向守墓人微笑着，“你说得对，他们看到花可高兴了，这真叫我快活！我的病好转了，医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自己明白，我觉得活着还有些用处。”



平分生命

男孩与他的妹妹相依为命。父母早逝,他是她唯一的亲人。所以男孩爱妹妹胜过爱自己。

然而灾难再一次降临在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身上。妹妹染上的重病,需要输血。但医院的血液太昂贵,男孩没有钱支付任何费用,尽管医院已免去了手术的费用。但是不输血又不行,不输血妹妹就会死去。

作为妹妹惟一的亲人,男孩的血型与妹妹相符。医生问男孩是否勇敢,是否有勇气承受抽血时的疼痛。男孩稍一犹豫,10岁的大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终于点了点头,郑重而又严肃地点头,仿佛作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脸上洋溢着勇气与责任的神情。

抽血时,男孩安静地不发出一丝声响,只是向邻床上的妹妹微笑。抽血后,男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医生将血液注入妹妹体内。一切手术完毕,男孩停止了微笑,声音颤抖地问:“医生,我还能活多长时间?”

医生正想笑男孩的无知,但转念间又被男孩的勇敢震撼了:在男孩10岁的大脑中,他认为输血会失去生命。但他仍然肯输血给妹妹,在那一瞬间,男孩所作出的决定付出了一生的勇敢并下定了死亡的决心。



医生的手心渗出了汗,他握紧了男孩的手说:“放心吧,你不会死的。输血不会丢掉生命。”

男孩眼中放出了光彩:“真的?那我还能活多少年?”医生微笑着,充满爱心:“你能活到100岁,小伙子,你很健康!”

男孩从床上跳到地上,高兴得又蹦又跳。他在地面上转了几圈确认自己真的没事时,就又挽起了胳膊——刚才被抽血的胳膊,昂起头,郑重其事地对医生说:“那就把我的血抽一半给妹妹吧,我们两个每人活50年!”

所有的人都被震惊,这不是孩子无心的承诺,这是人类最无私最纯真的诺言。同别人平分生命,即使亲如父子,恩爱如夫妻,又有几人能如此快乐如此坦诚如此心甘情愿地说出并做到呢?所有的人,是的,包括医生,包括护士,包括其他的病人,还包括在尘世间日益麻木并且冷漠的我们。



最爱什么

很久以前，一座城市的居民经常与另一座城市的居民打仗，很多年都难分胜负。它们唯一的区别是，一座城市座落在高地，另一座座落在洼地。处在高地上的城市头领想出世上令人心酸的绝人之道——把高地的水库打开，结果可想而知洼地的城市被大水围困，注定要灭亡。水库打开，呼叫之声不绝于耳。看到如此的惨状，围困者作出了一个人道的姿态，派船去营救落水人。但是，派遣的船只不多，只能容纳极少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头领喜欢女人，所以只让妇女上船，并要求只能带上自己最喜欢的一样东西。有的带上自己的玉镯；有的带上自己的金银首饰；有的带上自己的铜镜……她们想这样既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又不失自己的财产。惟有一位妇女肩扛着自己的丈夫，奋力上船。一个士兵阻拦道：船上只允许上妇女，不允许运男人。那位妇女说：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士兵无言以对，只好乖乖地让他上船，在那次遇难中惟一幸存的男人就是那位妇女的丈夫。



情感岛

很久以前,所有的情感都生活在一座岛屿上,其中有快乐、悲哀、知识、富裕和爱,以及其他的情感。一天,有消息传来,岛屿将要下沉。因此大家修补船只纷纷逃离,唯有爱不肯走,她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当岛屿即将没入大海时,爱决定寻求帮助。

富裕驾驶着豪华的大船经过爱的面前,爱说:“富裕,你能带着我一起吗?”富裕回答说:“不,不能。我的船上已经载满了黄金和白银,没有容纳你的地方。”

荣誉也驾着一艘美丽的船从爱的身边驶过,爱决定求助于荣誉:“荣誉,请帮帮我。”荣誉回答说:“我不能帮你,爱。你已经湿透了,我担心你会弄脏我的船。”

这时悲哀驾船驶过来,爱又向他求助:“悲哀,让我跟你在一起走吧!”“哦!爱,我是多么的忧愁,我只想独自一人呆着。”

快乐也从爱的身边驶过,然而她是如此的快乐,以至于当爱喊她的名字时,她根本没有听到。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爱,到这儿来,我带你走。”那是一位长者的声音,爱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和狂喜,以至于忘记了询问长者的名字。当他们到达陆地后,长者独自离开了。



这时爱想起来,自己欠了那位长者很多情,便请教另一位长者——知识:“是谁救了我?”“是时间。”知识回答道。

“时间?为什么他要救我呢?”爱问道。

知识露出深邃的微笑:“因为只有时间最懂得爱是多么的伟大。”



人生草稿

有个叫伊凡的青年，读了契诃夫“要是已经活过来的那段人生，只是个草稿，有一次誊写，该有多好”这段话，十分神往，打了份报告递给上帝，请求在他的身上搞个试点。

上帝沉默了一会儿，看到契诃夫的名望和伊凡的执著份上，决定让伊凡在寻找伴侣一事上试一试。

到了可婚年龄，伊凡碰上了一位绝顶漂亮的姑娘，姑娘也倾心于他，伊凡感到非常理想，他们很快结成夫妻。

不久伊凡发觉姑娘虽然漂亮，可她一说话就“豁达”，一做事就“翻船”，两人心灵无法沟通，他把这第一次婚姻作为草稿抹了。

伊凡第二次的婚姻对象，除了绝顶漂亮以外，又加上绝顶能干和绝顶聪明。可是也没多久，他发现这个女人脾气很坏，个性极强。聪明成了她讽刺伊凡的“利器”，能干成了她捉弄伊凡的手段，他不像她的丈夫，倒像她的牛马、她的工具。伊凡无法忍受这种折磨，他祈求上帝，既然人生允许有草稿，请准予三稿。

上帝笑了笑，也允了。

伊凡第三次成婚时，他妻子的优点，又加上了脾气特好一条，婚后两个和睦亲热，都很满意，半年下来，不料娇妻患



上重病，卧床不起，一张病态黄脸很快抹去了年轻和漂亮，能干如水中之月，聪明也一无是处，只剩下了毫无魅力可言的好脾气。

从道义角度看，伊凡应厮守终生，但从生活角度看，无疑是相当不幸的。人生只有一次，一次无比珍贵，他试探能否再给他一次“草稿”和“誊写”。上帝面有愠色，但想到试点，最后还是宽容他再作修改。

伊凡经历了这几次折腾，个性已成熟，交际也老练，最后终于选到了一位年轻漂亮又温柔健康要怎么就怎么好的“天使”女郎。他满意透了，正想向上帝报告成功，向契诃夫称道睿智，不想“天使”竟要变卦，她了解了伊凡是一个朝三暮四贪得无厌连病人也不体恤的浪荡男人，提出要解除婚约。

上帝很为难，但为了确保伊凡的试点，未允。

“天使”说，我们许多人被伊凡作了草稿，如果试验是为了推广，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一次草稿和誊写的机会。满肚狐疑的伊凡，正在人生路上徘徊，忽见前方新竖一杆路标，是契诃夫二世写的：“完美是种理想，允许你十次修改也不会没有遗憾！”



有一个秘密是你爱我

在丹麦历史上有一对很有名的科学家兄弟，哥哥尼尔·波耳是物理学家，外向，善言；弟弟哈洛·波耳是数学家，内向，拙于言辞。他们是好兄弟，一条藤上的两个出色的瓜。

一天，哥哥尼尔建议他俩来个互相揭短，他觉得这很好玩。

弟弟哈洛说：“噢，那我可做不到！”

哥哥说：“难道你不想让我快乐吗？”

弟弟只好说：“那你先说吧！”

哥哥开始批评弟弟：“你总是口齿不清，不会说爱的话，没有人知道你的细心、你的关怀……好了，现在你可以说我了！”

弟弟还是笑着平静地说：“我做不到！”

哥哥急了，便说：“你讲话不算数！”

弟弟这才“嗯嗯”地开了口：“哥、哥，你的衣领上有一根线头。”边说边帮他拿掉。

这便是弟弟拙于言辞的力量，他的言行朴素而深情。

我有许多这样木讷的朋友，他们不会为我送花，但我很清楚，如果我需要鲜血支援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挽起袖子给我热血。



开不败的美丽故事

有个男的,年纪轻轻就得了癌症。

恰好那一阵子金鱼也得了致命的“传染病”,家家养的金鱼都死了不少。

那男的挺感伤,就天天对着鱼缸里的金鱼说悄悄话,那意思是说:“金鱼和人一样,也会得癌症……人和金鱼一样,也会死的……”

可奇怪的是,别人家的鱼都死了,他家的鱼却越长越精神……

他于是得到了力量,病也在不知不觉中好了不少。

其实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妻子精心安排的——每当发现某条鱼不精神了,她就搜天觅地满世界地找,然后买一条大小相似的鱼换上。

一天又一天,妻子瘦了,瘦得像个苍白的小月牙儿。

终于到了那么一天,那男人在鱼市买鱼时知道了这一切,

卖金鱼的老人告诉他:有个女人常到这儿来,还常常泪汪汪地托我给她带一条什么什么样的金鱼,要是带不来,就哭得格外伤心……

男人听到这,眼里也就盈满了泪。



回家后他什么也没说。那天晚上,他把妻子搂得特别紧。

后来,他就精心照料着那些可爱的小生命。那些鱼挺争气,越长越美丽……显然,是那个美丽的故事给了它们以活泼的灵气!

再后来,那个男子的病,奇迹般地好了!

在爱的历程中,最真最美最让我们感念一生的往往是那些不经意的渗入我们生命中的细节,而无心的一举一动其实包含了许许多多与心的共鸣以及爱与爱的默契。



爱情“事故”

一位美国朋友带着即将读大学的孩子去欧洲旅行,因为那里留有他青春的痕迹,旧地重游,很是亲切,还有一缕说不出的伤感,因为曾失所爱,就在这里。

和儿子进入大学城内的餐厅用餐,才刚坐下,父亲即面露惊讶神色。原来,这家餐厅的老板娘,竟是当年他在此求学时追求的对象。

20多年岁月变更,当年的粉面桃花早已不再。父亲告诉儿子说,她是一家酒吧主人的千金,她的笑容与气质深深地吸引着他。虽然女孩父亲反对他们往来,但两颗热恋的心早已融化所有的障碍,他们决定私奔。

这位美国朋友托友人转交一封信给女孩,约定私奔的日期和去向。很遗憾,他等了一天,却没看到女孩出现,只看见满天嘲弄的星辰,怀抱琴弦,却弹奏失望。他只好带着一张毕业证书回到美国。

儿子听得如痴如醉。突然,他问父亲,当年他在信上如何注明日期。因为美国表示日期的方式是先写月份,后写日期;而欧洲是先写日期,再写月份。

父亲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约定的日期十月十一日,女孩却是欧洲的读法,判断为十一月十日。一个月的时序误会,



因而错失一段美好的姻缘。

20 多年来,他一直想用恨来冲淡想念;20 多年来,那女孩呢?她一定也在恨那个“薄情郎”。这位年近 50 岁的美国朋友,很想走过去,告诉老板娘:我们都错了,只为一个日期的误读,不为爱情。

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上一回。

最终,这位父亲没有站出来揭开谜底,只是默默地买单,然后轻松地回家。因为他在心中彻底地为一个爱情中的无辜女主角昭雪。



一个哑巴的情话

乡下,有这样一个爱情故事。

塬上缺水。塬上人得往返十余里山路挑水。

一天,一个女孩挑水不慎跌倒了。一个人走过去了,又一个人走过去了,一个哑巴走近了这女孩,也只有哑巴看见了女孩,帮女孩挑水。

天天挑水。在这条路中,有哑巴,也有女孩。哑巴在后,女孩在前。女孩一个微笑,哑巴与女孩有了挑一担水后的惬意。时间长了,哑巴挑水,女孩相随,女孩就有了温馨的感觉。

爱意不是挑水,哑巴不让女孩挑水,哑巴挑水是爱意。哑巴挑一担很重的水。哑巴不会说“感受爱,谁会觉得累呢?”

女孩说:“挑一担水我亲你。”

女孩一句很土的话,哑巴肩上的重量就轻了。

哑巴挑水,女孩采摘一片树叶,水就不荡了。女孩心中的涟漪一漾一漾,在这条路上,哑巴一曲一伸的手指,摇头点头,比比画画,女孩能听到最温柔的情话。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柳荫长堤,有的是两人相伴走过的山路。哑巴并未送女孩一座金山,哑巴送女孩关怀动人心



弦,直到温暖千里之外一颗旁人的心。

一份粗犷的诚意,毫无矫饰地宣泄,咋这样慑人心魄呢?



极限缠绕

为了让蜜月过得特殊而有意义,新婚夫妇决定跟随探险队去探险。

在进行自由活动时,夫妇俩迷失在原始丛林中,没有仪器指定方向,没有食物填充,他们东奔西突,像无头苍蝇一样。

“我们还是分开来找吧,能多一线希望。”妻子鼓起勇气对丈夫说。

丈夫深情地看了看妻子,把她紧紧搂到怀里。

夫妇俩相互鼓励一番后,分头寻找探险队伍。刚走出不远,丈夫回过头来,脱下婚前妻子为自己织的毛线衣,并把毛衣上的线头交给妻子。

太阳一落,丛林中的气温骤然下降。

毛线已拆到尽头,丈夫又脱下自己的毛线裤接上去。拆到最后,丈夫只剩下单薄的内衣冻死在丛林中。

第二天一大早,探险队伍发现了丈夫的尸体,他手上死死地捏着一根伸向丛林深处的毛线,沿着毛线伸展的方向,探险队员终于在十几里外的地方,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妻子。



爱情爱谁

有一个男孩爱上一女孩,他决定向女孩求婚,而且百折不回,直到胜利。

第一次求婚,女孩拒绝了。其实女孩是为了试探他是否真心,也为了自己的矜持。而男孩却哭了。男孩的眼泪让女孩突然间感到很失望。女孩说:你这么脆弱,这么不爱惜一个男人的坚强形象,我怎么敢嫁给你呢?男孩没有动摇爱意,于是有了一年后的第二次求婚。这时他已“戒”掉了眼泪,变得很坚强。女孩出于谨慎,又拒绝了他。谁知男孩“扑通”一声跪在她而前,苦苦哀求。女孩更加失望。她说,人生不知有多少比爱情更难征服的困难在等待着你,你打算一辈子跪着做人吗?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的尊严,我怎么能嫁给你呢?男孩仍然不死心,于是有了又一年后的第三次求婚。这时他的性格已像钢铁般见棱见角,隐隐柔情藏匿在侠骨之中。女孩为了作最后的考验,又拒绝了他。不料男孩“腾”地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寒光一闪,他的一根指头已经飞离了身体,血流汹汹浸润着男孩绝望的咆哮——你答不答应?

女孩彻底失望了。她对男孩说:“我花了三年时间来启发你,却仍然没能让你真正地懂得爱情——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你还会爱我吗?”



上帝的考验

有两个人十分要好,彼此不分你我。一日他们走进了沙漠,干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上帝为了考验他们的友情,就对他们说:前面的树上有两个苹果,一大一小;吃了大的就能平安走出沙漠。两人听了,就都让对方吃那个大的,坚持自己要吃小的。争执到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两人都迷迷糊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其中一个突然醒来,却发现他的朋友早向前走了。于是他急忙走到那棵树下,发现两个苹果只剩下了一个。摘下来一看,很小很小。他顿时感到朋友欺骗了他,便怀着悲愤与失望的心情向前走去。

突然,他发现朋友在前面昏倒了,便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小心地将朋友轻轻抱起。这时他惊异地发现:朋友手中紧紧地握着一个苹果,而那个苹果比他手中的小了许多。

他们经受住了上帝的考验。



吻

拉丽是护士。每天值班查病房时她都会看到凯特和查尔斯夫妇二人坐在那里，腿上放着一个大大的相册，好像在追忆往事。

凯特和查尔斯形影不离，人们知道查尔斯是个坚强的人，能挺得住。可凯特却只有依靠查尔斯才能生存。

“如果先去世的是查尔斯，那凯特会怎么样呢？”人们常谈论这个问题。

晚上就寝前，拉丽总是要给病人们送去晚上服用的药。每次凯特都是穿着睡衣和拖鞋坐在椅子上等拉丽。每次都是拉丽和查尔斯看着她把药吃下。然后，查尔斯便小心翼翼地把她从椅子上扶到床上，再给她掖好被子，关掉床头灯，接着她温柔地弯下身去，两人轻轻地吻着。尔后，查尔斯轻轻地拍拍凯特的脸蛋，两人便会心地相视而笑。接着，查尔斯把凯特床边的栏杆升起，随后他便转过身去吃他自己的药。当拉丽走到走廊时，总能听到查尔斯说：“晚安，凯特！”凯特也用同样的声调说：“晚安，查尔斯！”

拉丽休了两天班，回来上班时，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查尔斯昨天早上去世了，心脏病。”

人们对凯特特殊照顾了一段时间，让她在房间里吃饭，



大家轮流用各种特殊的方式照料她。后来,她逐渐地又恢复了正常。每当人们经过她房间时,总会看到凯特坐在椅子上,腿上放着那个大相册,神情悲伤地瞅着相册中的查尔斯。

就寝的时候是凯特一天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尽管已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她搬到查尔斯的床上;尽管又常常和她在一起聊天、说笑,夜里也给她掖被子,可依然驱赶不走凯特的悲伤、寂寞与孤独。有一次,拉丽看着她睡了一小时后才走,可当拉丽又经过她的房间时,却发现她依然睁着双眼,凝视着天花板。

几个星期过去了,情况仍没有好转。凯特像是烦躁,又很害怕。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凯特夜里的情绪要比白天坏呢?

后来,有天晚上,拉丽又来到了凯特的房间。只见她像往常一样,木呆呆地大睁着双眼。拉丽冲动地问她:“凯特,你是怀念你那晚安前的吻吧?”说着拉丽俯下身去,在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吻了一下。

拉丽的这一吻像是打开了阻塞凯特感情洪流的闸门,滚滚泪水夺眶而出。她紧紧地抓住拉丽的手,呜咽着说:“查尔斯总是这样吻我的。我真想他啊!这么多年,他一直是在祝福晚安前这样吻我的。”她停了停,擦了擦眼泪又说:“没有他的吻,我就睡不着啊。”



珍珠

早晨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我浑身发冷,一阵忧郁冰凉的谵妄使人不寒而栗。刚才,在你的房间里,你前天的那些朋友,你翌日的那些计划——还有数不清的敌人,为了对付我而策划的种种阴谋——你此时的各种想法——还有无数看不清走不完的路,所有这一切把你和我生生隔开。

现在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你,然而亲吻很快就会唤来你不尽人意的出现,你那瞬间即逝的面具,在我看来,这样的出现足以向我描述你的真实面容,满足我对爱情的憧憬。可以走了;但愿伤心而又冻僵的我远远的离开你!然而,我们的幸福所熟悉的梦幻重新开始延伸,犹如闪烁的烈焰上滚滚的浓烟,在我的脑海里欢快地不断延伸,那又是中了那种突如其来的魔法呢?被褥底下我那只被捂热的手再度散发出你给我抽的那种玫瑰香烟的味道。我把嘴唇紧紧贴在手上久久地回味这种香味,在记忆的暖流中,这种芬芳洋溢出浓浓的温情,浓浓的幸福和浓浓的那个“你”。啊!我挚爱的心上人,当我能够完全丢开你的时候,我就欢快地在对你的回忆中畅游。如今,对你的回忆填满了我房间。用不着抗拒你那无法征服的肉体,我荒唐地这样对你说。

我必须对你说,我不能丢开你。你的出现给我的生活带



来的这种细腻、忧郁而又温暖的色调,宛如你夜晚佩戴的珍珠。如同珍珠一样,我感受到了你的热情,伤心地细细品味这热情中的深浅浓淡;如同这珍珠一样,如果你不带上我,我就会死去。



狮子口中的爱

必须行动了,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威尔逊说:“只有我下去和狮子搏斗,或许能取胜。”其实两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即使他们的力量加起来也未必抵得过那头猛兽。

妻子像是在自言自语:“不能再呆下去,否则不是热死,也会筋疲力尽,最后连开车的力气也没有了。很多人都在等我们回去,再不回去,他们连饭都吃不上了。”

车外,狮子一点都没对他们失去兴趣,它欲耗尽对手的生命,以延续它的生命。没有刀光剑影,生与死在沉寂中却铿锵相对。

不知过了多久,妻子轻轻地说道:“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快说!”威尔逊多么希望听到她能把他们引向生路啊!

妻子默默地伸出双手,搂住他的头,深情地凝望着。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一定要把车开回去!”说着,眼里涌满泪水,嘴角禁不住地颤抖着。

威尔逊突然明白了妻子的所谓办法,抓住妻子的肩膀吼道:“不行!不!”

妻子扳开他的手:“你不能这样,不能冲动。你下去,谁



开车了”

她话没说完,就猛地推开他,打开车门,跳下去,拼命向远方跑去。狮子随之跃起,追随而去。她这是将生命送进狮口,为丈夫铺设生还之路。威尔逊只觉热血冲头,欲爆欲裂。他抓起摇把,跳下车,追赶狮子,他怎么能看着自己的妻子活活被猛兽吃掉呢?妻子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快把车开走!快开车!”威尔逊的心被撕扯着、刺扎着。威尔逊在妻子的喊声中回到车前,发动汽车,疯了般地追向狮子。

远远地,狮子撕咬妻子的情景也撕碎了他的心。汽车撞向狮子,那猛兽才惊慌地逃了。

草原上只留下响彻很远很远的哭声——凄惨、悲凉、断肠。



天堂的玫瑰

罗丝最喜欢红玫瑰，她的名字也是玫瑰的意思。每一年，丈夫都会送给她一些玫瑰花，花上系着漂亮的丝带。这一年，她丈夫去世了，玫瑰花依然送到了她的门前，卡片上仍然像从前一样写着：“做我的妻子吧”！

她丈夫年年给她送花，每一次他都写着这样的话：“对你的爱今朝更胜往年，时光流转爱你越来越多。”她想，今年的玫瑰一定是丈夫提前预定的。以后再也不会会有玫瑰花了。一想到这些，罗丝禁不住泪如泉涌。

她心爱的丈夫并不知道自己会如此逝去。他总是喜欢把事情提前安排妥当，以往即使再忙的时候，凡事仍能从容办好。

罗丝修剪了玫瑰，把花插进一只很特别的花瓶里，花瓶旁摆放着丈夫满面笑容的遗像，她在丈夫心爱的椅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伴着玫瑰花，痴望着他的相片，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一年过去了，失去了丈夫的日子使罗丝她觉得十分难熬，孤独和寂寞占据了她的生命。让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情人节前夕，门铃响了，有人送来了玫瑰花。

她把花拿进来，心中非常惊讶。是谁在恶作剧，为什么



要惹她痛苦？于是她打电话给花店。

店主向她解释说：“我知道您的丈夫一年前去世了，也知道您会打电话来询问究竟。您今天收到的花，是您丈夫提前预购的。您丈夫总是提前做好计划，万无一失。他预付了货款，委托我们每年送花给您。去年他还写了一张特别的小卡片，嘱咐说如果他不在，卡片就在第二年送给你”。

她谢过店主，挂上了电话，泪水涌流而下。手指不住地颤抖着，慢慢地打开了附在玫瑰花上的卡片。

卡片里是一张他写给她的便条。她静静地看着：“你好吗，我的妻子？我知道我已经去世一年了，我希望挺过一年你没有受太多的苦。我知道你一定很孤单，很痛苦。我们的爱曾使生活里的一切如此美好，我爱你千言万语说不尽，你是完美的妻子，是我的朋友和情人，让我心满意足。时光只过去了一年，请不要悲伤，我要你即使是流泪的时候也是幸福的，这就是为什么玫瑰花将会年年送来给你。当你收到玫瑰的时候，想想所有的快乐吧，我们曾经是多么幸福啊。我的妻子，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啊。请……珍惜生命，追寻幸福吧。我知道那不容易，但是你一定要想想办法。玫瑰花每年都会如期而至，除非你不再应门，花店才会停止送花。那一天，花店的伙计会上门来访5次，以防你只是出门去了。但是，访问过5次之后，他就可以确认：这些花该送到另一处我指示给他的地方——我们重逢相聚的地方。”



化雪之爱

在落基山脉普利斯特里山谷附近,年轻英俊的橄榄球运动员卡罗吻着他心爱的未婚妻贝蒂,贝蒂含羞地依偎在卡罗胸前,什么也没说,她早已沉醉在诗一般甜蜜浪漫的幻想中了。卡罗和贝蒂情意绵绵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滑雪。但是很快两个人就迷了路,闯入一块也许从来就没有人到过的雪域。

这已是迷路的第二天。一阵凛冽的寒风推搡着贝蒂单薄的身躯,卡罗赶忙扶住她。他把贝蒂抱到附近一个积雪半掩的山洞里,用从雪野上拾来的为数不多的树枝为贝蒂燃起了一堆生命之火。然后卡罗转身去外面弄吃的。但他两手空空地回来,在这样一个寒冷荒芜的地方,哪儿来的食物呢?

就这样,两人在饥寒交迫的痛苦中熬了一日,贝蒂已变得极度虚弱。第三天上午,仍不肯放弃希望的卡罗又两手空空回到了山洞,他脸色苍白,脚步踉跄,左臂不见了,只剩下血淋淋的残缺的袖管。贝蒂搂着心爱的恋人哭着询问,原来卡罗的胳膊被一只觅食的棕熊残忍地咬掉了。

贝蒂再也不奢望能够走出雪谷,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带着泪水也带着颤栗的微笑,尽情享受临别这个世界前的最后的温存。



夜幕降临了,贝蒂沉沉入睡,次日早晨醒来时,却发现火堆上放着一块烤肉。

“我夜里逮到了一只冻僵的野兔。”卡罗神情疲惫地说。

贝蒂于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卡罗却没有吃,他说早已吃饱了。贝蒂于是留了将近一半烧得漆黑的烤肉,准备在两人最需要的时候吃。然而,卡罗因为昨日失血过多,加上这几天体力消耗太大,终于倒在了落基山的雪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贝蒂是在卡罗去世后的第五天下午被搜索小组救出的。那时,她已两眼呆滞,形容枯槁。在萨斯卡通红十字医院的病房里,当一个教授想了解贝蒂何以在满地冰雪的绝境里坚持了这么久时,贝蒂说:“是爱,还有这个!”她拿出了她保存下来的一小半截烤肉。

“这是人的肉啊!”教授凝视了一会儿那截烤肉后大叫,“这是人的左臂!”

贝蒂的脸色刹时苍白无比,她又想起了落基山上晶莹的雪,又想起了男友卡罗痛苦的微笑和血淋淋的臂膀。她似乎看见了卡罗在锋利的岩石上自残的惨烈场面,她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

贝蒂把卡罗送给她的那枚订婚的蓝宝石戒指紧紧地捂在胸口,然后失声痛哭起来……

贝蒂后来嫁给了辛普森堡一个很富有的商人,不过两年后就离了婚。那富商不喜欢贝蒂,原因是她半夜老做恶梦,并且喃喃呼唤着卡罗的名字。





一个女人的夜晚

关上房门,薇拉契卡自豪地摇了摇,头精神抖擞地朝车站走去。

“都结束了。”她想,“终于分道扬镳了……而且,不是他离开我,却是我离他而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还有点儿意义呢。我自豪地走了——只拎着一只皮箱。现在我可以自己做主张了:高兴的话,可以去看戏,来了情绪呢,可以去看电影,谁都不会碍我的事儿……”她一刻不停地朝前走。

“再不会有人追在我屁股后头一个劲儿地问:‘上哪去?’……”她凝神谛听了片刻。前面没有脚步声,两旁也没有……可背后似乎有声音,尽管这声音并不很响……薇拉契卡把皮箱换到另一只手里。

不知什么地方有只乌鸦在“哇哇”怪叫,薇拉契卡赶忙加快了脚步。“我顺小道走,不会碰到人的。手里这只皮箱虽说不大,可是谁都能看出来它挺沉,我拎着它够费劲儿的。再说,要是碰上坏人劫道,也没人保护我呀。最好碰到的是只野兽,一头熊,或者是一只狼,而我的丈夫,现在已经不是丈夫了,他一定知道我险遭不幸。没准儿,他还会后悔当初没留下我,或是后悔没有悄悄跟在我后面呢……也许,我还会天天晚上去和他会面,久久地凝视着他,没有一句责备的



话,尽管这事儿没什么可说的。可我现在走了,孤单单的。尽管谁都不来追赶我。谁都不来,谁都不想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薇拉契卡在箱子上坐下来。寒风卷起雪粉撒向这个孤零零的人。“这会儿,家里一定是暖烘烘的……”薇拉契卡闭上眼睛。“每个电视频道都有节目。丈夫,过去的丈夫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欣赏电视节目。也许那些节目还挺带劲儿呢。他还会认为自己是一切财产,包括我工资的理所当然的支配者。是啊,我已经离家出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找谁都不需要。即使是丈夫,真遗憾,过去的丈夫。此刻,我坐在皮箱上,不知为了什么在等火车。可他,丈夫,真遗憾,过去的丈夫,却在看电视,逍遥自在。可我呢?要知道,我们还没有分手呢。我不过就是离家出走嘛,出门瞧瞧。”

薇拉契卡站起身来,伸手拎起皮箱,像来时一样精神抖擞地往回走去。

“又不见一个人影。后面、两旁都空空荡荡,最糟的是前面没有人。没有感到歉疚不已,也没有感到后悔莫及,况且,我也不是永远离家,甚至不是真的离家出走,不过是出门看看嘛。像我这样离家出走,只有傻瓜才干得出来。况且,只穿一件单薄衣裳,连皮外套都忘啦!忘在谁那儿?忘在丈夫那儿啦!我并没有跟他分手,我不会和他离婚,我不会去和他打官司的,我什么都不想分。好在我们这儿什么野兽都没有,没有狼、也没有熊。所以根本用不着担心它们会扑上来,只是别碰上坏人……”

薇拉契卡几乎是跑着来到家门的,蓦地,发现人影一闪。

“别紧卡!”她大喊一声,皮箱失手落地。



“我在这儿!”身旁响起了那极为熟悉的丈夫的声音,
“我一直跟在你后头……”
“能帮我把箱子提进去吗?”……



吻公主

我去北海休假。当天晚上,当我要喝一杯啤酒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好事——慈善募捐晚会。“上帝啊!”我对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面相尖酸刻薄、胖得像啤酒桶似的先生说,“我想,这恐怕不是举行什么舞会,倒像是要剥人皮的了。这个晚会所募得的款子将会进谁的口袋?”

“在这样光明正大的场合是决不会剥人皮的,”那个啤酒桶对我说,“您捐献的钱将用于美化海滨林荫大道。”我口袋里只有 200 马克,要用它来度过这几天的假期,所以无意为美化什么林荫大道去捐款。这时飘来了一位姑娘。

我该怎么说呢,说她是一位貌美的妙龄女郎,倒不如说她更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公主。要是能跟这样一位女士说说话该多好啊,可公主没跟我说话,她朝那个啤酒桶微笑着,并坐到了他的身旁。

我心里想,舞曲马上就要开始了,而公主就坐在我的桌子边,我要邀请她跳舞。大厅响起了欢乐的曲子,只见一位身穿燕尾服的先生站到了指挥台上。他大声说道:尊敬的来宾们,为了使本次活动能得到更多的捐款,我提议:我们从今天到场的女士中选出一位最美丽的女士,而她有义务为本次活动拍卖一个吻。”



大家一致赞同这个建议。

选出的最美丽的女士,当然只能是那位公主了!她羞得满脸绯红,微笑着走上了指挥台。那个穿燕尾服的真的开始拍卖她的吻。我抑制不住第一站起来大声叫道:“3 马克!”所有的人都望着大笑。“5 马克”,我重新报了价。“50 马克!”那个啤酒桶跟着喊道,他那表情真叫人厌恶,可我被他报的数字给吓煞了。“60 马克!”一个年轻人报道。此时那个啤酒桶又站了起来:“100 马克!全场静寂。”“200 马克。”我吼声如雷。

乐声大起!我赢得了吻!公主站到了我的身旁,她就要吻我。我低下了头,吻了她的手背。

观众狂呼,乐声震天,跑堂领班流下了眼泪,接着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公主向我微笑着说:“我感谢您的骑士风度,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举动?”

大厅一片死寂,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回答。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仅仅是为了保护您不受那个啤酒桶的沾污!”

“您真好,好极了!”公主用手指着那个啤酒桶说,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他是我丈夫!”



万 幸

有人告诉查乌尔,大学里最优秀的女生娜塔莎爱上了他。查乌尔听到这个消息后,站在镜子前面,久久地仔细端详着自己。从镜子里望着他,是一副无精打采的面容,两只大耳朵,一个冰山般的大鼻子,还有满脸的青春疙瘩。“对不起,这么难看的脸,她能看上吗?”查乌尔不由自主地把娜塔莎和自己相比着,自我批评地耸耸肩膀想道。娜塔莎是二年级学生,长得很漂亮,很讨人喜欢,所有尊重自己的男生都在追求她。他也在暗地里追求她。为什么在暗地里呢?因为他没有抱任何希望。竞争者太多了,条件都比他强得多。现在这么出乎人意料之外,她竟会爱上他!

“拿我的容貌来说,不用化装,就可以走上马戏团舞台。”查乌尔伤心地叹了口气,越来越嫌自己长得丑。“也许她喜欢我的内在气质?”但是这个结论也没能站住脚——他认为还是他自己最了解自己。

查乌尔一会儿怀疑这个,一会儿怀疑那个,心里十分痛苦。最后,他想道:“是不是她只需要有处房子呢?现在的姑娘可精着呢,对她们一定得特别小心。等结完婚,她抢走一半房子就离了,再跟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住在我的那一半房子里。不对,这件事肯定不对劲儿。”



他没敢去冒这个险。

12年后,他偶然与娜塔莎重逢。娜塔莎还像以前一样苗条好看,和蔼可亲地对他微笑着。她已经当上了候补博士,学会了开汽车,每年夏天都亲自开汽车载全家人出去旅游。

娜塔莎对他凄然一笑,说道:

“你知道么,以前我爱过你,现在仍旧爱你……”

“老天爷啊,真是万幸,我没跟她结婚。”查乌尔轻松地吁了一口气,心中默默地想“我当时的感觉没有错。这算什么呢?和丈夫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居然还爱另外一个男人。太可怕了!”



爱的象征

我的长女弗朗西斯卡和她那容光焕发的情郎特雷弗决定在七月份举行婚礼。我不慌不忙地做着我的计划。安排一次婚礼,你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因为有许多事情要组织:教堂、管风琴师、礼堂、司仪和乐队。我们找到了一家礼堂和一支由三件乐器组成的轻音乐乐队。钢琴手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帮助我们确定我们喜爱的乐曲。

租一架钢琴要花很多钱,于是我们决定用自己的钢琴。婚礼前两天的下午,我在礼堂等着人们将钢琴搬来,这时,我看到有一个上年纪的人从门口往里探头。

“喂,”我招呼一声,他便走了进来。从交谈中我知道了他只是个想跟人说说话的孤独的老人——他还有点不太正常。他告诉我,小时候他的头部曾遭受严重的摔伤,以致他的大半生是在亚历山德拉福利院度过的。现在他到他兄弟这儿来住几天,正趁晚饭前愉快地散散步。他问我为什么到礼堂来,我把关于婚礼的事讲给他听。他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问我是否允许他在婚礼那天来看一眼。我能感觉出他想要得到应允的心情,于是我说欢迎他来。

在我们的乡村里,七月是个寒冷、多风的月份,但是,那个星期六太阳却穿出云端,照射得暖洋洋的。每次参加婚



礼,我往往禁不住要哭,但当我那容光焕发的女儿走下侧廊时,我知道自己的心脏跳得加倍地快。但她脸上的表情告诉了我,不该有眼泪。

接着,结婚仪式结束了。礼堂里,整个下午充满乐曲声、讲话、切结婚蛋糕、跳舞和欢笑。在这期间,一个服务员走过来说,在旁门有位先生坚持要见我。原来是那天相识的人,他衣着整洁,但有些腼腆。我邀请他进来,他不肯。于是我回去取了一块上边带一条玫瑰花的蛋糕给他。他很感动,犹犹豫豫地拿出他的礼物。“送给新娘的。”他骄傲地说。这是个包裹得很糟的小包,一张粗糙的棕色包装纸,用绳子系着,很不起眼。我把它放在桌上成堆的礼品旁边。他挥挥手说声再见,就离去了。

婚礼完了以后,我们的几位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回家去。我的小女儿米歇尔负责清点在礼堂收的礼品。她细心地记下每位客人送的礼物。当清点到那个棕色小包时,她感到很惊讶。我从她手里拿过小包,把它打开。原来是个罐子,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牛奶罐,那种人们在医院、在火车以及在像亚历山德拉那样的福利院里用的水罐。

当时我不由得流下了眼泪。我为女儿幸福而流泪;我为这个由于患有精神病而在福利院度过了大半生的人孤独而流泪,也为他的经历触动了我,并且通过我,同样触动了我女儿的这种爱的表示而流泪。于是,我们在礼品单上填写了以下字样:“一件小水罐——亚历山德拉福利院的一位公民赠。”

弗朗西斯卡继承了一个漂亮的玻璃柜,陈列我母亲多年来收藏的各种银器。我们一致同意把这件小水罐高高地摆



在美丽的银器当中,这是从一个绝望的世界送给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的一件特殊的礼物,是一个从生命到生命的爱的象征。



真爱的选择

几十年的独身生活使奥里森厌倦了,他决定娶一个妻子。

奥里森来到一所位于市中心的婚姻介绍所。一位身穿浅蓝色制服的年轻门卫在门口迎接奥里森,向他深深地鞠了躬,并把奥里森领进了屋。

在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穿戴雅致的女士,她老练地说:“现在,请您到隔壁的房间去,那里有许多门,每一个门上都写着您所需要的对象的资料,供您选择。亲爱的先生,您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您自己的手里。”

奥里森谢过了她,向隔壁的房间走去。

里面的房间有两个门,第一个门上写着“终生的伴侣”,另一个门上写的是“至死不变心”。奥里森忌讳那个“死”字,于是便迈进了第一个门。接着,又看见两个门,左边写着“美丽、年轻的姑娘”,右面则是“富有经验、成熟的妇女和寡妇们”。

你们当然可想而知,左边的那扇门更能吸引奥里森的心。可是,进去以后,又有两个门。上面分别写的是“苗条、标准的身材”和“略微肥胖、体型稍有缺陷者”。用不着多想,苗条的姑娘更中奥里森的意。



奥里森感到自己好像进了一个庞大的分检器,在被不断地筛选着。下面分别看到的是他未来的伴侣操持家务的能力,一个门上是“爱织毛衣、会做衣服、擅长烹调”,另一个门上则是“爱打扑克、喜欢旅游、需要保姆”。当然爱织毛衣的姑娘又赢得了奥里森的心。

他推开了把手,岂料又遇到两个门。这一次,令人高兴的是,“爱情”介绍所把各位候选人的内在品质也都分了类,两个门分别介绍了她们的精神修养和道德状态:“忠诚、多情、缺乏经验”和“有天才、具有高度的智力。”

奥里森确信,他自己的才能已能够应付全家的生活,于是,便迈进了第一个房间。里面,右侧的门上写着“疼爱自己的丈夫”,左侧写的是“需要丈夫随时陪伴她”。当然奥里森需要一个疼爱他的妻子。下面的两个门对奥里森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抉择:上面分别写的是“有遗产,生活富裕,有一幢漂亮的住宅”和“凭工资吃饭”。

理所当然地奥里森选择了前者。

奥里森推开了那扇门,天啊……已经上了马路啦!那位身穿浅蓝色制服的门卫向奥里森走来。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彬彬有礼地递给奥里森一个玫瑰色的信封。奥里森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您已经‘挑花了眼’。人总不是十全十美的。在提出自己的要求之前,应当客观地认识自己。”



人 性

这是个发生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期的故事。

北军上尉指挥官龙德在一次战斗中,与两名敌军短兵相接,经过半小时的搏斗,终于解决了对手。可就在他包扎好准备离开时,一个声音却从刚刚倒下的士兵那儿发出来。

“不要走……请等等!”说话者嘴角仍在滴着血。

龙德猛转过身,两眼死盯着尚未死亡的士兵,一声不响。

“你当然不知道被你杀死的两人是兄弟了,他是我哥哥罗杰,我想他已不行了。”他看了看另一个士兵,喘喘气又说,“本来我们无怨无仇!可战争……我不恨你,何况是二对一,不过你的确太早了一点送一对兄弟去地狱!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我们!”

“你要我做什么?”龙德问。

“我叫厄尔。萨莉·布罗克曼是罗杰的妻子,他们结婚快两年了,不久前罗杰错怪了萨莉,她一气之下跑回了父亲的农庄。对此,罗杰后悔不已,几次未得谅解,心里很难过,就在半小时前,我们还在谈论她。罗杰刚为她雕了一个……一个小像……”

这个自称厄尔的士兵还未说完便昏了过去。

“喂喂……”龙德上前扶起厄尔喊道。



厄尔吃力地抬起眼睑说：“请告诉萨莉，罗杰爱她，我也爱”。

说着，厄尔又昏了过去。

龙德放下厄尔，迅速收了罗杰的遗物：一张兵卡，一块金表，上有一行小字：“ONLYMYLOVE! S.I.”

当后来厄尔见到萨莉时，两人满眼盈泪。

萨莉说：“罗杰牺牲了，你受伤被俘。当时我也不想活了，是龙德救了我。他好几天也不离我左右，待我有点信心时，他留下这张字条：‘上帝知道我是无罪的，但我决心死后接受炼狱的烈火。’便默默地走了。别太悲伤了，厄尔，上帝会原谅我们！”

后来厄尔和萨莉从没放弃打听龙德消息的机会。



弟 弟

在劳伦成长的屋子里,在同一间房的一个角落,在同样的窗下和同样的乳黄色的墙壁旁,劳伦的弟弟奥立佛,仰面朝天在他的床上度过了整整 33 个春秋。奥立佛又瞎又哑,双腿奇异地扭曲在一起,甚至没有力量抬起自己的头,当然更不能有学习任何东西的智力了。

劳伦现在已是一名英语教师,每当劳伦给学生们介绍又瞎又聋的女孩海伦·凯勒顽强生存的故事时,劳伦总要告诉他们自己的弟弟奥立佛的事。曾经有一个男孩儿举起手问:“哦,德·劳伦先生,你是说, he 只是一株植物吗?”

“是,我想你可以把他称为一株植物,可他仍是我的弟弟奥立佛。”

劳伦的母亲怀奥立佛的时候,曾被一个煤气罐里漏出的煤气熏倒,劳伦的父亲把她抱出门外,才使她很快苏醒过来。

奥立佛出生后看起来十分健康、丰满、漂亮。几个月后,劳伦母亲才意识到她可爱的宝宝竟是个瞎子。后来,劳伦父亲逐渐了解到,失明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

医生告诉劳伦父母,对于奥立佛他们已无能为力了,他说:“你们可以把他送到慈善机构去。”

但劳伦的父母坚持要带他回家并且好好爱他。



在圣诞节,他们为奥立佛包好一盒婴儿麦片,放在圣诞树下;在七月的热浪中,他们用清凉的毛巾轻抚他汗湿的面颊;在他的床头,他们请来了教父挂上他的洗礼证书……

即使在奥立佛去世后的5年里,他也一直是劳伦所遇见的最为软弱、最为无助的人,然而他却又是最为强有力的人们中的一员。除了呼吸、睡觉和吃饭,他决不可能做任何事,但是他却肩负着爱,激励着别人洞察世界的责任。

当劳伦还是孩子的时候,母亲常说:“你能看见这个世界,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吗?”她描述着:“当你走进天堂,奥立佛会扑向你,拥抱你,他会对你说:‘谢谢你。’”

当劳伦刚20出头时,遇上了一个女孩并堕入了情网。几个月以后,劳伦带她去见父母,劳伦问那女孩:“你想看看奥立佛吗?”

“不。”她说。

不久,劳伦碰到了露易。到了该劳伦去喂奥立佛时,劳伦很为难地问露易是否愿意去看看奥立佛。

“那当然。”她回答。

劳伦坐在奥立佛的床边开始喂他,一匙,二匙。

“我能喂他吗?”露易满怀同情地问劳伦。劳伦把碗递给她……

这就是无力者独具的力量。他能使你知道该和哪个女孩结婚。如今,劳伦和露易已有3个可爱的孩子了。



失而复得的圣诞节

巴丽丝童年的圣诞节过得平淡而无奇,因为家里只有父母和巴丽丝。巴丽丝发誓将来有一天结了婚要生6个孩子,让自己的家充满爱与生机。

巴丽丝找到了一个跟她想法一致的丈夫,但没料到他们结婚后不能生育。毫无疑问不得不申请领养一个。一年内他来了。

巴丽丝夫妇叫他圣诞男孩,因为他是在快乐的圣诞节期间来的。

圣诞男孩一天天长大,他越来越清楚只有他才有权力每年挑选和装饰圣诞树,甚至在巴丽丝夫妇还没有吃完感恩节的火鸡时,他就开始急急忙忙地准备圣诞礼物单了。他让巴丽丝夫妇唱赞歌,跟他天赋完美的男高音相比,他们简直像青蛙在叫。每次过节,他都鼓励巴丽丝夫妇,带他们度过欢乐的时刻。

可是,在第26个圣诞节那天,就像他意外降临到巴丽丝夫妇身边一样他又突然离开了,他在丹佛街的一起汽车事故中丧生,当时他正要赶回家去看他的娇妻和幼女。但他先到巴丽丝夫妇这儿装饰了圣诞树,这是他一直都坚持的礼仪。

由于悲伤过度,巴丽丝夫妇卖掉了房子——因为屋里的



一切都激起回忆,然后搬到加利福尼亚,远离朋友和教堂。

在他死后的几年里,他的妻子又结了婚,女儿也高中毕业了。巴丽丝和丈夫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在那年12月,巴丽丝夫妇决定重返丹佛。

在一个暴风雪的黄昏,巴丽丝夫妇悄然返回。透过明亮的街灯,巴丽丝凝视着远处的落基山脉。圣诞男孩喜欢到那儿去寻找圣诞树,如今那儿的山脚有他的坟墓——一个令人伤心的地方。

有一天,当巴丽丝站着凝望山顶积雪的群山时,巴丽丝听到了刹车声,接着便是一阵不耐烦的门铃声,来的竟是巴丽丝的孙女!在她那双灰绿色的眼睛和爽朗的笑声里,巴丽丝看到了她父亲——圣诞男孩的影子。她身后拖着一颗大青松,还跟着她母亲、继父和10岁的异父弟弟。他们闯进来,笑声阵阵,打开葡萄酒,庆祝巴丽丝重返家园。他们装饰了松树,又快活地把包装好的包裹放在树枝下。

“你们要辨认装饰品,”巴丽丝从前的儿媳说,“这些都是他的,我们一直为你们保留着。”

带着痛苦的记忆,巴丽丝低语道:“我们已经有17年没过圣诞节了。”

巴丽丝孙女唱的《神圣之夜》给予了巴丽丝痛苦和甜蜜的回忆。

从养子死后,巴丽丝第一次感到这样安详平和,感到生命的积极延续,圣诞节的含义又回到了身上。



十米白色塔夫绸

凯那年 16 岁，很幸运被一家大商店招为学徒，在妇女用料专柜干活。他的手接触过各式各样的绸料。

一有空闲，凯就要望着商店里的天窗，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方小小的天。一只鸟儿忽地掠过阴暗的天空，恰在此时，门开了，一位女顾客走了进来。

她来到柜台边，凯卷着一捆料子。

他打量着这位顾客。她年轻，有一张活泼可爱的面庞，双眼闪烁着探询式的目光，小嘴像一朵含苞待放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我要一种做裙子的绸子，每走一步它都要发生响声。”

“那你最好买塔夫绸，”富有经验的凯建议道，“我们进了许多五光十色、艳丽多彩的塔夫绸。噢，那颜色要很特别吗？”

“颜色倒无所谓，只要能听到响声就行。”

这可就别出心裁了，然而凯仍很有礼貌地说：“肯定能发出响声，这正是塔夫绸的特点。”

凯顺着她的示意把一些绸料展开给她看。她放下手套，轻轻抚摸着，还把整幅的料子披在身上比试着，来回走动。

“能听见声音吗？”她问凯。



“嗯”，凯肯定地回答道，“听起来非常清晰。”

她买了10米，付款后就离开了商店。凯目送她离去。忽然，他感到商店里变得空荡荡的，连鸟儿的踪迹也不见了，那一小块天竟是那么空旷了。那些沉默的丝绸包围着他，五光十色却死气沉沉。

一双兽皮手套。凯抓起那双兽皮手套，飞奔着追上了女顾客。

“对不起，您的手套。”凯上前彬彬有礼地说。

“你真是太好了。”她看见他的面颊变得红扑扑的，眼睛在冬日的寒风中闪着光。

凯情不自禁问：“您能告诉我，您为何偏偏要买那种有响声的料子吗？请原谅我的冒昧。”

“这是用来做结婚礼服的。”她答道，“我未婚夫是一个盲人，他虽然看不见我穿着这件礼服，但他可以听见。这样他就会知道，我永远在他的身边。”

“他既然看中了你，他就不会是盲人。”凯喃喃地重复着。



桌 布

一个年轻的牧师被派到一个老教堂工作。这个教堂曾是城里最富有地区的最宏伟的建筑,但是如今这一地区衰败了,教堂也变得破败不堪。不过牧师和他妻子看见了这个教堂还是很兴奋,他们相信自己能使它恢复往昔的辉煌。夫妻俩立即开始粉刷墙壁,修理设施,努力使它恢复原貌。他们的目标是要让这个老教堂在圣诞节前呈现出最佳面貌。

可是就在圣诞节前两天,一场暴风雨袭击了这个地区,倾盆大雨积了足有一英寸的水。老教堂的屋顶开始漏水,漏水的部位就在祭坛后面,灰泥像海绵似的吸了许多水,一块块往下掉,墙上空出个大洞。

牧师夫妇望着毁坏了的墙,感到非常沮丧。显然不可能赶在圣诞节前把墙补好了,将近三个月的辛勤工作就这么付诸流水了。

第二天当牧师夫妇参加为教会青年团举办的义卖会时,两人都闷闷不乐。义卖会上有一件商品是块金色间着象牙色、锈着花边的旧桌布,几乎有15英尺。

牧师突发灵感,他以6.5美元的高价买下了这块桌布:它可以挂在祭坛后面的墙上,遮住那个洞。

圣诞节的前一天,狂风怒吼,雪花纷飞。当牧师打开教



堂门时,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站在附近的汽车站牌下,他知道汽车至少要半个小时以后才会到,便请她进教堂来避寒。

女人说她不住在附近,她来这是为了给这里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当家庭教师,她是个战争难民,英语不好,所以没有被录用。

她在教堂后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低着头开始祈祷。当牧师往墙上挂布以遮盖那不雅观的洞时,她没有注意他。祈祷完毕,她抬起头,看见桌布,她朝祭坛冲了过去。

“它是我的!”她惊叫道,“是我的宴会桌布!”

她激动地把桌布的历史告诉了目瞪口呆的牧师,并且给他看桌布角上锈着她的姓名缩写。

她和她丈夫过去住在奥地利维也纳,二战以前,他们因反对纳粹而被迫逃亡。他们决定逃往瑞士,但是她丈夫说他们得分开来逃命,她先走。后来她听说他死在一个集中营里。

牧师被她的故事感动了,坚持请她拿回桌布,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不必了,她不再需要它,而且它挂在祭坛后面很漂亮。然后她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

平安夜的礼拜仪式上,桌布在烛光下显得更加华丽了,白色的蕾丝映着闪烁的烛光,令人炫目,蕾丝里织的金线像是黎明中耀眼的阳光。参加礼拜的人纷纷称赞牧师的礼拜主持得好,教堂布置得漂亮。

一位老先生在桌布前排徊了很久,他离开时对牧师说:“真奇怪,许多年前我和妻子——愿上帝让她安息——有这样一块桌布,她只在很特别的场合里才舍得用它,不过我们



那时候住在维也纳。”

牧师听罢，尽量用平静的声音把那天下午来教堂的女人的故事告诉了老人。

“难道说，”老人喘着气说，眼泪夺眶而出，“她可能还活着？我怎样才能找到她？”

牧师记得女人去应聘家庭的名字。他给那家打了电话，记下了她的名字和住址，老人则在他旁边紧张得发抖。牧师驾着他的旧车把老人载到了她的家，他们一起敲响了门。门开了，牧师看到了悲喜交加的夫妻重逢……



不,你才是我所爱的

爱德华·魏尔曼与老村子里的家人道过别动身去美国寻梦了。老爸递给他一个小皮包,全家所有的积蓄都藏在这,“这里的日子太难过了。”他边说边与儿子拥抱告别,“你是我们的希望。”爱德华登上了大西洋号货轮,每一个愿意去美国淘金的年轻人都可以免费搭乘大西洋号。如果爱德华果真在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淘到了金子,那么全家人都会搬过去。

几个月过去了,爱德华不知疲倦地劳作着,每天的收入也很微薄,但总算还稳定。每个晚上,爱德华都会渴望他钟爱的女子能出现在他的面前。还没有正式向英格里德求爱就来了美国,是爱德华这次探险惟一的遗憾。他还只是在教会野餐的时候,大胆地坐在了她的身边;还有为了能见一见她,曾编出一些拙劣的理由上她家坐坐。爱德华家与英格里德家是多年的世交,他曾暗自希望英格里德能成为他的妻子。一头飘逸的长发、魅力四射的笑容,英格里德是亨德森家姐妹里最漂亮的。每夜在小屋里躺下的时候,爱德华都会渴望能把英格里德拥在怀里摸一摸她赤褐色的长发。思索良久,他提笔给老爸写信,希望老爸能帮助他美梦成真。

差不多一年以后,爱德华等到了他日思夜盼的电报。亨



德森先生同意了送他的女儿去美洲。

她是个勤劳而有生意头脑的姑娘,她将与爱德华一起努力发展他们的金矿,希望一年以后能把两家都接过来参加他们的婚礼。

爱德华的心因为快乐而急速地跳动起来。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一直忙活着把他的两间房的小屋变成一个家。他买了一个帆布床放在起居室给自己睡,又努力地改造他以前的卧房,希望英格里德住得舒服。窗帘由粗麻布袋换成了有花样图案的而粉袋,遮住了脏兮兮的窗子。他从草地上拔来鼠尾草,晒干了,放在一个易拉罐做成的花瓶里,搁在英格里德的床头柜上。

爱德华等了一生的那一天终于来了。他手捧一束新摘的小淮菊来到了火车站。火车慢慢停下来时,蒸汽翻滚,车轮尖叫。爱德华往每一个窗子里探望,寻找那一头长发和那个动人的笑脸。

爱德华的心因为渴盼而怦怦直跳,突然一下子,他的心怦的一下跌落下来——车上下来的不是英格里德,而是她的姐姐玛塔。她垂下眼帘,害羞地站在他面前。爱德华盯着她——目瞪口呆。接着他们握过手,爱德华递给了她那束花。“欢迎。”他轻声说,眼里依旧冒着火。一丝微笑印在了她平凡的脸上。

“当爸爸说你要我过来的时候我很高兴。”玛塔抬头看了看他的眼睛又很快低下了头。“我来替你拿包。”爱德华不由衷地笑了笑。他们上了马车。亨德森先生和爱德华的老爸都没看错,玛塔的确很有生意头脑。爱德华在矿上工作的时候,玛塔也在办公室忙碌着。她在起居室搭起一个临时的写



字台,详细地记下矿上的每一件事。

6个月后,他们的资产翻了一倍。

美味的佳肴,安静的微笑,这个小屋因为一个好女人而美丽起来。可这并不是我爱的女人,每晚爱德华瘫睡在帆布床上时都忍不住悲哀。他们为什么让玛塔过来?他还能见到英格里德吗?他会放弃娶英格里德为妻这一生的梦想吗?

这一年里,爱德华和玛塔一同工作、娱乐、开怀大笑,但从未曾相爱。有一次,玛塔在起身去她卧房的时候,亲了亲爱德华的面颊,爱德华很难看地笑了笑,没有其他表示。以后的日子里,玛塔似乎仍然心满意足,虽然他们仅仅是一起爬爬山,或是晚餐后在门廊交谈良久。

一个春日的下午,山石在倾盆大雨中滚落下来,挡住了他们金矿的入口。盛怒的爱德华将沙子装满口袋,把它们堆放在水流处。全身湿透,精疲力竭,他疯狂的举动似乎一点效果都没有。突然,他看到玛塔站在他身边,手拿一个敞开的麻布袋。爱德华把沙子铲进去,接着玛塔像一个男人一样把装好的袋子堆放到其他沙袋之上。脚踩着齐膝深的泥巴,他们在大雨里呆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雨停。然后,手拉着手,他们一道回了家。喝过热汤后,爱德华疲倦而又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没有你,我肯定救不了那个矿了,谢谢你,玛塔。”

“不客气。”玛塔回答道,带着她惯有的微笑,然后静静地回到她的房里。

几天之后,他们收到了电报:亨德森和魏尔曼两家人下周抵美。爱德华压抑了又压抑,可是一想到就要看到英格里德了,他的心又如往昔一样剧烈地跳动起来。



他和玛塔一起来到火车站，他们看到了月台远处火车里兴奋不已的两家人。英格里德出现了，玛塔转头对爱德华说：“去找她。”

爱德华诧异得结巴起来：“你——是什么意思？”

“爱德华，我一直就知道我不是你心仪的姑娘，教会野餐的时候，我看到了你对英格里德的殷勤。”玛塔对走下火车的妹妹点点头，“我知道你渴慕的妻子是她，不是我。”

“可是……”

玛塔的手指压在爱德华的嘴上。“嘘——”她不让他说话，“我确实爱你，一直都爱，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你幸福。去找她吧。”

爱德华移开她放在他脸上的手，握着。她盯着他，爱德华第一次发现她是如此的美丽。他记起了他们草地的漫步，壁炉前宁静的夜晚，还有在沙袋前与他一起流汗的她。这时，他才意识到已经潜伏在他心里数月的真实的想法。

“不，玛塔，你才是我所爱的。”他把她拥到怀里，用内心迸发出来的所有的爱来亲吻她。两家人聚集在他们身边欢呼着：“我们过来参加婚礼了。”



深深的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草率成婚的人们当中,有一对性情热烈、引人注目的年轻夫妇克拉拉和弗莱德。他们住在芝加哥北边的密执安湖畔,我是他们的邻居。

克拉拉和弗莱德婚后,除了有几次短暂而炽热的共同生活之外,就是天各一方,长达几个月的叫人烦恼压抑的分离。接着,他们象许多同代人一样,不得不回到平凡沉闷的生活轨道上,在惴惴不安的环境中,天天厮守在一起。

1919年劳动节后的一个晚上,他们争吵起来。几个月以前,他们已经有纠葛了。尽管他们还相爱,可俩人的婚姻却已经岌岌可危。他俩甚至认为:总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这既愚蠢又陈腐。所以,这天晚上有个叫查理的朋友要来接克拉拉,而弗莱德则跟一个叫埃雷妮的姑娘约好一起出去。

这对年轻夫妇一边喝鸡尾酒,一边等待查理来接克拉拉。弗莱德刻薄地开查理的玩笑,于是,争吵又爆发了。这天晚上,虽然他们的关系还没到决裂的地步,不过他们的确是准备分手了。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汽笛呼啸着打断了他们的争吵。这声音不同寻常,它突然响了起来,接着又嘎然而止,令人胆战心惊。一英里以外的铁路上出了什么事,无论是克拉拉还是弗莱德都一无所知。那天晚上,另一对年轻



夫妇正在外边走着。他们是威廉·坦纳和玛丽·坦纳。他们结婚的时间比弗莱德和克拉拉长,他们之间存在的那些小芥蒂早被清除了。威廉和玛丽深深地相爱。吃了晚饭,他们动身去看电影。在一个火车道道口,玛丽右脚滑了一下,插进铁轨和护板之间的缝儿去了,既不能抽出脚来,又不能把鞋子脱掉。这时一列快车却越驶越近了。他们本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道口,可现在由于玛丽的那只鞋捣乱,只有几秒钟时间了。火车司机直到火车离他俩很近才突然发现他们。他拉响汽笛,猛地拉下制动闸,想把火车刹住。起初前边只有两个人影,接着是三个,正在道口上的铁路信号工约翰·米勒也冲过来帮助玛丽。威廉跪下来,想一把扯断妻子鞋上的鞋带,但已经没有时间了。于是,他和信号工一起把玛丽往外拽。火车正呼啸着,朝他们驶来。信号工尖叫起来,“你救不了她!”玛丽也明白了这一点,于是朝丈夫喊道:“离开我!威廉,快离开我吧!”她竭尽全力想把丈夫从自己身边推开。威廉·坦纳还有一秒钟可以选择。救玛丽是不可能了,可他现在还能让自己脱险。在铺天盖地的隆隆火车声里,信号工听见威廉·坦纳喊着:“我跟你在一起,玛丽!”

说那天晚上制止弗莱德和克拉拉争吵的是那列火车的汽笛声,这不符合实际;但是,铁路道口发生的事情的确截住了许多行人,查理就是其中之一。他没去接克拉拉,而是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家。他拿起了电话。

弗莱德拿着电话说:“我想你是要克拉拉接电话吧?”

“不,跟你说就可以了,”查理的声音异常柔和,“我不去找她了,弗莱德,你告诉她。”

弗莱德问出了什么事,查理似乎不知从何说起,“你认识



坦纳夫妇吗？”他问。

“坦纳夫妇？坦纳夫妇……”弗莱德竭力思索了一下，“啊，对了。他们一直不怎么出名，是他们吗？”

“不错……不怎么出名。”查理张了张嘴，还是把电话挂上了。

不久以后，邻居们到弗莱德家做客，把那幕惨剧讲给了他们听。

“……丈夫本来能脱险，可他没想走掉。他用胳膊紧紧抱着妻子，紧紧地抱着她。这时候那个信号工听见他说：

‘我跟你在一起，玛丽！’他俩紧紧搂在一起——火车前灯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他始终跟妻子在一起。”



动人心弦的故事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两位老人的故事,也许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在我们这个冷酷无情、实用主义的时代,生活有时却不顾一切地温情脉脉。如果说在今天有过时的言词,那么没有,也不会有过时的感情。

七八年前我开始常接到一位老年中学女教师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的来信。那时她已退休。读她的第一封信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写信的人已七十多岁,然而从兴趣,从对生活的好奇心来看,却显得那么年轻。我们之间偶尔有书信往来,她回忆教师的生涯,叙述家庭情况,以及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友谊。

1979年她写信告诉我,她的命运意想不到地骤然发生了变化。当时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七十七岁。

倘若生活这位艺术大师不是既高于我们的赞许又高于我们的谴责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会被看做是臆造出来的了。

……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有一位青年爱上了一位姑娘。他默默地爱着,因而得不到反响,毫无指望。当时,他谦虚,缺乏自信,还没有在生活中站稳脚跟。而她则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爱慕之情。而且要是五十四年之后,他仍然下不了



决心告诉她的话,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最好还是让我们的女主角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姬自己叙述这件事情。

“……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信,笔迹生疏,姓名唤不出任何回忆。我看这封信时,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回事?‘我向您求婚,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在一起学习过。您自然已经忘记了我。您那时还不到廿岁……’接着这个人写道,他从我们共同相识的一位同志处了解到,我在1941年1月丧夫,现住在儿子家。又写了他自己的情况。他19岁,大学还没有毕业,便参加了国内战争。他复员回来,我已经不在那个城市了。他的生活很艰难:打过法西斯、当过俘虏……结过婚,也已失去配偶。他一生都在寻找我。现在他已76岁,而我已77岁。我给他回了一封亲切的信,建议他再考虑考虑,不要操之过急(在我们这样的年岁都不要操之过急!)。然而他在信中不断地描述他对我默默的初恋,恳求我做他的妻子。我心里很不好受。我终于下了决心:我要去,要去看看他,跟他谈谈。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明要到哪里去,便乘上了火车到文尼察去了。

“我当然非常激动。脑海里深深印下了门牌23号。我沿着指定的街道寻找23号那栋房子,我走进了一个院子,看到一个带着草帽,手里拿着信封的小老头站在那里。我看了他一眼:‘不可能是他’,又接着往前走,去寻找门牌23号的那栋房子。……”

请允许我在这里插一段。带草帽的小老头正是他,是她没有认出他,因为根本不记得了,可是他却认出了她。当她又往前走时,他没有勇气叫她停下,然而他知道她会回来的,



要知道他已经等待了她 54 年。几分钟与这漫长的岁月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头戴着防太阳的草帽，手拿着这个信封，在这个院子里已经站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等待着……

她一直走到这条街的尽头才知道，在这条街上没有门牌 23 号这么一栋房子。于是她从手提包里又拿出信封看，才明白，是她记错了：不是门牌 23 号的房子，而是 23 号的单元。她又往回走，又走进了那个院子，戴着草帽的小老头迎着她迈了一步……

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有分离过。

“他的深情厚意、体贴、真诚、关心使我感到温暖。我们之间没有年轻人那种摩擦。我们尽力地处理我们的一切事，甚至最重要的事。

“有许多可谈的事，因为过去的是 54 年，而不是 54 天。他曾被卷入两次战争的漩涡。他跟我讲多次受伤、震伤的情况，如何被俘后逃跑，还有战后时期经历的一些严酷考验……逐渐，他安静了下来。使我感到惊诧的是，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却仍然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爱上了我的儿子、孙子，我的朋友，痛恨那些在生活中曾欺负过我的人。”您当然会对我的儿子和他的家人对我的决定持什么态度感兴趣。他们理解我。况且我很坚决，从一开始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命运，我的私生活，他们无权干预。

“我们也有过惶惶不安的时刻、喜剧性的场面。

“我们去登记结婚时，尼古拉请求我不要说我结过婚，因为我没有证明我是寡妇的证件，我的护照就象一位未婚少女的护照一样空白。他的证件无可挑剔。可是，当问到我是否



结过婚时,我不能撒谎,这样做对不起我的第一个尼古拉(第二个也叫尼古拉)。尼古拉惊慌失措地跌坐在沙发上,几乎哭了起来,因为这样一来,结婚仪式就要推迟到我获得我前夫已死的证件以后。‘我觉得我仿佛又要再次失去你,’他说,‘而且这一回将永远失去你。’然而,我们的关系终于为法律承认了。

“现在讲‘一点幽默’。尼古拉非常希望我好看,因而很关心我的穿着打扮(我自己从来不注意这些)。他突然要给我买一个假头套。天哪,这太令我苦恼了。一进商店,他就要看银白色的假头套,而我就躲在他身后的什么地方。我真走运,没买到合适的发套。有一次,商店里有个女售货员对他说:‘老爷爷,您干嘛要丑化自己的老奶奶,难道她这样不好看吗?’他仔细地看了看我,再也没有说什么。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过假发套……”

当我读到这一段喜剧性的琐事时,我想到,世界上一切生物中人是最容易受感动和不能自持的。人有时很滑稽,很荒谬。然而,倘若你深入想想这荒谬的事,你便能在其中挖掘出某种壮丽的、异常美好的东西,正如宇宙本身一样。这就是永恒地追求幸福。

“一九八二年我埋葬了他。

“直到他死前的最后时刻,一切对他和对我来说,都是有趣的、新鲜的。”

不排除有人会把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的主人翁称为老浪漫。我可不把他们归为浪漫义者,而归为另一类人,他们有健全的理性,有一颗明智的,虽然疲倦了,但仍不肯安宁的心。有时,正是这些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干出一些看起来极不



明智的事,因为他们认为什么事都不干对他们来说更不明智
.....

但愿所有被分离的人们能结合在一起,所有失去了生活
乐趣和心灵枯萎了的人们能重新获得这一切,即使不是在生活
上获得,在心灵上也好.....



未婚妻

假期之后,我回巴黎去。我到车站的时候,火车上已坐满了旅客。我在各辆车上都寻找遍了,想觅一个座位。但找来找去,只在最末一辆车厢里,寻着一个空座,并且上面还放了两个鸡鸭篮子,里面的鸡鸭不停地伸出头在窥探。我迟疑了半天,才决定进去。我正想在这些扰攘的旅客中,寻找这篮子的主人,有一个穿农夫衣服的人对我说:

“小姐,请等一会儿,我就把那个篮子拿下来。”

于是便把放在他膝上的果篮子拿下来,他这才立起身来,将鸡鸭篮移在座位底下。鸭子很不愿意,我们由他的叫声中可以知道,鸡低下他的头,好象被侮辱了似的。农夫的妻子,叫着它们的名字,和它们谈话。

当我坐下来的时候,鸭子也安静了。坐在我对面的一位旅客,问农夫的鸡鸭是否带到市场上去的。

“先生,不是的。”农夫这样的回答,“我带给我儿子的,后日他就要结婚了。”

他容光焕发,四下看着,很像要人人都知道他现在是非常幸福的人似的。

火车开行了。问他鸡鸭的那个旅客,展开了他的报纸。在这时候,农夫又和他攀谈起来:



“我的儿子，他在巴黎一家商店里做事，他将要和一个青年女郎结婚，也是在商店里做事的。”

旅客将报放在膝上，一只手还拿着，静听了一会儿道：“那个女郎很美丽吗？”

农夫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没有见过她呢。”

旅客说，“真的吗！那么，倘若她是很丑，你恐怕也要不喜欢她了罢？”

村人回答道：“那也许她是很丑的。不过，我们仍是喜欢她，因为我们最疼爱的孩子，愿意娶一个貌丑的妻子。”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年青妇人接口道：“还有，若是她能令我们的非力欢喜，一定也能叫我们欢喜的。”

她转过来看着我，在她的小圆脸上，温和的眼光，表示着笑容。从她的外表看去，我绝不相信，她能有一个行将结婚的儿子。她问我是否到巴黎去。当我告诉她是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旅客，又说起笑话来。

他说：“我愿意打赌，这位青年女士，即是你儿子的未婚妻。她是秘密地来会她的翁姑的，却不说出她是谁来。”

人们都望着我，我脸不由得红起来。村人和他的妻子一同道：“倘若这是真的，我们真欢喜极了！”

我告诉他们那完全不对。但是那位旅客，仍然不相信。他的理由是，我将上车的时候，窥探了两次，好象在找人似的，并且迟疑了半天，才决定进来。

别的旅客都笑了。我极力的解释，说那是因为寻觅座位的缘故。

村人说：“那也没什么要紧，若是我们的媳妇，真象你一样，那我们就幸福极了。”



那位旅客仍保持着她的态度,看了我一眼,对农夫说:“等你到了巴黎时,你就知道,我并没有弄错。你的儿子将要对你说,‘这就是我的未婚妻’”。

过了一会儿,村妇转过来对着我,在篮子里寻出一块饼来,对我说,这是她那天早上亲自做的。我没有什么话可以推辞,只好说,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受了寒,将饼退还给她。她扔在篮里,却又给我一串葡萄。我无法推辞,只好接受了。当火车停了的时候,她丈夫要去替我弄热水喝,我又无法阻止他,真觉十分的不安。

我看着这位慈善的人,不禁很为懊丧,因为我不能正当他的媳妇啊!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唉!我到处漂泊,没有见过我的父母,永远是异乡过客。

我常常看见他们在注视着我。

火车到了巴黎车站的时候,我帮助他们把篮子拿下去,并且指示他们的出路。我看见一个少年奔向他们眼前来,双手紧紧地搂抱着他们。我赶紧躲开了,离着他们远些站着。他和他们不住地接吻,亲了又亲,亲了又亲。他们面含着笑容,一望而知他们心中是无限快乐。行李撞着的时候,挑夫们的呼喊声,他们都没听见。

我跟着他们到了车站门。儿子一只手臂挎着一篮鸡,那一只手紧搂着他母亲的腰。他愉快的眼睛,含着笑容,和他父亲一样。

站外面很暗,我将大衣领子翻了起来,在这对老夫妇数步后面跟着。儿子出去看他的马车。村人用手抚摸着一个大花点的大鸡头,对妻子说道:“若是我们早知道她不是我们的媳妇,我们应当把这只花点的鸡送给她。”



妻子也抚摸着鸡说：“是的，若是我们早知道了。”

她转向出站的人们看了一会，并且向远处也看了看道：“她不在这些人当中了。”

儿子和马车来了，他扶着他父母进了车，他坐在一旁，仍然不停地看着他们。他看起来很强健和蔼。我想：“他的未婚妻，真是一个幸福的女子呢！”

马车走远了，我慢慢地走到街上去。今天的所遇，感触着我，使我不愿再回到我那孤寂的小屋子里。我已经满二十了，还没有人向我讲过爱情呢。



基督的化身

1921年,路易斯·劳斯出任美国星星监狱的监狱长,那是最难管理的监狱。可是20年后劳斯退休时,该监狱却成为一所提倡人道主义的机构。研究报告将功劳归于劳斯,当他被问及使监狱改观的原因时,他说:“这都是由于我已去世的妻子——凯瑟琳,她就埋葬在监狱外面。”

凯瑟琳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劳斯成为监狱长时,每个人都警告她千万不可踏进监狱,但这些话拦不住凯瑟琳!第一次举办监狱球赛时,她带着3个可爱的孩子走进体育馆,与服刑人员坐在一起。

她的态度是:“我要与丈夫一道关照这些人,我相信他们也会关照我,我不必担心什么!”

一名被定有谋杀罪的犯人瞎了双眼,凯瑟琳知道后便前去看望他。

她握住他的手问:“你学过点字阅读法吗?”

“什么是‘点字阅读法’?”他问。

于是她教他阅读。多年以后,这人每逢想起她的爱心还会流泪。

凯瑟琳在狱中遇到一个聋哑人,结果她自己到学校去学习手语。许多人说她是耶稣基督的化身。在1921年—1937



年之间,她经常造访星星监狱。后来,她在一起交通意外事故中丧生。第二天,劳斯没有上班,代理监狱长暂代他的工作。消息似乎立刻传遍了监狱,大家都知道出事了,接下来的一天,她的遗体被放在棺材里运回家,她家距离监狱有0.75英里。代理监狱长早晨散步时惊愕地发现,一大群平时看来最凶悍、最冷酷的囚犯,竟如同牲口般齐集在监狱大门口。他走近去看,见有些人脸上竟带着悲哀和难过的眼泪。他知道这些人极爱凯瑟琳,于是转身对他们说:“好了,各位,你们可以去,只要今晚记得回来报到!”然后他打开监狱大门,让一大队囚犯走出去,在没有守卫的情形之下,走近1英里路去看凯瑟琳最后一面。结果,当晚每一位囚犯都赶了回来报到。无一例外!



美好的约定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汤姆和爱丽在医院的走廊上相遇了,在四目相触的一刹那,两颗年轻的心灵都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们都从彼此的眼睛中读出了那份悲凉。从此以后,汤姆和爱丽相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日出回落,昼夜晨昏,两人都不再感觉孤独无助了。

终于有一天,汤姆和爱丽被告知他们的病情已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汤姆和爱丽都被接回了各自的家。他们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但汤姆和爱丽谁也没有忘记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个约定,他们惟有通过写信这种方式来交换着彼此的关心与祝福,那每一字每一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就这样,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已经过了3个月了。3个月后的一个下午,爱丽手中握着汤姆的来信,安详地闭上双眼,嘴角边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她的母亲在她的身边抽泣着,她默默地拿过汤姆的信,一行行有力的字跃入眼帘:“……当命运捉弄你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彷徨,因为还有我,还有很多关心你,爱你的人在你身边,我们都会帮助你,爱护你,你绝不是孤单一人……”

爱丽的母亲拿信的手颤抖了,信纸在她的手中一点点润



湿了。

第二天,母亲在爱丽的抽屉发现了一叠写好封好的但仍未寄出的信,最上面一封写的是:“妈妈收”。爱丽的妈妈疑惑地拆开了信,是女儿熟悉的字迹,上面写道:“妈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已经离开您了。但我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我和汤姆曾有一个约定,我答应他要与他共同走过人生的最后旅程,可我知道也许我无法履行我的诺言了。所以,在我走了之后,请你替我将这些信陆续寄给他,让他以为我还坚强地活着,相信这些信能多给他一些活下去的信心……女儿”。

母亲的眼眶再一次湿润了。

爱丽的母亲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汤姆的家。他看到了桌上正中镶嵌在黑色镜框中的照片上的那生气勃勃的汤姆。

爱丽的母亲怔住了,当她转眼向那位开门的妇人望去时,那位母亲早已泪流满脸。她缓缓地拿起桌上的一叠信,哽咽地说:“这是我儿子留下的,他一个月前就已经走了,但他说还有一个与他相同命运的女孩在等着他的信,等着他的鼓舞,所以,这一个月来,是我代发出了那些信……”说到这里,汤姆的母亲已经泣不成声。

这时爱丽的母亲走过来,紧紧抱住了汤姆的母亲,喃喃地道:“为了一个美好的约定……”



生命的药方

德诺 10 岁那年因为输血不幸染上了爱滋病,伙伴们全都躲着他,只有大他 4 岁的艾迪依旧像从前一样跟他玩耍。离德诺家的后院不远,有一条通往大海的小河,河边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艾迪告诉德诺,把这些花草熬成汤,说不定能治他的病。

德诺喝了艾迪煮的汤身体并不见好转,谁也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艾迪的妈妈再也不让艾迪去找德诺了。她怕一家人都染上这可怕的病毒。但这并不能阻止两个孩子的友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艾迪在杂志上看见一则消息,说新奥尔良的费医生找到了能治疗爱滋病的植物,这让他兴奋不已。

于是,在一个月明星亮的夜晚,他带着德诺,悄悄地踏上了去新奥尔良的路。

他们是沿着那条小河出发的。艾迪用木板和轮胎做了一个很结实的船。他们躺在小船上,听见流水哗哗的声响,看见满眼闪烁的星星,艾迪告诉德诺,到了新奥尔良,找到费医生,他就可以像别人一样快乐生活了。

不知走了多远的路,船进水破了,孩子们不得不改搭顺



路汽车。为了省钱,他们晚上就睡在随身带的帐篷里。德诺的咳嗽多起来,从家里带的药也快吃完了。

这天夜里,德诺冷得直发颤,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艾迪,他梦见200亿年前的宇宙了,星星的光是那么暗那么黑,他一个人呆在那里,找不到回来的路。

艾迪把自己的球鞋塞到德诺的手上,“以后睡觉,就抱着我的鞋,想想艾迪的臭鞋还在你手上,艾迪肯定就在附近。”

孩子们身上的钱差不多用完了,可离新奥尔良还有三天三夜的路。德诺的身体越来越弱,艾迪不得不放弃了计划,带着德诺又回到家乡。不久,德诺就住进了医院,艾迪依旧常常去病房看他。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时病房便充满了快乐。他们有时还会合伙玩装死游戏吓医院的护士,看见护士们上当的样子,两个人都会忍不住地大笑。艾迪给那家杂志写了信,希望他们能帮忙找到费医生,结果却杳无音讯。

秋天的一个下午,德诺的妈妈上街去买东西了,艾迪在病房陪着德诺,夕阳照着德诺瘦弱苍白的脸,艾迪问他想不想再玩装死的游戏,德诺点点头。然而这回,德诺却没有在医生为他摸脉时忽然睁眼笑起来,他真的死了。

那天,艾迪陪着德诺的妈妈回家。两人一路无语,直到分手的时候,艾迪才抽泣着说:“我很难过,没能为德诺找到治病的药。”

德诺的妈妈泪如泉涌:“不,艾迪,你找到了,”她紧紧地搂着艾迪,“德诺一生最大的病其实是孤独,而你给了他快乐,给了他友情,他一直为有你这个朋友而满足……”

3天后,德诺静静地躺在了长满青草的地下,双手抱着艾迪穿过的那只球鞋。



向妻子道歉

下班已经3个多小时了,可瑞艾还没有等到客户预约的电话。当他心里正烦躁的时候,听到了电话铃声。

瑞艾满怀期待地抓起话筒,听到的却是妻子不耐烦的声音:“你在干什么?都几点了?你知不知道今晚我们请客?我忙晕了头却没有人来帮我!”

听到她的抱怨,瑞艾更不耐烦地答道:“芭芭拉,我早跟你说过,最近我很忙,叫你不要请客人到家里来吃饭,你偏不听!你看,你不听我的话,现在还怪我,你自己去收拾局面吧,没见我现在正忙着呢?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等客户的电话呢。”

瑞艾怒气冲冲地挂上电话,却突然意识到,瑞艾刚才对芭芭拉的回答,完全是无意识的消极被动回应。她的抱怨合情合理:丈夫不在家,妻子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得昏天黑地,客人晾在一边无人招呼。瑞艾不但不体谅她,反而做出更鲁莽的回答。

瑞艾就这样在自责中继续等着那该死的客户电话。瑞艾不想破坏他与妻子之间那美好的感情,可瑞艾却没有体谅她,没有耐心,没有了解她,在压力下大发脾气。瑞艾错误的原因在于瑞艾习惯地基于那一刻的感受,想也没想,说了不



该说的话,瑞艾陷入了当时情况所导致的极坏情绪中。瑞艾再也不能深陷这种情绪中,再做出不该做的事。

好在客户的电话终于等到了,办完了事,已是深夜 12 点,瑞艾顺便在夜市买了一枝玫瑰,回家送给怒气未消的妻子,真诚地向她道歉:“芭芭拉,都怪我太耍小孩子脾气,太不谅解你了。其实你是多么需要我的帮助!”

妻子破涕为笑,接过玫瑰对瑞艾说:“嗨,都怪我不好!”



永世难忘的陌生人

1912年4月14日,号称“不沉之舰”的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在它向美洲进发的处女航中,不幸触到冰山遇难,船身开始下沉。

船上2200多名乘客开始惊慌地离开沉船,争乘为数不多的救生艇,妇女和儿童先上。这时候,一名中年妇女对着一只已坐满人的救生艇大声喊道:“有谁能给我让个位置出来吗?我的两个孩子在这只艇上!”

有人回答说:“再没有位置了,再上人,这艇就要沉了!”“妈妈——”两个小孩子眼看就要与妈妈离开,忍不住哭喊起来,中年妇女心如刀绞。

坐在两位孩子身边的一位陌生姑娘慢慢地站了起来,离开救生艇,重回到了沉船上,对那位心痛欲绝的母亲说:“现在你孩子身边有个空位置,你快上吧。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

两个小时以后,泰坦尼克号沉没,这位陌生的姑娘同船上1500多人不幸遇难。没有人了解她更多的情况,只听说她叫艾文思,独自乘船准备回自己在波士顿的家。



玫瑰色的眼镜

“喂，”我说，“你喜欢吗？”“喜欢什么？”妻说。

“新眼镜。”

她抬起头来，露出了诧异神情，随即说了一句怪话：“我不知道原来你戴眼镜。”

“也许，”我打趣说，“你也该戴副眼镜了。”

她顿了大约一秒钟，然后说道：“我现在就戴着眼镜。”

这个我一直爱着的女人，这个我当年不用戴眼镜时令我一见钟情的女人，以前是不戴眼镜的。在那第一个永不能忘的时刻，她有一头褐色的头发，腰围只有46厘米，皮肤洁白无瑕。而在那次令我神魂颠倒的初瞥中，她以近似浑然着迷的眼神望了我一眼。所有这一切，都在我永恒的初会记忆中永志不忘。

现在，我发现她的头发已夹杂了银丝，她的腰小心地藏在了没塞进裤筒里的衬衫下面。

但是相爱的夫妻之间是有默契的。我们同意彼此修正对爱情的看法，以一种宽厚的眼光互相看对方。

“在我心目中，”她说，“你是没有戴眼镜的。我不能想象一个戴眼镜的你。”

的确，我也不能想象一个戴眼镜的她。我看不出时光流



逝的影响,也看不出肉体上的变化。她仍然是个24岁的小精灵,站在我们办公室鸽笼一般的信箱前面踌躇了很久,然后以绝对诚恳的态度转过身来问道:“我的姓名是什么?”

这些印象都历久而弥新。

“你认为怎样?”我问。

“什么认为怎样?”

“我说的是,我们彼此都不能想象对方是戴眼镜的,”我说。她永远不会错过取笑的机会。

“我们已经不再彼此对看了,”她说。

至少我相信这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时我认为,她说的话其实都是我说的。有时是我把话塞进她的口里。如果她没有说,她可能会说。

人在情感激动的时候,由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便会发生这种情形。我们常互相把一些事情硬加诸对方。我们疯狂地互相保护对方的形象。我用她的名义送礼物给人,我代她找藉口,没有人在我面前说她的坏话。

说到这里,你可以看出会有发生混乱和麻烦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办法。两个人一起生活——密切地一起生活——彼此推心置腹,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融为一体。(也许她认为有可能,但我不。)

所谓融为一体,一部分就是带她观望,而自己再度发现一切。我第一次带她去巴黎时,我就好像自己也从未到过那里似的。我和她在一起,觉得自己再度尝到新鲜滋味。一部我已看过二十次的电影,如果我单独再去看,我绝难忍受,但是我陪她来能看了也感到新鲜。

我知道,如果她喜欢什么,我会特别再去尝试喜欢它,因



为我信任她的判断力。如果有一本书我已经看过,而她觉得很好看,我会再看一遍。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的初期,她不大高兴我这样做。她会的书藏起来,指摘我侵犯了她在知识方面的隐私。但是渐渐地,她容忍了我在她心房的密室中出现。

有些人——可怜的家伙——认为这是非常沉闷无趣的事——妻子的一句话刚开始,丈夫对方的心意不言而喻。关于电影明星和歌星的看法,彼此都不必说出来。简言之,这便是意义最深远的婚姻。双方都戴着玫瑰色的眼镜,以宽厚的眼光看对方。



受宠若惊

在开车前往海滨小舍度假途中,我在心里发了个誓,要在未来的两个星期里努力做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和爱孩子的父亲,彻底地体贴他们,无条件地爱。

这个念头是我在车上听一位评论员的录音时想到的。他先引述了《圣经》上一段关于丈夫体贴妻子的话,然后说道:“爱是一种意志的行为。一个人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去爱。”我必须承认我是个自私的丈夫——承认我们的爱已经因为我对妻子不够体贴而褪了色。在许多小地方我的确是这样:责骂艾芙琳做事慢;坚持看我要看的电视节目;把明知道艾芙琳还想看的日报纸丢了出去。好了,在这两星期里,这一切都要改变。

当真改变了。从我在门口吻了艾芙琳一下、并且说“你穿这件黄色新毛衣可真漂亮”起,便改变了。

“啊,汤姆,你居然注意到了。”她说,神情既惊讶又愉快,也许还有一点迷惑。

长途开车之后,我想坐下来看书,但艾芙琳建议到海滩上去散步。我本想反对,但随即想到,艾芙琳已单独在这里陪了孩子一个星期,而现在她想和我单独在一起。于是,我们便到海滩上去散步,让孩子们自己放风筝。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连两个星期,我没打过电话到华尔街我任董事长的投资公司;我们到贝壳博物馆去参观了一次,虽然我一向最怕去博物馆,但这回却很感兴趣;有一次我们要赴宴,但因为艾芙琳化妆而迟到了,我却一句话也没说。整个假期轻松而愉快地一晃就过去了。我又发了一个新誓,要继续记住体贴她。

但我的这次试验出了一个纰漏,艾芙琳和我至今一提起这件事便不禁失笑。在海滨小舍的最后一个夜晚,当我们正要上床就寝时,艾芙琳突然神情哀伤地望着我。

“你怎么啦?”我问。

“汤姆,”她说,声调凄惨,“你是否知道了一件我不知道的事?”

“这话怎讲?”

“嗯……几星期前我做过身体检查……医生……他对你说过什么关于我的话没有?汤姆,你待我太好了……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我一下子就全明白了,随即大笑起来。

“不,亲爱的。”我说着把她抱在怀里,“你并不是快要死了……是我才刚开始活呢!”



亲爱的,我来了

他望着我,接着又指了指远处的群山,温柔地补充道,“太阳快下山了。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在我40岁时,丈夫为我举办了一个令我惊喜的生日晚会。

当我走进餐厅,在缤纷的鲜花与柔美的音乐中见到亲爱的朋友们,看到那里陈列着我的照片——它们记录着我走过的人生旅途——此情此景,此时此刻,铭刻在了我的心中,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问候着每一位客人,沉浸在喜悦与温馨中。蓦地,我的目光停在了房间最里面的一位老人身上,他看着我,慈祥地微笑着,手臂还环着一个头发雪白、一双蓝眼闪着激动的亮光的妇人。

“爸爸,妈妈!”我喘息了。亲爱的双亲,为了我的生日,1小时前就从芝加哥飞抵洛杉矶。望着眼前的两位老人,我抽泣起来。是他们,不仅养育了我,也谆谆告诉我:“亲爱的,我来了。”——这是他们经常赠予别人最好的爱的礼物,今天,他们把这份礼物赠予了我。

大约一年以后,我和丈夫收到一位朋友的请柬,邀请我



们参加她的婚礼——几年前他们举行过一个非宗教的婚礼，而现在他们希望在主的面前重申他们的婚誓。

婚礼前一天早晨，我决定打个电话向朋友告假。

“凯前，我是卡伦。”我试探地说。

“你明天一定来的，是不是？”她打断我的话，同时语气显得格外急切。

我踌躇了一下，而恰在这一瞬间，父母赶来祝贺我生日的那一幕浮现在了自己的眼前，我便赶忙对她说：

“是的，亲爱的，我当然来！”

于是我们去了，我很高兴我们这样做。我们坐下不多一会儿，凯茜就进来了。她容光焕发，但眼眶里含着泪水。她诉说着我们的出席对她意味着怎样的情意，给她带来多大的快活，而这一份情意和快活她的亲戚们却没有送来：这一天，她的儿子和两个她深爱的姐妹都没有来。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到她那被伤害的心。

“我原先想的是不来了，多可怕呀！”我对丈夫耳语道。

现在我知道，从感情来说，在她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在她身边是一种责任，无论代价如何，我们都应该负起这种责任。“亲爱的，我来了。”——在这一刻，不仅是自己，还有对方，我们的爱和友情都有了更深的含义，我们的情感和精神都有了更新的内容。

不久前，一位邻居的丈夫病重在院。在她那守护丈夫的漫长日子里，我每天总在她的门口放一束玫瑰花或一张慰问的卡片，但从未进去坐几分钟或讲几句话。然而，有一个早晨，我在门边发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昨晚，10点30分，卡尔去了天堂。



几天后,我们不期而遇,她真可以说是一个疲惫而孤独的老妇人了。

“菲莉丝。”我小声唤道。

当我们的目光相遇,就彼此进入了对方的心灵,像两个孩童一般。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房间,这时候,我看到她苍白脸上的悲痛减轻了许多。

卡尔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不在那儿;但现在,她需要我,我在这儿。

去年春天,我们在山中的周末别墅度假。一整天的除杂草和播种令我精疲力尽。回到家,正当我走上楼梯时,听到敲窗的声音,原来是我的丈夫查尔斯,他的脸沾满泥土,但两眼炯炯发亮。

“什么事?”我问。

“没什么。只是想你,亲爱的。”他望着我,接着又指了指远处的群山,温柔地补充道,“太阳快下山了。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一个细微的手势,一份充满爱的礼物,我的眼泪涌上来了,丈夫只是希望我在他的身边。

亲爱的,我来了。



红蝴蝶与猫

杰克走在乔治亚州某个森林里的小路上,看见前面的路当中有个小水坑。他只好略微改变一下方向从侧翼绕过去,就在接近水坑时,他遭到突然袭击!

这次袭击是那么出乎意料而且攻击者是那么出人意外,那是一只蝴蝶。

他笑了,又向前跨了一步。攻击者又开始向他俯冲过来。它用头和身体撞击他的胸脯,用尽全部力量一遍又一遍地击打他。

他退后一步,他的攻击者因此也就延缓了攻击。他每次向前迈出一大步,它都不顾一切地向他冲来,他不得不退后一步。最后一次,他退后了好几步,以便仔细观察一下敌情。他的攻击者撤退了,栖息在地上。就在这时,他才弄明白它刚才为什么要袭击自己。

它有个伴侣——一只红蝴蝶就在水坑边上它着陆的地方,红蝴蝶好像已经不行了。它呆在它伴侣的身边,尽管红蝴蝶快要死去而杰克又是那么庞大,但为了它的伴侣它依然责无旁贷地向杰克进攻。它这样做,是怕杰克走过它时不经意踩到它的伴侣,它在争取给予它的伴侣尽可能多一点生命的珍贵时光。



阿胡的奶奶家养着一只母猫。猫很乖,喜欢依傍人。惟有冬尽春来的时候,猫叫春的声音颇不悦耳。一天,阿胡到放柴草的西厢房里抱草帮奶奶做饭,听见草垛上有呼喀呼哨的声音。他搬个凳子爬上去窥视,高兴得差点叫起来,原来是那只猫正在拥着六只小猫喂奶!它们咕咕地在母亲怀里乱挤,眼睛还没有睁开,显然是出生不久。

小猫在一天天长大,母猫却一天天瘦下来。它在不停在捉老鼠。有一天母猫呜呜地叫着,张着嘴在“嘎嘎”地往外呕。阿胡忙把奶奶叫来,奶奶见状惊呼:“坏啦,准是吃了药死的耗子了。”

几天后,母猫已无力吃东西,它只能饮点放了糖的水。六只渐渐长大的仔猫在没命地吮吸着奄奄一息、骨瘦如柴的母猫的乳汁。

第七天,也就是仔猫满月的那一天,母猫死了。也就是说,从这天起,仔猫不需要母猫的乳汁,也可以活下去了。

面对此情此景,阿胡不禁潸然泪下。



可别这样结尾

护士海特把一张纸和一支笔放在米尔斯病床边的桌子上。“谢谢您。”他说。米尔斯先生有一个女儿。海特从医院的病人情况问讯处得到了她的住址及电话号码。

“珍妮·米尔斯小姐吗？我是苏·海特，医院的护士。我打电话是要谈你父亲的事儿。他患心脏病今晚住院了，而且……”

“哦，不！”他在电话尖叫了一声。“他不会死的，对吧？”这与其说是询问，还不如说是恳求。

“他现在的情况还好。”海特说，并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令人信服。

“你不能让他死，求求你，求求你！”她哀求道。

“他现在得到的是最好的护理。”海特试着安慰她。

“可你不知道，”她解释道，“爸爸和我曾吵过一架，吵得非常厉害，差不多已有一年了。我……我从那时起就没见过他。

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恨你’。”

她的声音变哑了，海特听到她突然哭了起来。海特静静地听着。一个父亲，一个女儿，就这样互相失去了对方。这时海特不由想起了她自己的父亲。



珍妮竭力控制自己的眼泪。

“我就来了，现在就来，130 分钟之内。”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海特努力想些别的事情，但海特不能。712 号房间，海特觉得她必须回到 712 号房间去！海特几乎是奔跑着穿过了大厅。

米尔斯先生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似乎睡着了。海特号了号他的脉，没有。

哦，上帝！海特祈祷着，他的女儿就要来了，可别这样结尾啊！

门突然被撞开了，医生和护士冲进了屋子。一个医生开始对他做人工呼吸。海特看着心脏监视器，没有一点反应，没有跳动一下。他们试了又试，可还是毫无反应。

一个护士关掉了监视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海特站在他的床旁，像被打晕了似的。海特怎么向他的女儿交代呢？

当海特离开他房间的时候，海特看见了珍妮。一个刚离开 712 室的医生正站在那儿扶着她，对她说着什么。然后他走开了，让珍妮靠在墙上。海特看到的那是一张怎样痛苦的脸，一双怎样受创伤的眼睛啊！

“珍妮，对不起。”海特说。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恨过他，我爱他。”他说，“如果我能早来一会儿看他……”

海特双手抱着她的肩，她们慢慢地沿着走廊走到 712 号房间去。她一下子推开了门，走到床前，把她的脸埋在床单里。



海特想不看这一幕悲惨的永别。突然海特看到床边桌上的一张纸,便拿起了它。

“我亲爱的珍妮,我原谅你,我恳求你也原谅我。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爸爸。”

海特的手在颤抖着,她忙把那纸条塞给珍妮,她读了一遍,再读一遍。她把那纸条紧紧地抱在胸前。

海特踮着脚走出房门,奔到电话机前。海特要打电话给父亲,对他说:“爸爸,我爱你。”





爱的觉悟

近来,格瓦在教 12 岁的女儿学用蝇饵垂钓。这通常有趣又安全,不过也有麻烦的时候,比如对付涨潮和急流,格瓦教女儿时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早春时节,格瓦最中意的那片水塘便开始有蜉蝣出现。这种小昆虫身体略呈紫红,正如树木开始长出嫩叶前那种特有的赭色。为把这种颜色掺入人造蝇饵,格瓦在用来充作蝇体的仿狐皮中加进一点紫毛。不久,格瓦又拿些澳大利亚袋鼠皮,取一块放在锅里染色。

染的时候,格瓦站在锅的一边,女儿站在另一边。她突然问:“爱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口气坦诚率真,宛若在问他水里什么时候会有白色的蜉蝣。

他俩透过锅里腾起的紫色雾气相互对视着。“有各种各样的爱。”她回答。

“比如说?”

“嗯,你可能会热恋。”格瓦说。女儿望着格瓦,似乎在体味这话的意思。

“另外,”格瓦接着说,“还有别的爱。你可以爱朋友。你会同某人结婚,白头 50 年,到那时候,你的感情与求爱之初大不一样,它会变得更强烈。爱的种类多着呢!”



“哪种最好？”

格瓦看看锅里，沸滚中微微起伏的紫色表面结了一层蛛网似的泡沫。格瓦用长叉把毛皮从锅底捞起。染液流下，满回锅里，这声音似乎代表了他对往事的回忆和女儿对未来期望的绝妙结合。

“我喜欢那种历久不渝的爱。”格瓦说，“不过，你喜欢哪种该由你自己决定。”

“我们春天去钓鱼，是吗？”

“当然，”格瓦说，“去的，一定去，宝贝儿。”

一场关于爱的讨论就这样微妙地同捕捞鳟鱼混为一体，给格瓦留下许多问号。格瓦告诉了女儿蜉蝣和五彩虹鳟的习性，但格瓦真正想要向她传达的是什么呢？

一次，当格瓦想起常去垂钓的那个狭长池塘时，答案豁然出现了。池塘边有棵苹果树，到蚌蛤开始出没的季节，树上的花朵倒映在水面上。鱼儿浮上来找食，使池水泛起阵阵涟漪，有时则跃出水面溅起水花。格瓦于是投下蝇饵，在那些有鱼浮上的地点垂钓。

在这个特别心爱的地方，格瓦度过了许多个愉快的下午。格瓦仿佛是存在于时光之外，但同时又会产生某种回忆，以及一些穿透人内心的亲切感。说格瓦此刻心境悠然自得，倒不如说他身心舒畅，生气蓬勃，满怀兴奋。他虽是孑然一人，却绝不孤独。



友谊与爱情

一个充满稚气的大男孩里查,与一个同样充满稚气的大女孩安妮玩得很好,两人感情很融洽。

“你们在相爱!”安人评论说。

“是么?我们在相爱么?”他们问别人,也问自己。

是的,他们弄不清自己是在与对方相爱,还是与对方在享受朋友间的友谊。于是,他们去问智者。

“告诉我们友谊与爱情的区别吧!”他们恳求道。

智者含笑看着两个年轻人,说道:

“你们给我出了一个最难解的难题。爱情和友谊像一对性格不同的孪生姊妹,她们既相同,又不同。有时,她们很容易区分,有时却无法辨别……”

“请举例说明吧!”大男孩和大女孩说。

“她们都是人间最美好最温馨的情感。当她们给人们带来美,带来善,带来快乐时,她们无法区别;当她们遇到麻烦和波折时,反映就大不相同了。”

“比如……”男孩和女孩问。

“比如,爱情说:你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友谊却说:除了我,你还可以有她和他。

“友谊来了,你会说:请坐请坐;爱情来了,你会拥抱着



她,什么也不说。

“爱情的利刃伤了你时,你的心一边流血,你的眼却渴望着她;友谊的锋芒刺痛了你时,你会转身而去,拔去芒刺,不再理她。

“友谊远行时,你会笑着说:祝你一路平安!爱情远行时,你会哭着说:请你不要忘了我。

“爱情对你说:我有时是奔涌的波涛,有时是一江春水,有时又像凝结的冰;友谊对你说:我永远是艳阳照耀下的一江春水。

“当你与爱情被追杀至绝路时,你会说:让我们一起拥抱死亡吧;当你与友谊被追杀得走投无路时,你会说:让我们各自找条生路吧。

“当爱情遗弃了你时,你可能大醉三天,大哭三天,又大笑三天;当友谊离你而去时,你可能叹一天气,喝一天茶,又花一天的时间寻找新的友谊。

“当爱情死亡时,你会跪在她的遗体边说:我其实已经同你一起死了;当友谊死亡之时,你会默默地为她献上一个花圈,把她的名字刻在你的心碑上,悄然而去……”

里查和安妮相视而笑,他们互相问道:

“当我远行时,你是笑呢还是哭?”



最美好的礼物

这一年的圣诞节,保罗的哥哥送给他一辆新车作为圣诞节礼物。保罗从他的办公室出来,看到街上一名男孩在他闪亮的新车旁走来走去,满脸羡慕的神情。

保罗深情地看着这个男孩,然后他问:“要不要坐我的新车去兜风?”小男孩惊喜万分地答应了。逛了一会儿,小男孩转身向保罗说:“先生,能不能麻烦你把车开到我家前面?”

保罗点头同意。小男孩跳下车,三步两步跑上台阶,进入屋内,不一会儿他出来了,并带着一个显然是他弟弟的小孩,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跛着一只脚。他把弟弟安置在下边的台阶上,紧靠着坐下,然后指着保罗的车子说:看见了吗?这是他哥哥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将来有一天我也要送你一部和这一样的车子,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商店橱窗里那些好看的圣诞礼物了。”

保罗的眼睛湿润了,他走下车子,将小弟弟抱到车子前排座位上,他的哥哥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芒,于是三人开始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假日之旅。在这个圣诞节,保罗明白了一个道理:给予比接受真的令人更快乐。



生命的报答

在一个举世闻名的风景胜地,一架高空缆车由于严重超载,导致缆绳断裂,不幸从 180 米的高空坠入深谷。当救援人员赶到出事地点时,面对满地的鲜血和残体,无不潸然泪下。然而这群救援队员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有一个 4 岁的小男孩却依然活着,并且全身丝毫无损。

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小男孩的身下躺着两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他们的双手仍然紧紧地护着这个幼小的身体。原来,当缆绳断裂,缆车从高达 60 多层楼的空中坠下的刹那间,小男孩的父母在惊恐万分中共同把他高高举起,用自己的粉身碎骨保住了小男孩的生命。

二十多年后,这个从死亡的深谷中幸存下来的男孩,成为全美国最年轻的企业家,在他经营的这家公司的利润分配中,有这样一条规矩被一直继承下来:将每天利润的 50%,作为救济基金,无偿地发给天下最穷苦的老人,帮助他们幸福地度过晚年。



拼死相撞

有一个捕鸟者，随村里的一些青年出没在林间。那时，捕鸟、捕蛇成为许多当地人谋生的手段。

一个阴晦的清晨，他听到山谷深处有鸟被套住的尖锐的啼声，循声过去，看到一只羽毛未丰的小竹鸡边啼边拼命地挣扎。

他带着遗憾去捉它，正欲把它解下。这时小竹鸡旁边一丛茂盛的草堆里忽地飞起一只大竹鸡，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脸上便被它狠狠地撞了一下。等这个人惊魂未定地回过神来，它已落在高地上，在那里凄厉地叫着，那声音在静寂的早晨听得他头皮发麻。这个人摸着火辣辣的脸，再一次去抓那只小的。没想到那只小竹鸡的母亲，又玩命似地撞过来。他不敢相信，那就是一贯看上去温柔又羞涩的竹鸡。

后来，这个人一手护着身子，一手小心翼翼地解下套子，把小竹鸡轻轻放在草堆上，然后带着愧意和感动离去。

再后来，这个人就把家里所有的捕鸟工具都毁了。



爱的传递

有一间精神病院，在阴暗肮脏的地下室，关着一个被医生宣告绝望的精神病人，这个小女孩名叫安妮。

但是有一位老护士却认为上帝所造的每个生命都是有意义的，因此，她常常带着蛋糕和甜心去探访小安妮，向小女孩表达爱与关怀。

不久，医生发现小安妮逐渐在改变。一段时日后，这个被医生认为绝望的病人居然康复了！但病愈后的小安妮不想离开医院，她希望留在那里帮助其他病人。

多年以后的一天，当维多利亚女皇把英国最高的荣誉勋章别在海伦·凯勒的身上时，女皇问道：“你又聋又瞎，何以能有如此大的成就？”海伦·凯勒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安妮，绝对没有人会知道海伦·凯勒这个名字。”



生命里的一种坚持

有一位勇敢的斗牛士和他心爱的姑娘恋爱了。约会在斗牛竞技的间隙里频频发生,他们相拥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他们偷尝了爱的禁果。

万圣节,一场举国瞩目的斗牛竞技开始了。她站在看台的第三排,为每一个危险动作喝彩。他很兴奋,因为这场比赛的奖金足够为心爱的人举行盛大的婚礼,可是,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了。在他挥动长剑刺向公牛的时候,一不小心被石块绊倒在地,愤怒的公牛把他挑向天空……

场外的欢呼声夹杂着尖叫,一片混乱。锋利的牛角刺穿了他的心脏,他本来答应把心完整地交给她的。她双手掩面痛哭失声。这一天是她的世界末日。

20年后,当她和儿子重新站在斗牛场上时,欢呼声从看台上轰然响起。她弯下腰,取出珍藏了20年的红腰带,用力缠绕在儿子的腰间。

当她把红腰带系在儿子腰间的那一瞬,她的内心燃起一团希望之火。这就是她对爱、对人生的一种坚持吧。



爱的神奇

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黑人贫民窟的真实故事。

一位大学教授带着他的学生来到这里搞调查研究,其中有一个课题是对该区 200 名黑人孩子的前途作预测。学生们都很认真,不久报告都出来了,结论令人沮丧:200 名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认定为“一无是处”、“无所作为”、“终生碌碌”等等。

四十年后,老教授早已去世,他的继任者从档案里发现了这份报告,好奇心驱使他来到当年的黑人贫民窟。他惊奇地发现:当年被调查的 200 名孩子中,除了 20 个已离开故地、无从查考外,其余 180 名孩子大多数都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他们之中不乏银行家、商人、大律师和优秀运动员。这一切,他们都说最该感谢的是当年的一位小学教师。

继任者找到当年的小学教师,此时她已是迟暮晚年了,吐字不太清楚,可有一句话任何人都听得懂:“我爱这些孩子。”



无言的爱

每天晚六时到六时半,迈阿密地方新闻结尾时,常常会播出一则当天社会上发生的趣事,博人一笑。最近有几个画面不仅有趣,而且非常感人,因而记下来,和大家分享。

“画面之一,是一家人养了一只黑色的母狗,和一只体态很大的白猫。母狗生了四只小黑狗,男女主人都外出工作,怕母狗跑远了,用条绳把它挂在树上。但是四只小狗不听母亲的管教,满院子乱跑,母狗急得在树下绕圈狂叫,小狗却听而不闻,更四散往草丛里钻。母狗叫声更见焦虑,不住地用力,也挣脱不了套着它的绳子。

大白猫见状,竟飞奔而去,把四只乱跑的小狗一个个衔到狗窝里,自己拖长身子躺下,让四只小狗吸它的奶。四只小狗视其如母,乖乖地不乱跑了。白猫那安详施展温暖母爱的画面,令人称奇。

母狗因绳子长度所限,不能近前,但看到四个儿女安然地扑到白猫的怀里,它也立即安静下来了。

那天正是母亲节,播音员看着这个画面,很风趣地说:“今天是母亲节,到底谁是母”节目里传出一片温馨的笑声。

另一个画面是,住在乡下的一家人,养了一群小鸭,像是刚刚孵出,小鸭都一身绒毛,走起路来一歪一歪,脚步都还不



稳。它们正在草丛中觅食,突然大雨倾盆,小鸭个个惊慌失措,家中的狗见状,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穿梭来去,把一只只小鸭衔进院子的储藏室内。自己躺下给小鸭们取暖,并用舌头舔它们身上的水珠,那无比慈爱的表现,两位播音员都禁不住啧啧称赞。

第三个画面是,一家建筑很别致的房屋,前檐不仅宽大,并且有起伏的坡度,起伏处下面有设计精美的木栏,相互交叉,上面盖有透明的玻璃。从地面爬起的藤蔓稀稀疏疏地散在玻璃上面,开着红红的小花,又给这人工的艺术美增添些自然的色调。建设师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连鸟儿也看中了,麻雀和另一种比麻雀身体大两三倍的鸟,都衔草来檐下造窝。

令人称奇的是四只父母鸟来去衔草,造的却是同一个窝,它们竟不争不斗!更让人惊奇的,是两只体态、羽毛截然不同的母鸟都在此窝中产卵、孵小鸟,它们相容相安,亦不互侵互斗。

幼鸟孵出了,父母鸟都衔食来喂幼儿,感人的是他们不分彼此,谁都不只喂自己的儿女。体大的幼鸟嘴巴也大,每次从麻雀嘴中取食,把麻雀连嘴带头都吞了下去,而麻雀送下食物,把头从它嘴中拔出,毫不显出痛苦,次次都是如此。

由于这个情景的奇特和罕见,这家主人自它们建窝到幼鸟出世,他们从没有惊扰过它们,任它们自由来去。邻里间也传为佳话,每天这家门前都有来看奇景的成人和儿童。



窗外的风景

在一家医院的一间重病房里，住着两位患有同样病的病人。这间病房只有惟一的一扇窗户，窗外的风景惟有靠窗的床上那位病人看得见。

每天，靠窗的那位病人在治疗间隙，可以趴在窗台看一会儿窗外风景，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位病人的病比同室另一位看不见窗外风景的病人好转得快些。要知道，整天躺在一间闭塞的病房里，看不见一点花草树木，那是多么的不幸！

“嘿，伙计！窗外有什么？能不能讲给我听，让我同你分享。”看不见风景的病人终于忍不住向靠窗那位病人央求道。

“好的，伙计！”靠窗的病人爽快答应道。

于是，每天在治疗间隙，靠窗的病人向另一位病人讲述着他看得见的窗外的一切：

——窗外是一处美丽的花园，花园里的花真漂亮，红的、粉的、紫色的、万紫千红。

——花园里有湖，湖上的人们在春日里泛舟，一对恋人正在湖边的垂柳下卿卿我我。

——那地上的草呀，绿得让人心醉，要是能在它上面打滚，我敢保证那美妙滋味绝不是我们现在睡着的病床所能比的！



——呀，今天花园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她多像我 30 年前的梦中情人……

靠窗的病人描述的一切，让看不见窗外风景的人心中升起无限的渴望和对生命的热爱，也让他对靠窗的病人堆积了越来越多的忌妒之情。他心想，要是我能睡在靠窗的那张病床，那一切该是多么好啊！

一天深夜，靠窗的病人突然病情加重，他挣扎着试图敲响床头的呼救铃，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第二天早上，护士发现他死了，便叫人搬走了他的尸体。

看不见窗外风景的病人向护士请求后，迁到了靠窗的床上。他终于可以亲眼欣赏窗外的美景了，他朝窗外望去——窗外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堵灰白的墙。



黄玫瑰的心

为了这绝望的爱情,丹尼尔已经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沮丧、疲倦、行尸走肉的日子。昨夜从矿坑灾难中采访回来,因疼惜生命的脆弱与无助,他躺在床上不能入睡。

清晨,当第一道阳光照入丹尼尔的卧室,丹尼尔决心为那已经奄奄一息的爱情做最后的努力。他想,第一件该做的事是到花店买一束玫瑰花,要鹅黄色的,因为他的女友最喜欢黄色的玫瑰。

刮好胡子,他勉强拍拍自己的胸膛说:“振作起来。”想到昨天在矿坑灾难前那些沉默哀伤但坚强的面孔,就出门了。

往市场的花店路上,丹尼尔想到在一起5年的女朋友,竟为了一个其貌不扬、既没有情趣又没有才气的人而离开他,而他又为这样的女人去买玫瑰花,既心痛又心碎,生气又悲哀得想流泪。

到了花店,一桶桶美艳的、生气昂扬的花正迎着朝阳开放。

找了半天,丹尼尔才找到放黄玫瑰的桶子,只剩下9朵,每一朵都垂头丧气,“真怪,人在倒霉的时候,想买的花都垂头丧气的,”他在心里咒骂。

“老板,”他粗声地问,“还有没有黄玫瑰?”



老先生从屋里走出来,和气地说:“没有了,只剩下你看见的那几朵啦。”

“每一朵的头都垂下来了,我怎么买?”

“喔,这个容易,你去市场里逛逛,半个小时后回来,我保证给你一束新鲜的,有精神的黄玫瑰。”老板陪着笑,很有信心地说。

“好吧。”丹尼尔心里虽然不信,但想到说不定他要向别的花店调,也就转进市场逛去了。

好不容易在市场里熬了半个小时,再转回花店时,老板已把一束黄玫瑰用紫色的丝带包好了,放在玻璃柜上。

丹尼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这就是刚刚那一些黄玫瑰吗?——它们垂头丧气的样子还映在我的眼前。”

“是呀,就是刚刚那黄玫瑰,”老板还是笑眯眯地说。

“你是怎做到的,刚刚明明已经谢了。”他听到自己发出惊奇的声音。

花店老板说:“这非常简单,刚刚这玫瑰不是凋谢,只是缺水,我把它整株泡在水里,才20分钟,它们全又挺起胸膛了。”

“缺水?你不是把它插在水桶里吗?怎么可能缺水呢?”

“年青人,玫瑰花整株都需要水呀,泡在水桶是它的根茎,就好像人吃饭一样。但人不能光吃饭,人要用脑筋、有思想、有智慧,才能活得抬头挺胸。玫瑰花的花朵也需要水,在田野里,它们有雨水露水,但是剪下来后就很少人注意它的头也需要水了,整株泡在水里,很快就恢复精神了。”

丹尼尔听了非常感动,愣在那里:“呀,原来人要活得抬头挺胸,需要更多智慧,应当把干枯的头脑泡在冷静的智慧



水里。”

当他告辞的时候,老板拍拍他的肩膀说:“年青人,要振作呀!”这句话差点使他流泪走回家,原来老先生早就看清他是一朵即将枯萎的黄玫瑰。

回到家,丹尼尔放了一缸水,把自己整个人埋在水里,体会着一朵黄玫瑰的心,起来后通身舒泰,决定不把那束玫瑰送给离去的女友。

那一束黄玫瑰每天都会泡一下水,一星期以后才凋落花瓣,但却是抬头挺胸凋谢的。



两个乞丐

一个男乞丐由北向南而行，一个女乞丐由南向北而行，他们相遇了。

“啊！你那么像我，你的神情、你的服饰，以及你手中端着空碗，与我毫无二致！”他说。

“你也多么像我，尽管我是初次遇见你，但是我似乎很早以前就认识你。”他说。

两个乞丐彼此吸引，他们都感觉到对方爱上了自己。

于是，他们不再离去，他们面对面站着，手里端着空碗。

“你在乞求什么？”他问。

“还用问么？乞求你的爱呀，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应该是爱我的，除了我，谁还会像我一样像你呢？把你的爱满满地倾倒进我的空碗里吧，让我像饮美酒一样一饮而尽。”她说。

“哈哈！你难道没有看见么，我手里端着的也是一只空碗呀，我也乞求你把你对我的爱全部倾入我的空碗，让它填满我饥饿的情感之腹。”他说。

“然而，既然你爱我，为何不给予我？”她问。

“是呀，既然你也爱我，就应该把相同的爱给予我呀。”他说。



“我的碗是空的,如何能给予呢?”她问。

“我的碗难道是满的么?”他反问。

两个乞丐彼此相互乞求着,彼此向对方伸着空空如也的碗,乞求着对方的情感。

很久很久,他们彼此什么也没有乞求到。他们已筋疲力尽,各自叹息着,走自己的路去了。他们去向另外的人乞讨。



回 报

一天傍晚,乔驾车回家。在这个中西部的小社区里,要找一份工作是那样的难,但乔一直没有放弃。冬天迫近,寒冷终于撞击家门了。

一路上冷冷清清。除非离开这里,一般人们不走这条路。乔的朋友们大多已经远走他乡,他们要养家糊口,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乔留下来了。这儿毕竟是埋葬乔父母的地方,乔生于斯,长于斯,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

天开始黑下来,还飘起了小雪,乔得抓紧赶路。乔差点错过那个在路边搁浅的老太太。乔看得出老太太需要帮助。于是,乔将车开到老太太的奔驰车前,停下车来。

虽然乔面带微笑,但她还是有些担心。一个多小时了,也没有人停下来帮她。乔会伤害她吗?乔看上去穷困潦倒,饥肠辘辘,不那么让人放心。乔看出老太太有些害怕,站在寒风中一动不动。乔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只有寒冷和害怕才会让人那样。

“我是来帮助你的,老夫人。你为什么不到车里暖和暖和呢?顺便告诉你,我叫乔。”他说。她遇到的麻烦不过是车胎瘪了,乔爬到车下面,找了个地方安上千斤顶,又爬下去一两次。



结果,乔弄得浑身脏兮兮的,还伤了手。当拧紧最后一个螺母时,她摇下车窗,开始和乔聊天。她说,她从圣路易斯来,只是路过这儿,对乔的帮助感激不尽。乔只是笑了笑,帮她关上后备箱。

她该付乔多少钱,出多少钱她都愿意。乔却没有想到钱,这对乔来说只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上帝知道过去在乔需要帮助时有多少人曾帮助过他呀。乔说,如果她真想答谢乔,就请她下次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也给予帮助,并且“想起我”。

乔看着老太太发动汽车上路了。天气寒冷且令人抑郁,但乔在回家的路上却很高兴,开着车消失在暮色中。

沿着这条路行了几英里,老太太看到一家小咖啡馆。她想进去吃点东西,驱驱寒气,再继续赶路回家。

侍者走过来,给她一条干净的毛巾擦干她湿漉漉的头发。她面带甜甜的微笑,是那种虽然站了一天却也抹不去的微笑。老太太注意到女侍者已有近八个月的身孕,但她的服务态度没有因为过度的劳累而有所改变。

老太太吃完饭,拿出 100 美元付账,女侍者拿着这 100 美元去找零钱。而老太太却悄悄出了门。当女侍者拿着零钱回来时,正奇怪老太太去哪儿了,这时她注意到餐巾上有字,上面写着:“你不欠我什么,我曾经跟你一样,有人曾经帮助我,就像我现在帮助你一样,如果你真想回报我,就请不要让爱之链在你这儿中断。”她眼含热泪。

虽然还在清理桌子,服务客人,但这一天女侍者又坚持下来了。晚上,下班回到家,躺在床上,她还在想着那钱和老太太的写的话,老太太怎么知道她和丈夫那么需要这笔钱



呢？孩子下个月就要出生了，生活会很艰难，她知道她的丈夫是多么焦急。当乔躺到她旁边时，她给了乔一个温柔的吻，轻声说：“一切都会好的。我爱你，乔。”



人性的光辉

特加很容易动情。有一次,基罗夫芭蕾舞团的“天鹅湖”落幕时,特加泪如雨下。每次在纪录片里看到罗查·班尼斯达创出“不可能打破”的纪录,不到4分钟跑完1英里时,特加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特加想,他一看到人们表现人性光辉的一面,便会深深感动,而他们不必是伟大的人物,做的不必是伟大的事。

就拿几年前特加和妻子去纽约市朋友家吃饭那个晚上来说吧。当时雨雪交加,他们赶紧朝朋友家的院子走去。特加看到一辆汽车从路边开出,前面有一辆车在等着倒进那辆车原来的停车位置——这在拥挤的曼哈顿区是千金难求的。可是,他还未及倒车,另一辆车已从后面抢上去,抢占了他想占据的位置。“真缺德”!特加心想。

妻子进了朋友的家,特加又回到街上,准备教训那个抢位的人。正好,那人还没走。

“嗨!”特加说,“这车位是那个人的。”特加打手势指着前面那辆车。抢位的人满面怒容,对特加虎视眈眈。特加感到自己是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他那副凶相也就不以为然。

“别管闲事!”那人说。“呸,”特加说,“你知道吗,那人



早就等着那个车位了。”话不投机，他们很快吵了起来。不料，抢车位的人自恃体格魁伟，突施冷拳，把特加打倒在他的车头上，接着便是两巴掌。特加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心想前面那个司机一定会来助特加一臂之力。令特加心碎的却是，他目睹此情此景后，开着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抢位的人“教训”了特加一顿以后，扬长而去。特加擦净了脸上的血迹，悻悻地走回朋友家。自己以前是个海军陆战队员，身为男子汉，特加觉得非常丢脸。妻子和朋友见特加脸色阴沉，忙问特加发生了什么事，特加只能编造说是为车位和别人发生了争吵。他们自然知道里面定有蹊跷，也就不再多问。

不久，门铃又响了起来，特加以为那个家伙又找上门来了。他是知道特加朝这里走来的，而且他也扬言过，还要“收拾”特加。特加怕他大闹朋友家，于是抢在别人之前去开门。果然，他站在门外，特加的心一阵哆嗦。

“我是来道歉的”。他低声说，“我回到家，对自己说，我有什么权利做出这种事来？我很羞愧。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布鲁克林海船坞将要关闭，我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今天被解雇，我心乱如麻，失去理性，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

事过多年，特加仍记得那个抢位的人。特加相信，他专程向特加道歉，需要多大的力量和勇气，在他身上，特加又一次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至今特加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在他向特加告辞时，特加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希望之弦

一位弹奏三弦琴的盲人,渴望能够在他有生之年看看这个世界,但是遍访名医,都说没有办法。有一日,这位民间艺人碰见一个道士,这位道士对他说:“我给你一个保证治好眼睛的药方,不过,你得弹断一千根弦,才可以打开这张纸单。在这之前,是不能生效的。”

于是这位琴师带了一位也是双目失明的小徒弟游走四方,尽心尽意地以弹唱为生。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在他弹断了第一千根弦的时候,这位民间艺人急不可待地将那张永远藏在怀里的药方拿了出来,请明眼的人代他看看上面写着的是什么药材,好治他的眼睛。

明眼人接过纸单来一看,说:“这是一张白纸嘛,并没有写一个字。”那位琴师听了,潸然泪下,突然明白了道士那“一千根弦”背后的意义。就为着这一个“希望”,支持他尽情地弹下去,而匆匆 53 年就如此活了下来。

这位老了的盲眼艺人,没有把这故事的真相告诉他的徒儿,他将这张白纸慎重地交给了他那也是渴望能够看见光明的弟子,对他说:“我这里有一张保证治好你眼睛的药方,不过,你得弹断一千根弦才能打开这张纸。现在你可以去收徒弟了,去吧,去游走四方,尽情地弹唱,直到那一千根琴弦断光,就有了答案。”



玫瑰的寓言

一个男人患了绝症,有生之日已不多。为了报答妻子的真情,也为了安抚自己的心灵,他决定向妻子坦白埋在心里五年的一段隐私:

“你得先答应我,无论此事多么伤害你,你都要原谅我。”

妻子眼里顿时噙满泪水,哽咽着点了点头。

男人摊开掌心,呈现一朵干枯红玫瑰。他缓缓说出了一段往事。原来五年前他和一个女人好过,这玫瑰就是分手时她留下的。没等说完,夫妻俩就抱头痛哭起来。

这之后,妻子对男人更加温柔体贴了。男人如释重负。

后来,男人的生命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生活又归于平静。但在平静的日子里,妻子想起那朵玫瑰,越想越咽不下去。他们终于离婚了。



一片最喜欢的面包

一对夫妇庆祝结婚 50 周年。他们的子孙和亲朋好友在礼堂为他们开了个盛大的庆祝会。参加完庆祝会之后,老夫妇带着疲惫的身体和满心的愉悦回到祥和宁静的家中。

他们整天都带着兴奋的心情忙着与朋友交谈,所以一直都没吃什么食物。因此,他们决定在睡前喝杯咖啡,吃些自制的面包和奶油。他们坐在厨房餐桌前,老先生拿出一条新鲜的面包,切下尾端递给结婚 50 年的老伴。老太太一时之间怒火大发。

她对老先生吼道:“50 年来,你总是将面包的尾端切给我,我受够了,你一点儿也不关心我的喜好!”老太太的怒气一发面不可收拾,这都起因于一片面包。老先生坐在一旁,对自己所听到的抱怨惊讶不已。

老太太终于止怒后,老先生小声地对她说:“亲爱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片。”



爱的力量

有一个印度人来到喜马拉雅山朝圣。在那个时候,要去那个地方的确非常困难,有很多人一去不回——道路非常狭窄,而且道路的旁边是一万英尺的深谷,终年积雪,只要脚稍微滑一下,你就完蛋了。那个印度教的门徒尝试了,他带很少的行李,因为要带很多行李在那些高山上行动非常困难,那里空气非常稀薄,呼吸很困难。

就在他的前方,他看到一个女孩,年纪不超过十岁。她背着一个很胖的小孩,一直在流汗,而且喘气喘得很厉害。当那个门徒经过她的身边,他说:“我的女儿,你一定很疲倦,你背得那么重。”

那个女孩生气地说:“你所携带的是一个重量,但是我所携带的并不是一个重量,他是我的弟弟,而我爱他。”他感到很震惊,她是对的,这之间有一个差别。在磅秤上当然是没有差别的,不管你背的是你弟弟或是一个背包,磅秤上将会显示出实际的重量。但是就心而言,心并不是磅秤,那个女孩是对的。



骆驼妈妈

有一个美国旅行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看到这样的一幕：

无人区里有一只母骆驼带着几只小骆驼一路低着头，不时地停下来闻着干燥的沙子。按照常识，美国人知道这是骆驼在找水喝。它们显然渴坏了，几只小骆驼无精打采地走着。在太阳的炙烤下，它们的眼睛血红血红的，看起来要支撑不住了。

旅行者还发现，小骆驼们紧紧地挨着骆驼妈妈，而母骆驼总是根据不同的方向驱赶孩子们走在她的阴影里。

终于，它们来到了一个半月形的泉边，它们停住了。几只小骆驼兴奋异常，打着响鼻。

可是，泉水离地面太远了，站在高处的几只小骆驼不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把嘴凑到泉水边上去。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那只骆驼妈妈围着她的孩子们转了几圈，突然纵身跃入深潭……水终于涨高了，刚好能让小骆驼们喝着。



野狼伉俪

布郎山上发现了狼和狈，令周围的居民望山色变。狈是一种罕见的动物，它的身材瘦小，但头脑发达，异常狡诈，因为前腿生得短，总要趴在狼的背上奔走。狼有了高明的军师，连猎人都束手无策。

一天，山寨全体猎人和猎狗上山围剿。

猎狗开始追杀狼狈，雄壮矫健的狼拼命搏斗，咬死两只猎狗冲出包围，但为了救援在厮杀中摔落的狈，又返回猎狗群冲杀，耳朵、尾巴被猎狗齐根撕掉，血染全身。它猛蹿起来一阵狂咬，一瞬间，竟把猎狗们震住了，它趁机驮起狈突围。猎狗到底是训练有素的，它们分成两组，分别冲向狼和狈，狈又摔落下来，被猎狗群咬得无法招架，发出垂死的哀嚎，狼闻声一愣，一只猎狗趁机一伸爪，抠出一只狼眼，狼惨叫一声，却奋不顾身冲向狈的方向，狈已无力爬上狼背，狼护住狈，与狈相拥着被咬死。

人们蜂拥而至，拨开狼，想看看稀罕的狈。可哪是什么狈？原来是只被捕兽夹折断前肢的母狼，而且还怀着狼崽。



患难之交

一个炎热的下午,几个闲得发慌想寻求刺激的男孩子抓到一只瘦瘦的小野猫,他们轮番用石子儿去砸小猫取乐。可怜的小猫本来就因为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一块尖利的石头打中它的后腿,它“喵喵”凄惨地叫着。其中的一个男孩子拎起了奄奄一息的小猫,他们走到附近一个池塘,准备把小猫淹死。这时,一只也是无家可归的大黑狗正好路过池塘,它见到男孩们把小猫扔进了池塘,还用石子儿砸那只在水里做最后挣扎的小猫。按理说,狗和猫一般是合不拢的,见了就要打架,可是此时此地,连野狗都无法忍受男孩子们残酷的游戏。它愤怒地扑向那几个男孩子,发狂地大声吼叫!几个男孩子被这个突然出现的大黑狗吓得浑身发抖,哇哇叫着四散跑开了。大黑狗转过身来,扑通一声跳进池塘,它用嘴小心地叼起正在下沉的小猫,把它救上岸来。可怜的小猫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大黑狗趴在小猫身边,温柔地去舔它的脸和身上的伤痕。大黑狗把小猫带到了它的窝里。在以后的几天里,大黑狗每天出去找吃的东西带来喂小猫吃,小猫的伤势也好转了。从此,这看似不相称的一对却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血 奶

年轻的母亲正在温馨的家里一边织着毛衣，一边用脚轻轻拨动着摇篮里年幼的孩子。

突然间地震发生了，母子一同坠入了废墟和黑暗中。万幸的是，母子都没有受伤，母亲把孩子紧紧抱在怀中，等待援救。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

孩子吃尽母亲双乳里的最后的两滴奶，哭声渐渐衰弱，再不获救，孩子将被渴死饿死先于母亲而去。

绝望中的母亲两手乱扒，企图从钢筋水泥中获取食物，她的手触到了织衣针，心中一阵狂喜：孩子有救了。

一周之后，母子俩终于重见天日，孩子安然无恙，母亲却永远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得很。人们惊奇地发现，母亲每个手指上方都扎了一个小孔，孩子正是靠吸吮母亲的血存活下来的。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中。



一束白色的栀子花

一束鲜花——一束白色的栀子花，总会在我的每个生日送到我的家里。花束里没有通常可见的留言卡；到花店老板那里也查不出赠花人的姓名，因为这花是现金零售的。白色的栀子花依偎在柔和的粉红色的包装纸中，纯洁无瑕，芬芳沁人，为我带来了无尽的欣悦。

我没法查明送花人的身份，然而没有一天不在揣想这位匿名者的形象。每一次我想起这位也许是出于羞涩或是出于乖僻而不愿意透露自己真名实姓的神秘人士的时候，都是我最为幸福的时刻。

妈妈也给我的想象推波助澜。她多次问我，是不是我曾经为某人做过什么好事，而今他以这种方式向我表示他的谢意？会不会是那位我常常帮他卸车的开杂货店的邻居？会不会是那位老人，在整个寒假里我都帮他取邮件，让他省去在冰地上滑倒的危险？会不会是哪位青年人，对我怀有浪漫之想？我实在没法知道。而栀子花的馥郁与温馨却无时无刻不陪伴在我的身旁，让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可爱的，值得别人关心与爱。

我就是在这栀子花香中想象，在栀子花香中成长，一直到22岁。这一年，我妈妈过世了，生日里的栀子花也就是在这一年中断的。



捡拾碎片

有一对小夫妻吵嘴了。

女的一生气,把结婚照片撕成两半儿,男的更气,夺过来接着撕,哎——,哎——,结婚照立刻成了碎片片!

女的哭了:“离婚!”男的火了:“离就离!谁不离谁是孙子!”双双夺门而去。

有个老人听说了这件事,极平静地对他们俩说:“别,先别离,先回家看看,把满地的碎片片捡起来,把上面的花朵对齐了,会出现奇迹的!”

于是女的先回家,开始小心翼翼地捡拾地上的碎片,不久男的也回来了,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捡拾碎片,就这么检着捡着,也就捡回了一串极芳香极美丽极温馨的回忆!

心里像有春风吹过,热乎乎地:女的悄悄地哭了,男的也傻愣愣地站着,看着妻子,鼻子里直发酸。

突然,女的哇的一声扑进男的怀里,泪如雨下,男的也就一把搂着她,搂得很紧,一起看着那张重新拼接好的照片——照片上有花,他和她也像花,都笑得极灿烂。

那以后,灿烂簇拥着他们,他们再也没吵过。



感召的情书

两汉时的蜀中才子司马相如，赴考中榜，官至中郎将。他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妻子以及自己对妻子诺言。5年过去了，他才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全封信上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这几个数目字。

聪明的妻子卓文君猜到丈夫要抛弃她了，于是巧妙地将丈夫信的数目字，联成这样的诗句：

一别之后，二地相思，只说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字无可传，九连弦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喧！郎呀郎，也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司马相如读完信后，深感自疚，实在有愧贤惠的妻子，终于高车驷马，亲自回家乡接卓文君到长安。



在区公所

柜台的窗口内，是一位年轻的男性职员，他的前面站着一个表情坚决的女人。

“在这里提出离婚申请书就可以了吗？”

“是的。但是，你真的要离婚吗？”

“不错，我绝对要离婚。”

“但是，我认为你还是再仔细考虑一下比较好。”

“不要。我已经受够了，真的再也不能相处了。我一定要离婚。”

“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也有一些好的事情吧！不要为了一些小事冲动……”

“你这个人好罗嗦！——一个小小的公务员罢了！”

“唔！虽然我只是个小公务员，但是因职务的关系，处理一些离婚的文件，也听了一些当事人的话，知道大部分离婚女人，结果都是非常不幸福的。”

“啊！你这个人真是太讨厌了。我就是讨厌这种唠唠叨叨的人。像你这种人只能当个小公务员，一辈子也成不了大事。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是……”

“不要再罗嗦了。总之我要离婚！”

“别这么说嘛！让我们重新开始吧！由纪子……”



迟到的母爱

一个20岁聪明美丽的女孩,得了急性肾炎,两肾已坏死95%。经医生分析,只能做肾移植手术,而捐肾者必须是血型组织相配的亲人。

20年前,这个女孩的亲生母亲把她送给现在的养母。当亲生母亲得知女儿需要换肾时,毅然决定捐肾给女儿。尽管她已多年未见女儿,而且与女儿相隔千里,她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女儿治病的医院。

在手术前的晚上,这对亲生母女团聚了。在这个晚上,做母亲的得到了她最渴望的东西:女儿的宽恕。



平凡的母爱

她 20 岁时嫁给丈夫,新家只有竹制的一张桌子,几个凳子,一张大床。但她很满足。

许多年过去了,她生了 4 个孩子。在那段日子里,她的心都在孩子身上。

孩子上学以后,有一次女儿问她:“妈,你读过尼采吗?”

她说:“没有。”女儿又问:“读过世界名著吗?”她说:“没有。”女儿心里有些不解:母亲竟然是个没学问的人。她没有注意到女儿的想法,她只说:“孩子,吃饭吧,今天是你最喜欢吃的菜。”

又过了很多年,女儿也成了家庭主妇。当女儿照着她的样子照顾家人时,忽然理解了她的。

她的一生,非常平凡,但她是伟大的。多年的家庭生活,孩子从来没有看到一次她抱怨的样子,她是一个永远不生气的人。这不是因为她软弱,而是因为她坚强。40 多年里,她似乎生活在“无我”的意识里,但她如一棵大树,在生活的风雨里,护住 4 个孩子和丈夫,她没说过一句爱丈夫的话,可是丈夫迟归一会儿,她总叫孩子们先吃饭,自己等丈夫,年年如此。



血浓于水

一位 19 岁的犹太青年，被关入德国集中营，要被处死。

他在家最小，母亲深爱着他。当母亲听说他要被处死时，惊得晕了过去。后来她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交换儿子的生命。

临刑前，她对儿子说：“我已经活得够久了，而你还年轻，必须活下去。”

每个人只活一次，但这位母亲却给了儿子两次生命。

狄更斯说：“伟大的生命，即使在它的阴影和微弱的反映中，也能洁净人心，而且把这高尚的天性提高得跟天使更接近。”

亲爱的读者，你认为如何呢？

身披盔甲的战士途经乡间，突然听到女人的哭喊声，他马上精力充沛策马飞奔，奔向她的城堡。原来她被一只野兽困住了。勇敢的武士拔剑刺杀野兽，结果公主接受了他。

城堡之门打开了，公主的家人和全镇的人民都欢迎他，为他庆祝。他受邀住在城中，人民视他为英雄。他和公主恋爱了。

一个月后，武士又去旅行。回来时，听到他的爱人哭泣求救。另一只野兽正袭击城堡。武士抵达时，又拔剑刺杀野



兽。在他冲上前时,公主从城堡里哭喊:“别用剑,用绳子比较好。”

她给他绳子,又好像在示范他该如何使用。他犹豫不决地按她的旨意,将绳子套上了野兽的脖子,然后用力一拉。野兽死了,每个人都很高兴。

庆祝晚会上,武士觉得自己并没有立下功劳。因为他用的是她的绳子,而不是自己的剑,他觉得承受不起全镇人民的信任和赞美。他因沮丧而忘了擦亮自己的盔甲。

一个月后,他又去旅行,随手带着剑。公主叮咛他多保重,并把绳子交给他。他回来时,又看到一只野兽在攻击城堡,他马上拔剑往前冲,心里却想,也许可以用绳子。正在犹豫不决时,野兽向他吐火,烧伤他的右臂。他犹豫不决地望着窗口,公主正向他挥手:

“绳子没用了,用这包毒药。”

她把毒药丢给他。他把毒药倒入野兽的嘴里,野兽立刻死掉。人人欣喜庆祝。但武士却以此为耻。

一个月后,他又去旅行,随身带着他的剑。公主叮咛他凡事小心,并要他带上绳套毒药。她的建议使他困扰,但还是将它们放入行李中。

在旅途的某条街上,他听到另一个女人的哭泣,他冲上去解救她时,心中的沮丧已完全消除,但在拔剑时又犹豫起来,他不知道该“用剑、用绳套?还是用毒药?”公主会建议他用什么?

他困惑了好一会儿,随即他回忆起尚未遇见公主前只带剑的情形。他重新建立自信,丢掉绳套和毒药,以他自信之剑来对付野兽。最后,他杀了野兽,城民都欢欣鼓舞。



身披闪亮盔甲的武士再也没有回到公主身边,他留在该镇过快乐的日子。他结婚了。在结婚前他确信他的女人不知道绳套与毒药的事。

满头白发了,年老和疲惫使他不能再玩耍了,也不能赚钱或出海航行了。

树说:“我还有一个不错的树桩,你何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呢?”

他果然坐下来了,树又是满心欢喜。



婚姻的双腿

她感觉婚姻不幸福,因为她总认为丈夫太木纳,缺少浪漫。她幻想着那种激情而欢乐的婚姻生活。

有一天,她迷上了英俊潇洒的男子,她被他的气质深深地感染了,她决心要离开自己的丈夫,去投向梦中的“白马王子”怀里,她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她母亲就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人特别羡慕别人骑马,他非常渴望有匹自己的马,他觉得骑上马很潇洒,而且脚走路真是太麻烦太没意思了。

于是有人告诉他:要想得到马,必须用你的腿来换。

这人听了,立刻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双腿,他终于得到了一匹马,这个人骑上马真是太高兴了。

马的奔驰带给他一种飞翔的梦一般的感觉。

但是他渐渐地发现:人不能总骑在马背上,当他下马时,才发现他失去了双腿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

没有马只是一点小小的遗憾,没有腿却是终身的苦难,母亲问她:“难道你非要想砍断自己的婚姻的双腿,而去追寻梦中浪漫的白马王子吗?”

她终于明白过来,从此再不埋怨丈夫也不再去幻想那些缥缈的东西,生活却越来越幸福了。



请给我五分钟

记得那是去年的情人节，和女友一起坐车回家。劳累而烦躁的客车让我们疲惫不堪。颠簸的客车卷起大片大片的灰尘，所有的眼睛都像是熄灭的灯，整个车里的人，大概没有谁还记得情人节了。

女友轻轻拥着我的手臂，微闭双眸。透过窗子，在不远的小山上我发现了一片盛开着迎春花，在灿烂的阳光卜，迎春花开得异常烂漫。

我轻轻唤醒身边的女友，对她说：看！春天来得真早。

“请给我五分钟时间，只要五分钟。”我走到司机身旁，请求道。担心他不同意，我答应他愿意拿10元钱来交换这五分钟。

大概是金钱的作用吧，司机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迅速跳下车，朝那片盛开着迎春花的小山坡跑去。

当我掏出10元钱给那位司机时，司机拒绝了，他说：“给我一束小花吧，我要送给我的妻子。”

我和女友将手中的花一枝一枝地分给车上的每一个人，然后由这些人送给他们的爱人、母亲、儿女……



看似美丽的丝带

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丈夫的脾气暴躁，总是抱怨妻子不够温存和体贴，妻子呢，更是对丈夫的行为不能容忍，她感觉她的丈夫已经不爱她了。

心情沉闷的妻子来到老族长那里，对他讲述了和丈夫的事情，并请求老族长给她指点迷津。老族长考虑了一下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这条丝带系在狮子的脖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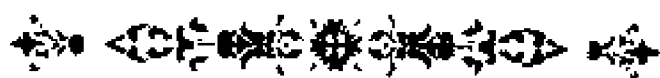
那时，村里经常有狮子来走动，但那狮子很凶猛，几乎没有人敢走近他，这使她很犯难。她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第二天，她牵了一只小羊来到狮子的面前，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把小羊放在那里就回家了。狮子很迷惑。以后的每个日子里，她都会在同一时间里，给狮子送一只小绵羊过去。渐渐的狮子喜欢上了她，觉得她是一个很温柔、很殷勤的女人。狮子一见到她，就会热情的向她摇尾巴，并走向前来，让她抚摩。她知道狮子已经对她信任和喜欢上了，所以也大胆的走上去和狮子亲近。终于，她很容易的把那条丝带系在了狮子的脖子上了，狮子不但没有反抗，反而高兴地直晃脑袋。

她去找老族长，告诉他已经把丝带系在了狮子的脖子上。



了,并把经过讲给老族长听,老族长笑道:我的办法就是让你用驯服狮子的办法去驯服你的丈夫啊!去试着再把条丝带系在你丈夫的脖子上吧!





经典爱情

一天,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我会把一半给我的母亲,另一半给你。”

小女孩喜欢上了小男孩。那一年他12岁,她10岁。

过了10年,他们的村子被洪水淹没了,他不停地救人,有老人,有孩子,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惟独没有去救那个女孩。当她被别人救出后,有人问他:“你既然喜欢他,为什么不救她?”他轻轻地说:“正是因为我爱她,我先去救别人。她死了,我也不会自个儿活着。”于是他们在那一年结了婚。那一年他22岁,她20岁。

后来,全国闹饥荒,他们同样穷得揭不开锅,最后只剩下一点点面了,男孩做了一碗汤面,他舍不得吃,让她吃;她舍不得吃,让他吃!三天后,那碗汤面发霉了。当时,他42岁,她40岁。

因为祖父曾是地主,他受到了批斗。在那段年月里,“组织上”让她“划清界线、分清是非”,她说:“我不知道谁是人民内部的敌人,但是我知道,他是好人,他爱我,我也爱他,这就足够了!”于是,她陪着他挨批、挂牌游行,夫妻二人在苦难的岁月里接受了相同的命运!那年,他52岁,她50岁!

许多年过去了,他们调到了城里,每天早上乘公共汽车



去市中心的公园。当一个青年人给他们让座时,他们都不愿坐下而让对方站着。于是两人靠在一起手抓紧扶手,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车上的人竟不由自主地全都站了起来。那一年,他72岁,她70岁。

她说:“10年后如果我们都已死了,我一定变成他,他一定变成我,然后他再来喝我送他的半碗粥!”

70年的风尘岁月,这就是爱情。



呼 吸

我刚入睡，正做噩梦，突然听见一个很低的、颤抖的、熟悉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我异常激动地从床上坐起来，仔细倾听，望着黑暗处——我明显地觉得，妻子从黑暗处叫我，警告我预防危险和不幸，她想拯救我，帮助我。

不，不，这是错觉、做梦，我们昨天吵了架，我想到她了……不过，她叫我时，声音是那么激动、温柔和奇特……

妻子在隔壁房间睡觉，那里像冬夜般沉静——既没有沙沙声，也没有其他声音——我由于预感到自己、妻子，甚至全世界都会发生意外的不幸而胆战心惊，猛地从床上跳起来，心脏急速跳动，光脚踏在冰凉的地板上走近隔壁房间开着的房门。

我终于听到了妻子均匀的呼吸，害怕把她惊醒，又小心地回到自己的床上，不过，这时已经不能入睡，而是回忆那温柔地低声呼唤我的声音。

整个上午，我的耳际一直缭绕着这种声音。于是决心问问妻子，是否睡得很好，夜里是否叫过我。

“多奇怪……夜里我仿佛叫过你。你问这干什么？”她困惑地望着我。

“你真的叫过我吗？”



“真的。”

“我不明白。你是在梦里叫我的吗？”

“我忘了是在梦里还是睡醒后叫的。”

“为什么你叫我？你想些什么？”

“我感到害怕，觉得很孤独，于是，仔细听你的呼吸，因为除了你以外我没有任何亲人。”

“我也听……你的呼吸，亲爱的。”



你在心中有我的位置吗

特奥·埃林霍恩是个前线士兵，已成了一场早已输了的战争的炮灰。1942年12月30日，一年即将结束，特奥·埃林霍恩所属的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了。他不能再得到任何消息，那里只有你死我活的战斗。

这个金发青年蹲在战壕中。前线离他只有500米远。弗伦斯堡来的延斯已死在他身旁。斯大林格勒的管风琴在不停地演奏死亡曲。炮弹落在特奥·埃林霍恩和死了的同伴身旁，把他掀入冰冻的泥潭里。

斯大林格勒，除夕夜，零点30分。他心中还有一丝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他参战前爱上的姑娘伊尔姆加尔德。他手里还剩下一个战地用的信封和最后一枚邮票。给她写信，给他的希望写信。铅笔头把美好的心愿写在灰色的纸上：“亲爱的伊尔姆加尔德，你心中还有一小块地方给我吗？”他第一次向她表露心迹，“我早就把你锁在我的心里了。”

也许特奥·埃林霍恩在第二天夜里就死了，也许在第三夜死了。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这位来自坎彭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他的故乡了，他永远也不能拥抱伊尔姆加尔德了。他再也不会收到她的回音。

50年后，德意志电视台当代史编辑部主任吉多·克诺



普在莫斯科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这是德国士兵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中写的众多封信中的一封。德意志电视二台找到了其中 46 封信的主人。他们是这些士兵的女友、女儿、母亲和兄弟姐妹。

伊尔姆加尔德今年 70 岁,白发苍苍,粉红的面颊,穿了一件有小蝴蝶结的衬衫,像电视广告中的一位老奶奶。当她收到特奥·埃林霍恩长达 4 页的信时,激动得哭了。她每看一页纸就需要近一刻钟的时间。她边哭边回忆说:“是的,当时……是的,如果我知道他是那么爱我的话,我们会成为美满的一对!”



爱拯救的灵魂

欧文·鲁道夫一生都在帮助受损害的邻里儿童。他这样做是为了感激那儿的一个儿童俱乐部拯救并培养了他。

欧文·鲁道夫住在芝加哥的一个贫穷的巷子里。他儿时和一群困苦的孩子终日颠沛流离,为生存而奔波。一天,一个儿童俱乐部在这个巷子的一所废弃的教堂里开办起来了。

“惟有我们兄弟俩是我们这一群人中经常出入这个俱乐部的人。”欧文解释说,“除去我们以外,其他人都在坐牢。如果不是由于芝加哥儿童俱乐部林肯分部的工作,我们也会坐牢的。”

欧文感激儿童俱乐部为他兄弟俩所做的工作,所以他终生都在帮助住在那杂乱的巷子里的孩子们。由于他的努力和热心,芝加哥各个儿童俱乐部都收到了大量的捐款。由于他,许多有影响的人都被吸引到这项事业中来了。

“我觉得我的工作仅仅是象征性地偿还了我对上帝的感激,他使我们兄弟俩受到了教育。”欧文又说,“且请参观一下一个儿童俱乐部,那儿做的工作多好啊。孩子们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正是我过去所需要的。”



爱预示着财富与成功

一个妇人出门看到三位白须飘然的老者坐在她家前院。妇人与他们素不相识，她上前同他们打招呼：“你们一定饿了，进屋吃点东西吧？”

“你们家的男主人在家吗？”老人们问道。

“他出去了。”

“他不在，我们就不进去。”老人们回答。

晚上，丈夫回来了，妇人将遇到的事告诉了他。

“快去告诉他们我回来了，请他们进来！”于是妇人出去邀老人们进屋。“我们不能一同进屋。”老人们说。“那是为什么？”妇人感到疑惑。一个老人指着一个同伴说：“他名叫财富。”指向另一个同伴说，“他叫成功，我是爱。”他接着又说：“你现在进去和丈夫商量，看你们家需要我们中哪一个。”

妇人把老人的话告诉丈夫。丈夫十分惊喜，决定请财富进来。妻子说让成功进来。而儿媳妇则说邀请爱。最后决定听儿媳妇的，让爱老人进来做客，爱老人起身朝房子走去，另外两位也跟在后面。

妇人感到惊讶，问财富与成功：“我邀请的是爱，你们两位怎么也跟进来？”老人们一同回答：“哪里有爱，哪里就有财富与成功！”



漂泊的爱

有一个名叫韦格的奥地利女孩,天生丽质,她的男友为她筹备个人画展。当出现经济危机时,男友鼓励她参加世界小姐选美,因为初赛的奖金高达5000元。她去了,而且一路选到了拉斯维加斯。她成了那一年度的世界小姐。

韦格想开画展,可她已经不需要画展了;韦格想和男友浪漫缠绵,可她也不缺少浪漫了。身为世界小姐,她患上了一种名叫克里曼特的综合症。这种病症的最大危机在于,双眼视力逐渐衰竭,直至失明。韦格几乎是陷入黑暗之中了。消息传出,一位名叫帕迪的南非小男孩给她寄来了一包土,说他们那里的人用此治病。韦格不相信那包土,怀着姑且一试的想法用了,奇迹却发生了,她康复了。

韦格后来嫁给了一个美国富翁。

她先后嫁了六次,可是没有一个男人令她倾心。她自杀了。

你可以用你不喜欢的方式赚到财富,也可以用自己不相信的药治好病,但你无法从自己不爱的人身上获得幸福。



爱的位置

这是我上大学时的一件事。

那天下午,公共课老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国王有三个儿子,他很疼爱他们,但不知该传位给谁。最后,他让三个儿子回答如何表达对父亲的爱。大儿子说:“我要把父王的功德制成帽子,让全国的百姓天天把您供在头上。”二儿子说:“我要把父王的功德制成鞋子,让普天下的百姓都知道是您支撑他们。”三儿子说:“我只想把您当做一位平凡的父亲,永远放在我的心里。”最后,国王把位传给了三儿子。

教授讲完,问道:“记得父母生日的同学请举手。”举手者寥寥无几。

“寒假里给父母亲洗过脚的同学请举手。”这是他放寒假前布置的作业。没有做到的同学扣德育分。

一百多双手齐刷刷地举了起来。只有坐最后的那位同学没举手。教授问是何故。该同学哑口无言。

“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

“我很想给父母亲洗一次脚,可是……”

“可是什么,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教授严厉地说。

“我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双腿。我只能给他们洗头。”空气在这一刻凝固了,教室里静得能听到心跳声。



美丽的女孩

在学校里,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女孩,学校的人常常讥笑她,甚至给她取了一个封号:“丑八怪”。

每当别人这样叫她时,她都气得要命,有时甚至气得大哭起来。

有一天,当她又因为别人的取笑在那里痛哭时,有一位慈祥的老工友经过,问明她难过的原因后,老工友告诉她变漂亮的秘方:

第一、脸上常常挂着笑容,碰到同学就亲切的打招呼。

第二、绝不自怨自艾,不再去管自己的长相如何。

第三、乐于助人,用一颗善良的心去服务别人。

老工友告诉她只要切实遵守这些秘诀,三个月后她一定会变成全校最美丽的姑娘。

于是这女孩听了老工友的话,全心全力地去实践这些秘诀。没有多久,她果然成为全校同学最喜欢、最有人缘、最乐于相处的人了。



无光的意境

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美。可惜她与丈夫都是盲人。但他们生活得很幸福,夫妻恩爱有加,心心相印,在无光的世界里寻找着人生的亮点。温馨的生活像一条透澈的小溪,在夫妻间静静地流淌。终于有一天,小溪泛起了微澜。

这天傍晚,丈夫像喝多了酒,进门便高声喊:“我快要摆脱黑暗了,医生说复明有望!”

盲女高兴极了,她动情地分享着丈夫的喜悦。“到那时,我会带你满世界游个够。”

盲女听着听着,脸上的喜悦渐渐消失了。

次日,她找到那位医生,落实丈夫所言。医生问:“你希望丈夫复明吗?”盲女点点头。医生提醒说:“据我所知,在众多盲夫妻中,若一方复明,极可能会抛弃对方,你是否想过这一点?”

盲女说:“即使真的出现那种情况,我也无悔。只要他能够复明,我自己宁愿独守漆黑的世界。”

医生感叹不已,但又不得不告诉盲女,她的丈夫无丝毫复明的希望。当时由于怕伤其心,才未讲明实情。

盲女压根儿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丈夫是个血性男儿,刚刚燃起的复明之火瞬间熄灭,他一定会绝望得发疯。她恳求



医生永远向丈夫隐瞒实情,以慰藉他那颗渴望复明的心。

医生发现育女的瞳孔中有亮点闪动,这是复明的先兆。“啊,小姐的眼睛倒是复明有望。”医生检查后惊喜地告诉盲女,只要认真接受治疗,复明指日可待。

盲女喜出望外,兴奋得两手发抖,但她很快又冷静下来:自己一旦复明,不就会像别的女人一样,在大街上左顾右盼,用眼光亲吻满世界的俊男。自己能够抵挡得住诱惑吗?或许有一天,自己可能会背叛丈夫,成为他人之妻。把丈夫一个人留在无奈的漆黑世界里,岂不是太残酷、太无情了!

盲女回到家里,没有遵医嘱用药水点眼,也没有如约接受治疗。她让复明之火在时光的默默流逝中自行泯灭。

丈夫渴望复明,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中,他常向妻子描绘想象中的未来。盲女总是很认真地听,有时还与丈夫一起想象,一起描绘。他俩依恋如初,甜蜜依旧,在无光的意境中构筑着独特的两人世界。



墓碑上的爱

有一种忠贞永远朝气蓬勃。

比如,英国的马歇丘雪斯郊外有块墓碑,上面居然刻着一则征婚广告:“约翰·费德斯頓,死于×年×月×日,他很为他的遗妻悲伤,极希望有情人去安慰她。她很年轻,芳龄36岁,她具有一切好妻子的美德。她的住址是本地教学街4号。”

天!死者居然在为生者征婚,这难道不是一个最伟大的奇迹!费德斯頓先生已经永远永远睡着了,但他的爱却穿透了长夜,永远闪烁着迷人的光辉!

有一种呵护永远惊心动魄。

比如苏格兰商人海密斯的墓碑上就赫然刻着:“海密斯·大卫长眠于此,他哀伤的妻子继承了他经营过的永果店,店址在11号高速公路,每日营业到晚上8时。”

无疑,该遗嘱表达的信息是,请关照关照这位哀伤的女人吧!果然,凡是看到这个广告的人,都会油然而生怜悯之心,并决定尽快光顾一下这家小店,以自己的购买行为帮她一把!

中国古时有个穷秀才,相依为命的妻子不幸病故。一想到妻子跟随自己受苦受穷劳累一生,秀才总要深感不安,于



是为亡妻写了一幅挽联,联曰:“苦我今朝,幸有薄命糟糠,犹归天上;劝卿来世,未遇封侯夫婿,莫到人间。”意思是说,今生未能让您荣华富贵,我深深歉意,如果真有来生,请千万嫁个有钱有势的人。

不料,就在秀才含泪整理妻子的遗物时,居然发现了一幅妻子的重病中早已写好的对联,联曰:“我别良人去也,大丈夫何患无妻,愿他时重结连理,莫向新妻言旧妇;子依严父伤哉,小孩儿终当有母,倘他日得蒙抚养,须把继母当亲娘。”显然,上联是劝丈夫“必须再娶”,下联是劝孩子“节哀听话”——其宽厚,其温暖,其责任心,的确让人感动。



救活自己

古罗马的大斗兽场几乎尽人皆知,但是那里面已经发生过千百次的人兽相搏,人们早就没有兴趣想象了。至于那里出现过的一次奇迹,也许有的人还不曾听闻。

那次,在斗兽场上,人们把饿了好几天的狮子放了出来。当时,缩在墙角的囚徒罗文莱斯颤抖着拎起长矛,默默地祈祷。他想自己快要完蛋了,但愿狮子能给自己留下一条全尸。

饿极了的狮子一眼就瞅见墙角的人,它仰天长啸一声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猛扑上去。罗文莱斯眼睛一闭,把长矛向前一刺,狮子却灵巧地避开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只狮子突然停止了进攻,并且围着罗文莱斯打起了转转。然后它又忽然停了下去,缓缓地在罗文莱斯身边卧了下来。温顺地舔着他的手和脚。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不一会儿猛地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罗马皇帝也大为惊讶,破例地把罗文莱斯叫上看台来询问原由。

原来在三年以前,罗文莱斯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受了重伤的狮子,他小心翼翼地给狮子包扎了伤口并照料它直到伤口愈合,才送它回到森林。今天在斗兽场里遇见的正是这只狮



子!

听完了罗文莱斯的讲述,罗马皇帝也大为感动,立即赦免了罗文莱斯。



三个有关陌生人的故事

我们会发现陌生人和亲人之间的不同点是很小的。

一个在越南打仗的士兵,有一天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告诉父母他快退伍,可以回家了,父母当然非常高兴,在电话中表示希望他越快回家越好。士兵告诉父母,他有一个战友也要和他一起回家,父母当然表示欢迎。孩子告诉他父母,这位战友在战争中失掉了一条腿和一只手臂,而且说这位战友要和他们一起住。孩子的爸爸一听就告诉孩子,这绝不可以。他说只剩下一条腿和一只手臂的人,将造成家人的沉重负担,他不欢迎这种残疾的人和他们长住,他建议这位残疾的战友自己设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孩子听了这些话以后就挂了电话,几天以后,警察通知父母,他们的孩子自杀了。父母去认尸,令他们大为震惊的是:他们的孩子只有一条腿和一只手臂。

俄国的乡下,有一户很穷的家庭,儿子从小出去打天下,剩下母女二人开家小旅店。有一天旅店来了一位看上去蛮有钱的人。乡下旅店从来没来过这种有钱的旅客,母女二人忽然起了恶意,在食物中下毒。旅客死了以后,母亲骇然发现她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在外地赚了钱,衣锦还乡,想给他妈妈一个惊喜,因此回来以后,暂时不告诉家人,



打算第二天早上才亮出自己的真正身份。母女二人以为杀的是陌生人,没有想到杀掉的是他们的亲人。

有一位美国女士在海边散步,发现海上有一艘私人帆船情况很危急,便立刻和救难人员联络。等大家将船安全救上岸,这位女士才发现船上有她的丈夫。



一百万美元

尼克要与伊丽莎第一次会面,他精心打扮了一番。好在他只有两套衣服,选哪套并不难。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将去湖岸街的地址告诉了司机。司机满腹狐疑地打量着他。

“先生,地址没弄错吧?”他问道。

“没错。”

车子虽然启动了,可是这司机的心里十有八九还在犯嘀咕:这穷小子干吗要去这么高级的地方?

车子穿过一幢幢豪宅,尼克好奇地注视着窗外。他哪里知道,他这辈子比那些置身豪宅的大半阔老们还要有钱呀。车子行至一幢城堡似的大宅前停了下来,司机仍然将信将疑。

“肯定没弄错吗?”

尼克作了肯定的回答,付过钱后,他走到前门口。一位仆人打开门,要看他的名片。递上生意名片没什么必要,说不定上面还有无花果的污迹呢。想到这里,尼克干脆说:“伊丽莎小姐要见我。”

“那好吧,先生。”仆人说完领他走进一间屋子。屋子里金银闪烁,窗上镶着彩色玻璃,垂吊的挂毯也很漂亮。尼克坐了下来。



“尼克先生呢？”柔和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他站起身，与金发碧眼的苗条小姐伊丽莎打了个招呼。她请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在这摆满金银珠宝的房间里，他们坐着谈了一个晚上。尼克很是拘谨，说话也吞吞吐吐。临走前，他问伊丽莎可否还能来看她。她默默点头称是。

尼克去看伊丽莎越来越勤。虽说他们背景有别，但是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却隐藏着两个人共同的思维层面。尼克吐露出自己的情感、想法和打算，伊丽莎心领神会，并渐渐地懂得：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活的各种坎坷。她深知这就是他个性的关键所在。尼克同样也从伊丽莎身上受益匪浅。她将他领入了英国文学和诗歌的殿堂：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尼克很快就能大段地背诵经典作品。

尼克坠入爱河。在他的眼里，伊丽莎就是公主。他夜不成眠，工作无法集中精力，好出岔子，发起货来也张冠李戴。他知道娶她为妻是痴人说梦：一个太穷，一个太富。

可是，他们还是谈到了结婚问题。他们都清楚：结婚有两股阻力——她的双亲。她的父亲是个有头脸的人物，是一家大型肉食品包装公司的老板。他看不上尼克。

有一天晚上，尼克去看伊丽莎，她的父母刚好在家。伊丽莎决定摊牌的时机到了，尼克自然同意。不大工夫，伊丽莎把父母叫到了场。在此之前，一家三口人很少谈论过这件事。帕金森夫妇坐下之后，伊丽莎离开了房间。

尼克清晰地说道：“帕金森先生、帕金森太太，如果二老应允我娶贵府千金伊丽莎，那是我无上的光荣。”

帕金森先生紧紧地闭口不答，眯着眼睛。转头对着妻子



说：“我来处理吧，亲爱的。”

帕金森太太一句话没说就起身离开，随手关上了门。尼克与帕金森先生都没有急着开口。气氛似乎紧张起来。

“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啊？”帕金森先生问道。

“很少，先生。”

“将来呢？”

“您是指什么，先生？”

“你生活的目标是什么？”

“寻找真理，先生。”

帕金森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1数到了5，以稳定自己的情绪。他面前的这位竟然大言不惭地说生活的目标是寻找真理，却不想赚钱。

“这话听起来很浪漫、很勇敢。大概你这人不大讲究实际吧。”

“您说得没错，先生。”尼克表示同意。

“你想要走我的女儿，剥夺她的这一切？你给她的回报是什么呢？”他指的是这房间、这豪宅，还有这所有的奢侈享受。

尼克笑了笑，“我的生活方式。”

“你的生活方式！”帕金森先生气愤之情溢于言表，“东跑西溜地做点无花果生意？让我的外孙子吃苦？不。我的女儿可不行。她的条件要比这强百倍。”

尼克从容不迫地问：“您想为女儿要什么，帕金森先生？”

“钱，”帕金森先生答道，“我要她享尽荣华富贵，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

“那好，我会为她争取。”



帕金森先生大笑起来，“你说得倒轻巧，去哪里弄啊？”
“这事我得想一想。”

“好好地想想吧。”帕金森先生不无嘲弄地说。尼克从不喜欢谈钱，但是，现在他的幸福全押在钱上了。他问道：“需要多少钱你……嗯……我是指你女儿，才能幸福呢？”

帕金森先生顿了片刻才说出了答案。“一百万美元。”他注视着尼克，心想这下子可把小伙子的气焰给打下去了。但是尼克仍旧镇定自若，“给我多长时间呢？”

“从现在起，一年为限，”帕金森先生说，“一年赚上一百万，伊丽莎就是你的人。”他很得意，满以为这小子再也不会找上门了，于是便向尼克点了点头，起身离开了房间。

尼克一路走回家，盘算着怎么在12个月里赚够一百万。他终于想清楚了：靠做生意门都没有，必须另找出路。

次日上午，他找朋友商量一个新办法——赌马。

朋友劝了他好几个钟头，说赛马是行不通的。可是尼克主意已定，无奈之下，朋友建议他去加拿大马场碰碰运气。他虽说舍不得伊丽莎，可又想不出其他筹钱的法子。

赛马和赌博研究了三个月后，尼克卖掉了自己的无花果公司，告别伊丽莎，乘火车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一开始，尼克赌注很小。通过实践和观察，他积累了经验。有人说过：“获胜的惟一办法是看准稳操胜券的马，连续押注。”尼克正是这么做的。他物色好不受人在意的马，然后押注，结果常常得手，腰包也越来越鼓。

赌博、赛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尼克玩起了大赌。不出三个月，他就赚了40万，他的名字很快就响了起来。钱越聚越多，可期限也越逼越近。为了加快赚钱速度，尼克买了一



匹马,美其名曰“哲学家”,有了自己的马,他只要大赢一下就能实现一百万元的目标。

尼克在“哲学家”身上押了5万美元,打赌该马不低于前三名。尼克泰然自若地看着赛马离开跑门。不久,便见一匹马倒下。接着,又有一匹马甩掉了骑手。接近终点线时,“哲学家”排在第五,但是它猛作冲刺,跃为第三,腾过终点线。尼克赢足了一百万!

尼克冲进马房。借了一个洗衣袋,将赚足的钱塞进袋里,一口气跑到赛场的出口处,叫了一辆的士。

他回到旅馆,打了两个包裹。一包是衣服,一包是现钞。

他还没来得及离开,就听见敲门声。尼克开了门。一位年轻的服务员递给他一封电报。尼克付了5元的小费后,关上了门。他吹着口哨打开了电报。一看内容,口哨声便哽在了嗓门里。他泪流满面,电报也面朝上的掉在了地上:

很遗憾地告诉你,我们可爱的伊丽莎昨晚去世了。



真爱无悔

跟大多数新婚夫妇不同的是,这一对新人在婚典的日子到来之前就已让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考验。

他这一去要6个月,不算什么坏事,琴一边收拾他的小提箱,一边想。感情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才认识一年,趁此机会理清一下头绪,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是的,才6个月,不过他要去的是索马里这样一个糟糕的地方。“没什么,琴,”肯有一次在他们争论时说。他决定要离开家乡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前往那个战火肆虐的非洲国家,做一名信贷官员。“那儿需要我。”

“但他们杀戮美国人,他们不要我们的帮助!”

“军阀不想让我们去,可是那些需要贷款买牲口以便能养家的人在等着我们。”

“就算是,那我怎么办,肯?我也需要你。”

他脸上掠过男孩子特有的令人释然的微笑,“而且我也需要你,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不怕吗?”她在他们拥抱时问道。

26岁的琴·施沃斯之所以钟情于30岁的肯·拉瑟福德,其原因之一便是他那双充满活力的眼睛。第一次约会时,她就感到,这个长相英俊、身高6.1英尺的前足球选手,



除了外表妩媚、精于社交之外,还真有些特别的地方。从他的眼睛里,她看到了灼人的光芒。

琴感到惊讶,竟有那么多人认识他——尤其是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急于谢他的人。他总是自愿为慈善机构驾车,或是帮助朋友摆脱困境。

琴给一家管理培训公司当顾问,她的从业经历教会她时刻寻找值得获取的人选。跟肯的交往越深入,她就越觉得他大方、热情、正直,很快她就跌入了爱河。肯也同样对这位漂亮、健壮、长着红黄色头发且充满睿智的女人着了迷。

行了,我不能假装明白。她一边想,一边用力把他的手提箱关上。但他会回来的,我们会在一起的,我还着什么急?

他们在机场告别,缠绵排侧,依依不舍。“我爱你,肯。”琴低声说。

“我也爱你。”他轻柔地答道。之后他转过身去,消失在通往机场的坡道上。

肯的工作是给那些可能有所作为的小企业发放小笔贷款。国际救援委员会(IRC)——一个由私人资助的救援组织,是这些贷款的惟一来源,肯受雇于这一机构。

开始的日子,肯为自己在工作上的进步而感到高兴,但他对琴充满思念。到了12月,他从位于肯尼亚的IRC基地通过电话向她求婚,她欣然应允。还有两个月,我们就要重逢了,他想。

第二天,肯和他的助手莫汉德挤进一辆陆地巡逻车,坐在前排紧挨司机的座位上;他的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索马里副官和另外几名IRC负责人以及几个申请开石灰矿的人士则坐进了后面几排。他们朝乡下开去。有传闻说这些地区



埋有地雷,他们便沿着一条游客常走的小路开。为了给一群山羊让道,车子慢了下来,拐进一条有车辙的溪谷。突然,车子猛地一抖,停住了,尘土掩了上来。

地雷的爆炸力如此之大,沉重的巡逻车竟被掀上了天,落地时在路面上砸了一个一英尺深的坑。强有力的爆炸把弹片打进车内,切入肯的臀部和腿,并将他的右脚从脚踝处切断。莫汉德的一只脚被轧碎,而司机则奇迹般毫发未伤。

12月17日傍晚7点对分,在瑞士的日内瓦机场,琴正神情不安地踱着步。她疲惫地想着心事:如果我们能挺过这一次,我们就能挺过一切。

丹佛市长老会圣卢克医院的大卫·哈恩医生在给肯做检查之后,直言不讳:“这是一只毁得不像样的(左)脚,”这位矫形大夫说,“若能保住就算幸运了。即便如此,你可能今生都没法靠它走路。”那天是12月23日,在事故发生后仅仅一个星期。

医生所做的预测使肯惊呆了。医生走后,他看着琴。“我知道我们彼此许诺过,”他强忍着泪开口道,“但你不必嫁给我。”

“我们会结婚的,”琴坚定地说,“我不要再听到你说那些泄气话。你要我嫁给一个懦夫吗?”

“懦夫?我?”他有点儿愤怒。“好,我们不仅要结婚,我还要挽着你的手臂步行着穿过教堂的走廊——不坐轮椅,不拄拐杖或手杖,什么都不用。”

“嗯,是吗?”琴说,“那你认为你凭什么能够做得到呢?”

“就凭我刚才的决心。”肯答道。



他们透过泪水,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我做过什么,值得你这样爱?”肯问。

“谁说你值得我爱?”她反驳道。

肯笑了起来,把琴揽入怀中。在这片刻的幸福时光,他摆脱了苦恼。

接下来的6天,哈恩医生和另一位整形外科医师对肯进行了4次手术,几乎是再造了他的左脚。骨头碎片被剔掉或是予以复位,细小的弹片小心翼翼地取出来,修复撕裂的韧带,对腹部肌肉和大腿的皮肤进行移植。

肯不断给自己打气来挺过这一切。他总是提醒自己有关他们拉瑟福德家族的一句箴言:有两种选择——放弃和抱怨——是不可接受的。肯几乎没有在床上坐起来的力气,但他利用头顶上方的横杠做引体向上。他把医生规定的理疗量增加了一倍。他在不断的痛苦中煎熬,但表面上始终保持着乐观。

还是琴最先发现了事情的不妙。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睡在他身边的一张帆布床上,不间断地照顾他。可只要她来迟了,他就朝她吼叫。如果他需要哪怕近在床边的某样东西,他都要叫她去拿。我懂,她安慰自己,肯不只是对我变得苛刻,更是冲着他自己来的——他在试图超越他的极限。尽管如此,她还是一个人呆了几个小时,恢复一下精力。我不知道我还能容忍多长时间。

自从12月28日做了最后一场手术之后,肯全身心地投入到恢复正常生活的努力,不停地举重,直到感到肌肉好像要胀开了为止。静脉注射管一根一根地被拔掉。

医生对他的(左)脚还是没有把握——尽管肌肉组织开



始愈合,但不能像预期的那样进行收缩,而且在他的4个脚趾的位置,所有的骨头融成了一个坚硬的球团。但这就是他的脚!我一定要用脚走向婚典的圣坛,肯不断地对自己说,一边借助扶车沿着医院的走廊蹒跚而行。为了琴我必须这样做。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肯坐在轮椅上,试着把轮子转了几圈,紧接着使用他那肌肉结实的强有力的手臂用力往前推。从医院里出来,他感到高兴。现在他要瞧一瞧这辆破轮椅能够做些什么。那是2月份,肯跟琴一起观看了一场篮球比赛——这是出事以来他的第一次出游。

比赛结束后,琴去把停着的汽车开过来,留下肯呆在山顶上。当琴把车子朝球场靠过来时,她突然看到,肯的轮椅正以危险的速度飞快地朝山下冲去。紧接着,她看见有只轮子被绊了一下,轮椅一个折转,肯从椅子上飞了出去。

人们过来帮忙,但肯呻吟着试图独自爬回轮椅。琴几乎是拽着他走向汽车,把他塞进车子的前排,再把轮椅扔进车箱,之后跳进驾驶室,呼啸着把车子开走。

“好样的,肯,真不错!”她嚷道,“我受够了!为什么连你自己都不好好照顾自己而做出这种不要命的事,我反而要照顾你呢?”

“轮椅……失灵,”肯说,“就这样。”

“什么?太可笑了……”琴狠狠地踩住刹车,她用拳头猛击肯的胸口,“我可不想嫁给你,就是为了在30岁都不到时当寡妇。我不想!”

他试图制止她,却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琴,原谅我,我太自私了。我只是不想让你嫁给一个……”



琴用手指捂住他的唇：“不，不要……”

“……一个跛子！”他则道，“我不能忍受！我必须能走！”

“你能的，肯，”她说，“但即使你不能，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宁愿你哪怕只能坐在轮椅上，也总比从轮椅上飞出来好。”她停了一下，接着又说：“你必须慢下来，了解你的极限——还有我的。”

“你是说你依然嫁我，即使我不能步行着穿过教堂的走廊？”

“肯！”

“是吗？”他问。

“废话。”

接下来的几个月，肯减轻了对自己的压力，并体贴地让他未来的新娘也轻松起来。他把自己的训练计划控制在医生建议的范围之内，缓慢而稳定地有了起色。他的右腿安装了临时性的假肢，浮肿的左脚则套上了专门设计的巨大的支撑鞋，但他并非已经没有麻烦。

“你的脚感染了，肯。”哈恩医生在一天早上宣布。还是在头天晚上，肯左腿的脚背上长了一个红点，之后变肿，刀口胀开并流血。

“这意味着什么？”肯问。

“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感染部分清除掉，”医生说，“你被安排在上午进行手术。”

手术后过了两三个小时，肯呼吸平静，琴守在他的身边。突然，他看见哈恩医生笑了起来。“我不得不掏出了很多东西，”哈恩说，“你的脚上又留下了一个大洞，不过还好，骨头



没有感染。”医生接着解释,如果骨头感染,这只脚很有可能要切掉。

在地雷爆炸过去9个月之后,琴由她父亲挽着走过教堂的走廊。肯正微笑地等在圣坛上——他站着。

他的左脚还没有消肿,痛苦地套在一只大靴子里,右腿则仍然支在临时的假肢上,但他梦想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当着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名家族成员和朋友的面,肯和琴交换了誓言。

“跟大多数新婚夫妇不同的是,这一对新人在婚典的日子到来之前就已让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考验,”牧师说,“而且他们成功地渡过难关,表现出色。”

在牧师宣布他们为夫妻之后,肯挽起琴的臂弯,顺着台阶跨出了第一步。他摇晃着,喘着粗气挣扎着重新平衡自己的身体,然后他慢慢地——骄傲地——挽着新娘步行着穿过教堂的走廊。



初 恋

诗人罗拔·弗洛斯特常对我讲起他的初恋。他说：他的对象是一个乌发、黑眼珠的姑娘。她名叫赛玻拉·琵宝黛，好多年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赛伦和弗洛斯特是同学。那时他只是个12岁的傻小子，写了些热情的信给她，可是这位小姑娘另有许多爱慕她的人，并没有对他特别表示好感。后来他离开了赛伦，就没有再得到她的音讯。

身为弗洛斯特指定的传记撰写人，我将这事记在心上，可是没有进一步去搜集这件事的资料。过了几年，我听说赛玻拉·琵宝黛的丈夫已经身故，她回到赛伦，拟作久居之计。我写了一封信，请求去访问她。她恳挚地回信邀我前去。

接见我的是位袅娜轻盈、精神奕奕的老太太，满头白发。她记忆中和弗洛斯特同学时的事，和老诗人所说的差不多。她告诉我，在放学后和星期六，她和她的哥哥查理常与弗洛斯特到树林中漫游。她像她哥哥一样爱冒险，时常用激将法逗引弗洛斯特向他们看齐。她记得，有时他为了她有别的男朋友而和她吵闹。

那天我并没有久坐，可是她欢迎我再去。我第二次去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那是传记作家可梦想而不可求的。



我们谈得比上次更随便。最后我起身告辞，赛玻拉却仍坐着。“还有什么事吗？”我问。赛玻拉说有，她是在等待适当的时间好告诉我。她说这所房子原是她幼年的老家，自从丈夫死后，她便回到这儿来住。最近她曾在阁楼上打开一只尘封的箱子，找到了几件她家的纪念品，其中有一只她在中学盛铅笔的木匣子。

她把木匣子拿在手里，忽然想起匣子下边有一个秘密的夹底，只要把匣底的薄木板抽出，就可以打开来。她试了一下秘密的夹底果然开了，里边掉出4封信，是弗洛斯特在1866年秋天写给她的。她现在想给我看看。

她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信来交给我，我觉得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手里拿的是这位大文豪的最早手笔。我一看信的内容，更觉得收获很大。其中一封是这样开头的：“我喜欢你给我的那些叶子，已经放在拼字书里夹着。”另一封信说：“时常吵架没有什么趣味，难道我们不能好好地做朋友吗……我喜欢你，因为我没法子不喜欢你。我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也在对自己发脾气。”从这种字句里，我可以体会到一个男孩子在恋爱中的狂喜和苦痛。

赛玻拉·琵宝黛还不知道她找到的东西有多么重要。她要把这几封信给我的时候，我向她解释道，这些信的市值太高，我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不过，她是否可以考虑赠给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市的公立图书馆？因为那个图书馆收藏了不少弗洛斯特的文稿。

她答应了。过了几天，我把这4封信送去交给文稿收集负责人查理·格里恩。但又怕弗洛斯特不乐意我私自访查他的事，所以叮嘱格里恩严守秘密。又要求他在信笺背后加



一层衬纸,用厚纸包起来,纸包要用绳扎好,放在书库里,上面写着“罗拔·弗洛斯特在世时不得启封”的识记。这个秘密本来是可以保守的,可是人谋拗不过天数——偏偏弗洛斯特亲自出面了!

原来弗洛斯特在同一书库里藏着一只铁盒子,里边是一些早年的诗稿。那四封信交给图书馆之后没有多久,不料他突然来取回一首诗——格里恩情愿代他去把盒子拿出来,可是弗洛斯特说,不如他们一起到书库去,省得周折。诗人打开盒子,取出他所要的诗,将盒子关好——然后向四面一看。“这是什么?”他问。

格里恩无意中将密件放在附近的一个书架上,弗洛斯特盯着它看,然后朗声念:“罗拔·弗洛斯特在世时不得启封。”他随即转身追问:“格里恩先生,这是你的笔迹?”

格里恩慌忙说是的,是他写的字,不过是拉莱·汤普森要他写的,因为……

弗洛斯特不耐烦听他解释。他用力将绳子扯断,再把外面包着的纸撕掉。他仔细看完这几封信,仍旧放回书架上,然后转过身来,没说一句话,就大踏步走出图书馆。

格里恩写信向我道歉,备述详情,他说诗人似乎很不高兴。我很担心,我没有征得弗洛斯特的许可就私自去访问,如果他对我谅解,那么我替他写传记的工作也许还没开始就完蛋了。怎样才可以补救呢?我决计让他的气平静下来,甚至等到他自愿提起这件事时再说,这样也许最恰当。我静候着。

等到还没有动静,我只能照我和诗人的原定计划到维蒙特去,在他那里盘桓几天。我抵达他农庄的时候,他正在菜



园里种菜。他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吩咐我的话也很不见外:他叫我把上衣脱了,表演一下我农村出身的身手,帮他把菜苗种在地里,别让它枯萎了。种完了菜苗,我们到他的木屋里,坐在石砌的壁炉旁边。弗洛斯特先告诉我,他的一只母鸡给狐狸拖去的情形。“我的反应不够快,”他说,“这样的事我没遇见过,还是我小时候在赛伦……”

赛伦!他想起了未了的公案,话没说完就住了口,他的脸色变了,他向我俯身过来,用右手食指点着我的鼻尖道:“你!你!你背着我做了些什么事!”接着,他把他到钟士图书馆的经过情形,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他说,他一看见纸包上写的戒信,同时听见格里恩提起我的名字,他就知道我在背后刺探他的隐私。因为我没有向他说明,使他觉得非常痛心和气恼,他把绳子扯断,把包纸撕掉,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他看了信上开头几个字“亲爱的小赛”,心里的气忿都给扫荡得一干二净。他说,任何人都不能理解,他在看信时,有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激动得不能自持。等到看完最后那封信,他觉得热辣辣的泪水刺得眼睛发疼;他不能让格里恩看到眼泪。他也不能和别人说话,所以就一走了之。弗洛斯特说完了,屋里一片寂静,这回我的眼睛反而疼起来了。

突然,他的神情一变,两眼盯着我问:“你找到她了?”

我点点头。

“她在哪里?”

“赛伦。”

他继续盯着我,我不敢作声。沉默变成了僵局。最后,他开口了,几乎是自言自语:“60年了!60年来……我从未



忘记。”

然后他向椅子上一仰。“你从头讲起吧。”他心平气和地说，“从头讲起，把她的一切都告诉我。”



舒 适

“亲爱的，你听着，我们也应该把家安排得舒适些。”

丈夫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指要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呗。”妻子解释道。

“那么，舒舒服服又是指什么呢？”

妻子开导说：

“你不懂吗？舒舒服服就是舒适、美满、安逸。”

“就是说我们不再吵架了吗？”

“不是！咱们得把屋子修缮修缮，把某些摆设擦一擦。你不是喜欢整洁吗？”

“那还用说！”

“那你就把为买摩托车积攒的一千卢布给我，一切让我来张罗。”

丈夫犹豫起来：为了买摩托车，他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攒了四年，总算凑够了一千卢布。只剩下去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他好象已经看见自己骑着二十马力的摩托车，穿过林区去钓鱼，或是带着妻子到农村去走亲戚。嘟——嘟——嘟——一下子就到了。时速八十公里，闹着玩的么！

他愁眉不展地问：“难道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什么时候去就能什么时候去，这不叫舒适吗？”



“哈，舒适！你自己说过：瓦西利骑摩托车断了肋骨，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照你这么说，那干脆就甭出家门了。”

“等我把我的想法实现之后，你就不想出门了。”

“可你有什么想法呢？”丈夫好奇地问。

“第一，得把墙刷成各种颜色，不要老一套。一面墙刷成玫瑰色，另一面——天蓝色；在另一间屋里，一面墙刷成绿色，另一面——浅黄色。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用更鲜艳的颜色——红色、黄绿色、咖啡色。”

“干吗用这么鲜艳的颜色？”

“现在就时兴这个！你在乔巴努那里看到过吗？”

“看到过，看到过……”为了避免争吵，丈夫说。但妻子已经停不住嘴了，她继续说：

“窗帘随墙的颜色而异，象格斯科家那样，是德国式的。你见了么？”

“见了，见了。”

“你听着，咱们把小地毯卖给旧货商店，再买个大的波斯地毯。如果你高兴，可以象日本人那样睡在地上，你不是看过日本电影嘛……”

“对，对，看过。”

“把浴室里的墙砌上瓷砖，一直砌到天花板，叫你一进门就感到惬意，就象帕尔塔鲁家的那样……厕所的地面要铺上玫瑰色和蓝色的方砖……”

“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好看呗，那还能为什么！就象波多亚努家的那样，你见过吗？”



“嗯。”

“把厨房的墙也彻上瓷砖。要不，每年夏天都得粉刷墙，烦透了。你怎么，不愿意厨房里干干净净吗？”

“愿意。”

“那你为什么还问呢？厨房的地板铺上进口的漆布。这样，用湿抹布一擦就干净了。屋里的镇木地板刷上波兰清漆，象佩特拉鲁家的那样。亮度可以保持一年，如果好好爱护，可以保持三年。”

“嗯——是的……”丈夫说。

“怎么，你不相信吗？走着瞧吧！门和窗户都刷上保加利亚油漆，安上新的把手，装上英国锁。弄上匈牙利曲管灯座——正巧商店里现在就有卖的。”

“这一共得花不少钱……”

“一千卢布就够了。”

嘟——嘟……时速八十公里！骑上它走亲戚；在林子里，在水塘边停下来钓鱼。

“难道你不愿意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吗？当你回到家，把门一开，就会高高兴兴地跨过门坎，心满意足地进到屋里来，”她继续劝说着。

他想：“一千卢布啊！四年来没有喝过一杯白兰地，既没有去索契，也没有去雅尔塔……”

“买摩托车的钱你再慢慢攒嘛。从我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存起来。你再稍稍忍耐一些时候。这样一来，家里该有多么舒适啊！我们买一对时髦的沙发椅。回到家，往这样的椅子上一坐，一天的劳累顿时就会消失。”

一只温柔的手搂住了他的脖子，所有的疑虑顿时烟消云



散,思想里只闪烁着一个词:舒适。舒适——这是一个陌生、响亮、美妙、温柔、五彩缤纷的词。

“那我怎么去钓鱼呢?”他惋惜地说。可是这话已经说得太晚了。

“我们买个放电视用的小框子,你可以看电视,还可以请朋友来玩。难道在这样舒适的家里接待朋友,你不感到愉快吗?怎么样,亲爱的?”

时速八十公里啊!再见吧,幻想!

几天之后来了几位师傅,伟大的修缮工程开始了。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会认为是幸福。屋内渐渐改变了模样,上面象月亮般放光,下面象镜子般明亮。舒适啊!……没有尝过这种舒适的人,还是让他不去尝的好。

舒适生活的第一天,丈夫下班回来,妻子警告他:

“亲爱的,小心点!不要把门关得砰砰响……把鞋提在手上,喏,就这样,最好用报纸把鞋包上,免得灰土落到波斯地毯上。”

第二天又说:

“你怎么用脏手握门把呢?要知道,那是新的,而且我还用粉擦了。”

“哎哟,你可别碰墙——会把墙弄脏的!”

“你这是往哪儿踩!没看见地板上涂了波兰漆吗?”

第三天以及整整一周里她老是叨唠着:

“嗨,你这个人,怎么在屋里抽烟呐,会把天花板熏黄的。你到楼梯上或者厕所里去抽吧!”“站住,别往椅子上坐,我用专门的洗涤剂擦过了!”“你这是什么习惯!刚下班回来,就往沙发上坐。如果你想休息一下,就到院子里,坐到长凳上



去!”舒适……是件了不起的事!如果再有个爱整洁的女人操持着,那简直就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了。“别碰书架,那是法国式的!”“你往哪里踏!这是匈牙利长条粗地毯!”“离小碗橱远点——那儿放着捷克玻璃器皿。”不久,事情愈来愈多:“喂,亲爱的,该与朋友们断绝来往了。你一个人在镶木地板上踩还不够么……”最后舒适达到了顶峰:“天哪,看你把卧室糟踏成什么样子了!不行,要是这样,还不如你干脆就甬进屋!晚安,亲爱的!今天,你就在走廊里过夜吧!”



等

一对相亲相爱的老夫妻，七十四岁的汤普生跟他六十九岁的老伴，到明年夏天就要举行金婚礼了。但这年一入冬，老伴害了支气管炎。九月的大雾和克拉斯莱城夹着煤烟的恶浊空气加重了病情，不出十天她就过世了。

老伴走了，老头也就差不多了。本来红润的脸色一夜工夫憔悴了许多，两只手颤抖起来，他象株失了水分的绿树一下子蔫了；整日靠着火炉，坐在他那把高靠背的椅子上不言语。他在想些什么吗？谁也不知道。

汤普生夫妇有四个子女：大儿子当兵死在海上，大女儿结婚后跟丈夫到澳大利亚谋生，二女儿莫特比小儿子波勃大十五岁，住在本城另一头，波勃跟妻子安妮结婚时还没个家，老两口就让小两口跟自己住一起。本来，安妮的理想是一个丈夫加一个套间，但既然二者不可兼得，自己又急于跳出经济拮据的娘家，所以也就乐意搬过来跟婆婆同住。她很快发现这个安排很有好处：婆婆把家务都担当了，自己跟波勃大可安心做工攒钱，以便不久可以独立出去。

可是如今婆婆死了，家务事全落在自己身上。尤其那老头儿整日呆坐在高靠背椅里出神，她看着煞是碍眼。

“他弄的我烦死了，波勃，”一天晚上她在枕头边对他说，



“我扫地他也不挪挪地方，一天到晚也没句话。”

“爸爸是变了，不过咱们总得依顺点，这个家可是他置的，咱们是住在他家，对不对？”波勃总是好言好语。

不过安妮觉得恰恰相反：她认为这个家应该是她的了。

这一天，安妮发现有一家新开张的家具店，里面摩登家具应有尽有。店门口贴着一张广告：“欢迎光临”。安妮犹豫了几秒钟便跨了进去，立刻被入口处三件一套的配套沙发所吸引。上边有一张醒目条子：“每周请付十先令，可先搬去贵府。”条子下款是一行淡淡的小字：单价：九十四镑。

只需十先令！用银行里那笔准备盖房子的存款利息就够了……背后一个温和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太太，您需要什么？”她一转身，一个店员已悄悄站在她身旁。

“哦，不，不，我只是看看。”她有点窘。

“您大概只想看看客厅家具？”年轻人彬彬有礼。

“哦，不，都想看看。”

“我们是应有尽有，请往这边陈列室，您准明白我说得不假。”店员边说边架起她的手腕。

她来到陈列室入口处举目一望，宽敞的大厅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家具：有客厅的，有卧室的，有厨房的，甚至电视机、收音机都配好了。

“太太，这样一整套家具，每周付三、五镑就行了……”半小时以后，安妮坐上公共汽车回家，脑子里出现了一间间布置精美的房间，她激动了！每周只须付三、五镑！明天还不赶紧办，毫无道理。当然，先得有房子。

“波勃，咱们什么时候有房子呢？都等了三年了，还没有。”



“哦，我说不上。”波勃轻轻地答道，“眼下这景况，我看也没有多大必要另外弄房子，那样谁照料爸爸？”

“你姐姐呗！”

“不错”，波勃心里藏着几分反感，“需要让姐姐照料的话，她是会照料的。你也知道她心地挺好。但毕竟还没这个必要吧！再说，要搬家，往哪搬？三年前我们租不到房子，三年后的今天也还是租不到。”

“置一幢怎么样？”

“那总得等攒够了钱再说。”

“银行不已存够三百多镑了？”

“全数用来置家具还不够呢！”

“今天我看到一套家具，店员说只消每周付三五镑够了。”

波勃笑起来：“你是指‘分期付款’那类办法吧？我说那个包袱咱还是不背的好。等将来有了钱一下子买齐，好不好？”

“又是将来！”安妮对“将来”这个词有点讨厌，“干了三年活，还没个自己的家来安顿。”

“我说这个家其实也就是你的么！你高兴怎么安顿都行！我爸爸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日子毕竟——”波勃不愿再说下去。

安妮很快瞧了他一眼，说：“你是说毕竟他日子不多了？”

“住嘴！”波勃有点恼了，“你不该这么讲。”

小两口进屋时，屋里亮着灯。老人坐在火炉旁他那把高靠背椅里。

“还呆在这儿？”安妮说，“我还以为你早上床了呢！”老



人抬了抬头,不过啥也没看清,只顾说:“我这就上床,这就上床。”他并住双脚才站起来,然后不声不响走了出去。

日子总算相安无事。天气渐渐变暖了。每天下午,老人离开靠背椅出门去。他慢慢走过一个小山坡来到公园里,坐在长凳上晒太阳。

老人一出门,安妮便透口气,觉得舒坦了许多。她开始体味到当家庭主妇的乐趣,这是她早就梦寐以求的。她擦东抹西,把一切尽量收拾干净。

但她总觉得有点欠缺,有点不称心:那些家具又古老又笨重,不论怎么擦洗还是黑乎乎的,显得那么土气。一天,她向波勃诉苦说:

“这些旧劳什子看着就叫人犯难,好象博物馆。角角落落只会积灰,我真不明白你妈怎么一辈子能看顺眼。”

“她习惯了。这还是她跟爸爸结婚时候办的,那时节作兴这式样。”

“怪不得都老掉牙了。”

“是过时了,将来咱们办几件象样的。”

“下吗要‘将来’?现在就办不好吗?波勃,咱们能把这个家收拾象样的:铺上地毯,摆一套三件沙发,再——”

“等等,”波勃插嘴道,“爸爸可能不乐意的,这屋子他有感情。”

“你去问问呗!我猜他才不在乎呢。吃了饭就坐公园。”

“老家具怎么办?”

“卖掉呗!市上还是会有人要的。”

波勃一听要卖,心缩了一下。赶忙说:

“爸爸还健在,不能这样办。卖掉老家具,咱们一走,他



该怎么办？”

“咱们不走呀！我是说只卖老家具。这屋子要有新家具怕不派头？”

波勃一见她圆润的面孔泛起坚决的神色，便退了下来。她愿意跟他结婚，他心里还一直留着几分感激呢！不过——

“不过，我想……不过我想如果爸爸不在乎，咱们就把他这些旧家具搬到仓库放起来。万一他喜爱，总也还在。”

不过，最终旧家具还是卖掉了，老人也没有反对。他们把钱交给他，他默默看了看摊在面前的几张可怜的旧票子，伸手摊开了。

小两口挽起袖子打扫房间，把一种很时髦的淡色糊壁纸贴到墙上，房间立刻显得大了些。窗帘也换了新的。还有地毯、餐室用具、三件配套沙发……真是面目全非，非同小可！安妮真想跳舞！

唯一碍眼的是那把木头高靠背椅。天气暖和起来，老人白天里多半时间上公园坐长凳；这把椅子，安妮把它搁哪也不顺眼。

这一天，安妮忍不住向波勃抱怨起一件她一直认为不公平的事：子女都应该服侍老人，波勃的姐姐应该把老人接了去。她说：

“我们服侍他也快一年了，你姐姐接他去住一阵总行的吧！再说她们家房间比我们家也宽敞。”

“可这房子是爸爸的，”波勃说，“他舍不得离开的。”“住那儿跟住这儿不都一样？他整天呆呆的，才不会想那么多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怕不太——”



“你去看看你姐姐，顺便讲讲这事。”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波勃回家来，看见安妮跟老人面对面坐着。老人象惯常那样两手支在漆盖间的手杖上，但屁股怯生生搭在一把新椅子的边缘。波勃把房间扫了一眼，急问：

“您的靠背椅呢，爸爸？”

安妮脸红起来：“我……我给打发了，下午门口来了收旧货的，卖了五先令，你爸爸他不接钱。”

“你真卖掉了？”波勃似乎还不相信。

“我是觉得没地方搁，我想你姐姐不会要的。”

波勃听她料得这么准，忘了老人在场，便说：

“姐姐不光不要，还——”但他立刻住了口。

三个人好一阵谁也没说话。沉默中一缕颤抖钻过老汤普生的心。他立起身，直挺挺面对着他俩：

“你到莫特家去过了，对吧？要赶我走。”老人的声音又弱又尖，象愤怒在爆裂，“我懂你们的意思，你们在等我死。好哇，听我说：我是要死了。既然我亲爱的玛丽走了，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我也在等死呀，等上帝来招我去，去到我的玛丽身边。”他把手杖举起来重重顿了一下地板，说：“你们只稍稍等——只稍稍等了！”

老人的脸涨得通红，一双眼睛喷射着火，他说完便转身径直出门下楼。楼梯上响起迟钝的脚步声。他俩听着。她不说话，他也不说话。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接着各自把目光移开。



我依然爱你

离 103 号州道路东边约 12 米,人口数约一千五百人的新汉普郡纽伯利城,蹲落着一座约有一人高的棕灰色石块。它面向南方的是几近平滑的脸,对北上的车辆而言,就有如一张广告看板。

大约二十五年前,在岩石西方有一间雪松白的木瓦小房子,房子后院养着十多只鸡。它们下的蛋是鲁尔一家早餐的来源。鲁尔家有一位美丽、聪慧,芳龄十六的女儿葛珍。

当时,也有一位害羞、聪明,但名字已被遗忘的男孩,他将他的爱意刻在那块岩石上,他说:“鸡场女儿,我爱你。”女孩看见岩石上的字,疑惑着写下这些字的人是谁,全城的人及过往的驾驶员都这么猜疑着。

几年后,岩石逐渐被藤蔓覆盖,原本清晰、斗大的字也变得模糊。

之后,葛珍·鲁尔上了哈佛大学,与大家一样地过着她的生活。随着岩石逐渐变成废墟,岩石上的爱意也被淡忘。那个男孩,现在已是一位成年男子。

在十或者十二年前的一个无人目睹,而且今日亦无人能说得清楚的一个夜晚,有人将爬在岩石上的藤蔓砍除。岩石上的字也被重新刻上,且上了新漆,于是“鸡场女儿,我依然



爱你”几个字又历历在目。

后来,路边的这块岩石竟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你可以听见居民们这样的对活:“当你看到‘鸡场石’时,第一个路口右转……”有趣的是,“鸡”、“爱”、“女儿”等字,是一位纽伯利城幼儿园老师刚开始学说话时,第一个认识的字。然而很少人注意到的是,每过一年或两年,岩石上的字就会被油漆一新,岩石上的藤蔓也会被清除。

去年四月底时,镇上有位不知名人士,为了岩石上的字向纽伯利城交通当局提出抗议。于是,从那天起,小男孩许久以前在这块三英尺高的岩石上刻下的字也只能变成回忆。如当地报纸所登:“对鸡场场主女儿的爱意,已不复存在。”

一周后,同样是四月底的一个星期三,纽伯利城清晨的阳光照射在这块对爱执着的岩石上。

“鸡场女儿、我依然爱你。”相同的字,表达着不变的讯息。不同的是,每个字刻得更深,上的漆更鲜明,变得更清楚。

而城里的居民们忽然有了一个新的灵感。他们要让这块岩石成为纽伯利城永远的路标。它代表着“对新汉普郡交通局提出保持现状的请愿”,而且有一百九十二位人士签署。新汉普郡交通局则给予善意的响应,他们表示这块“鸡场石”上的字将被永久保存。

可想见的,那位已迈入四十、对爱执着的人,他的脸上一定流露出满意的笑容。





拯救他的命

爱统治的世界,没有不可能的事。

那天是1991年8月30日,星期五的早晨。我和我丈夫迪恩正在蒙太拿冰河国家公园风景区里享受我们计划已久的露营假期。这是自迪恩提早退休后我们的首次出游。上周我们在密歇根,已经探索过这个公园的许多地方。今天是我们第八趟徒步旅行。一早,我们正准备出发。“相机带了吗?”跨出帐篷时我问,“午餐的饼干呢?”

迪恩笑着点点头,“都带齐了,长官。”他取笑地说着,一边拍拍他身后的小背包。“我们可以出发了。”刚出发,我们慢慢地走,沿着羊肠般的小径往上走去,享受着凉凉的新鲜空气。偶尔,我们与其他露营的人挥挥手打招呼,或者,我们停下来拿出我的双筒望远镜眺望远方的山顶。中午十二点半前,我们已经走了三英里,于是我们决定休息吃午餐。享受简单的起司饼午餐后,我们正打算打道回营区去,这时有一对夫妻从后方出现。“你们不能走到这里就回去,这样太可惜了。”那妇人说,“至少到冰山湖瞧一瞧。只要再往上走几英里就到了。”因此,我们决定听从那妇人的建议再往上走。

大约下午三点时,我们到达湖面平静、晶莹剔透的冰山



湖，湖四周生长着各类鲜艳的野花。湖上还漂着小座冰山，真是名副其实的冰山湖。

“美极了，不是吗？迪恩。”我兴奋地叫着。我们手牵着手站在湖边，陶醉在这宁静的景色里。

经历四十三年的婚姻，迪恩不仅是我的丈夫，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同生长于南方的达科塔小镇上。初次见面是在主日学校，那时迪恩十六岁，我则小他八个月。然后，我们便开始约会，三年后，我们就携手步上红地毯。

如今，五个儿女已各自成家立业，而且还有十五个孙儿女。我们一直期盼着，可以一同快乐地出游，度过“黄金时光”。六十二岁的我与三十五岁时感觉没什么不同。虽然我们都有—些健康上的毛病，就像迪恩有轻微的糖尿病，我则是必须每日服用心脏病药物，但定期的运动让我们保持仍算硬朗的身体。

离开冰山湖，我们重新走向下山的小径。步行七百多米后，我们来到一个转弯处。顺着小径一转弯，我听到迪恩急促的喘息声，并且警告似地紧抓着我的手臂。顷刻间。我知道为什么了：一只母灰熊及两只小熊转身正面朝着我们，就在距离我们不到四十米处。

母熊的耳朵灵敏地向前倾听，它的双眼盯着我们。母熊一动不动地，忽然发出一阵粗哑的吼叫，吓得两只小熊躲到两旁去。

“我的天啊！”迪恩轻声地说，“我想，我们有麻烦了。”

就在两天前，我们才参加了公园管理员讲解有关野生熊的说明会。“我们趴下，就像他们说的。”我喘息着说，“我们最好装死。”弯下膝盖，我用双手抱住我的头，我认为迪恩也



跟着我这么做。

只是一切已太晚。当我从手肘偷偷望去,我看到母熊发动了攻势。她往前冲,发出隆隆的咆哮声,露出它的熊掌。母熊的肌肉在它厚厚的棕色毛发下折出——一条条细纹,母熊只向前跑了三大步,已经冲到我们面前,露出凶狠狠的牙齿。刚听见迪恩的喘息声,紧接着就是他痛苦的尖叫声。大灰熊用它锐利的牙齿攻击他,它尖锐的牙齿深深地插入迪恩的背和胃,咬着迪恩左右摆动,最后残忍地将他甩上空中,就像破烂的洋娃娃一般。迪恩的身体还未着地,母熊又发出隆隆的咆哮声,再将迪恩咬住。我似乎听得见它的牙齿咬入迪恩的皮肤时发出的声音。

仍屈着身体的我,无法相信发生的事。从眼角我看见那巨大的动物,又将迪恩抛向空中,然后钳住他的右手,将他拖进矮丛里。

“亲爱的上帝,请别这么对我!”迪恩呜咽着,“请别这么对我!”

听着迪恩绝望的祈祷,我站直了屈着的身体,走向他们。我手无寸铁,连可作为攻击武器的砖块都没有。但当我拿下我身上沉重的双筒望远镜时,我想起小时候常在农场玩,农场上又常有野狼出现,于是父亲曾经教导我:“如果那天你碰上野生动物时,攻击它的鼻子,因为那是它最敏感的部位。”因此,我决定用双筒望远镜攻击它最敏感的部位。

我将望远镜上的胶绳紧紧地捆在我的右手上,甩着我的双筒望远镜,准备进行攻击。第一击,正中它的黑鼻子。在击中的同时,我猛地往下拖,刮伤了它的嘴。它往后退了一两步,但还是抓着迪恩不放。“上帝保佑我!”我暗自祈祷着。



然后举起手上的望远镜,再使力地朝母熊甩去。虽然我听见迪恩在我脚下呻吟的声音,但我还是不敢放松。用尽打高尔夫瞄球的技术,盯着母熊的鼻子,要让每一击都达到效果。

终于,在四次攻击之后,母熊放开迪恩的手,愤怒地挺直它七尺高的身体,越过我丈夫血迹斑斑的身体。这时,我才发现,我的眼睛只达它的胸部。母熊黄黑色的手掌、尖锐的长爪高举在空中,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之远。我坚定的眼光瞪着它的双眼,深深地吸一口气,我又挥出第五次的攻击。

母熊似乎知道这一挥我使尽全部的力量,立即转身跑进树丛里。我犹疑了一会儿,为了确定它不会再攻击我。此时,我听见母熊跑过树丛咯吱咯吱的声音越来越远,我才确定它不会回来了。

我低头看见躺在地上的迪恩,他缓缓地呻吟,呼吸微弱。我回过神,想起他受的伤,恐惧让我冷得打哆嗦。

他的衣服已成碎片,胸部被撕开,露出一束束的肌肉。右肩几乎已全被咬掉,右腿、背部及胃肠处处皆是严重切口,我弯下腰,试图保持清醒的意识。

“迪恩。”我叫着。“迪恩,是我!”他一直没有响应,直到我第三次呼喊,他才转头看着我。他的眼里充满着痛苦,几乎认不出我是谁。“没事了。母熊已走了。”我说。他慢慢地说:“没有,还没有。”滚滚眼泪滑下我的脸,我向他确定母熊已经离开了。

“我必须帮你止血。”我说,“好好躺着,你会没事的。”庆幸的是,因为迪恩曾担任二十八年的消防义工,而我常和他一起研究救难手册,因此我懂得急救的方法。目前我必须先让自己冷静下来,才能清楚地思考。迪恩的右肩及腰部正大



量失血,这可能意味着伤及动脉,我必须利用止血带止血。但,在山里,去哪里找止血带?

胸罩!我灵机一动。毫不犹疑的,我脱下上衣及胸罩,将弹性肩带绑在迪恩上手臂的地方止血。如果血还是继续流,则必须用树枝将他的手撑高。“失去手臂总比失血致死好。”我绝望地想着。

再来是胸部的伤了。我赶紧从腰包里掏出一些面纸,擦拭胸口上的伤,但仍无法止住不断流出的鲜血,我需要一些绷带。我抓起刚刚脱掉的上衣,这时迪恩虚弱地说:“用我的上衣。帮我脱下来。”

我将他扶起,脱下上衣,撕成一条条小布条。处理完胸口和腿的伤后,我看看他右手臂的伤口,血已经逐渐凝固了。

“感谢上帝。”我心里想着。将止血带松一松,我穿起我的上衣。

这么一来,急迫的危险已经解除。但如果母熊再转头回来,那该怎么办?依目前的情况,迪恩是无法走路的,而且距离我们扎营的地方还有四英里之远,我决定最好的方法是大叫求援。一定有碰巧经过的爬山客,听见我的喊叫。于是,我大声地叫着“救命!”“救命啊!”

终于有两位年轻的登山客出现,快速地跑向我们。

“我先生遭母熊攻击。”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帮我们求援吗?”

“好。”其中一位男性说。

迪恩简短地说:“请管理员叫直升机。”那位年轻人点点头,随即跑下山去。

就在他转身离开后,我忽然想起公园管理员曾说,在熊



出没的山区里,不要跑,跑将引来熊的攻击。我担心地咬着下嘴唇。“上帝!”我祈祷着,“请保佑他的安全。”

一个小时后,我看见一组约十几个人的队伍朝着我们的方向前进。包括了三位护士,一位医生,及一位雪地巡逻医务人员。其中一位护士让迪恩吞下止痛药,其他的人则用干净绷带帮迪恩包扎伤口。在这深山里,同时出现这么多医护人员画面,似乎有点有趣。

然后,空中救护队将迪恩送往医院。因为随行的人太多,我则搭另一架小直升机至医院。我一到达医院时,迪恩已进了手术室。直到清晨三点左右,手术才结束。

“你先生很幸运。”医生说,“那只熊险些伤到你先生的其他主要动脉及神经。”医生还说,迪恩的伤口缝了两百多针。

九天后,迪恩可以出院回家了。

现在,每次再回到密歇根,我总会想起那件难以置信的事。每当想起,在那瞬间迪恩即可能离我而去时,我不禁热泪盈眶。但是,感谢上帝的神奇,当然还有功不可没的双筒望远镜,让我的丈夫可以幸存。



死神也怕咬紧牙关

他们像一幅画，定格在蓝天大山峭石之间。

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是这样的。

罗伯特和妻子玛丽终于攀到了山顶：站在山顶上眺望，远处城市灰白色的楼群在阳光下变成了一幅画，仰头，蓝天白云，柔风轻吹，两个人高兴得像孩子，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对于终日劳碌的他俩，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旅行。

悲剧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伯特一脚踩空，高大的身躯打了个趔趄，随即向万丈深渊滑去，周围是陡峭的山石，没有抓手的地方，短短的一瞬，玛丽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下意识地，她一口咬住了丈夫的上衣，当时她正蹲在地上拍摄远处的风景，同时，她也被惯性带向岩边，仓促之间，她抱住了一棵树。

罗伯特悬在空中，玛丽牙关紧咬。你能相信吗？两排洁白细碎的牙齿承提了一个高大魁梧躯体的全部重量。

他们像一幅画，定格在蓝天白云大山峭石之间。玛丽的长发像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

玛丽不能张口不能呼救，一个小时后，过往的游客救了他们。

而这时的玛丽，美丽的牙齿和嘴唇早被染得鲜红鲜红。



有人问玛丽如何能挺那么长时间,玛丽回答:“当时,我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松口,罗伯特肯定会死。”

几天之后,这个故事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世界各地。人们发现,死神也怕咬紧牙关。



永远年轻

还能赞美、还能爱的人，即是永葆青春的人。

在过去二十六年的婚姻生活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我的父母亲变老了，我的子女们要离开家了，但我并不感觉我已老了。当然，我可以看见岁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不见了的是小尺寸的裤子及鞋子；消失的是年轻女孩脸上准备随时应战的表情。但在我丈夫的眼里，我永远还是当年我们相遇时无忧无虑、十八岁的我。对我，时间好像暂停了。

他仍然叫我“古锥的”，他还是带我去看恐怖电影，我俩坐在挤满青少年的电影院里；我们还是去快餐店吃汉堡；我们还是听着 60 年代的摇滚乐。

“如果你长得像她那样也一样很好看。”他说，一边指着从对面走来的一位女孩。那个女孩留着一头及腰的金发，穿着一件紧身上衣及短裤。我提到她看起来仅二十来岁吗？我差点没笑回了，但我知道，他说这话时是认真的。

每年七月，他一定会带我参加乡村园游会。在酷热的夏夜里，我们漫步走过烟灰弥漫的烟火，享受动人的夜色与音乐，一边吃着烤玉米。他总会买给我一些奇怪的纪念品。他最爱玩射气球，并且信誓旦旦要赢得那最大只的娃娃给我。当其他同龄的游客已坐在长椅上休息时，我们还在云霄飞车



里，上上下下、左右翻转，兴奋地尖叫，直到云霄飞车绕进最后一圈。一天的活动即将结束，坐在我们最爱的摩天轮里，我们分享着一团粉红色的棉花糖，往下望去，园区里一片灯海荡漾。

有时，我怀疑他知不知道我已经年过四十了。而且，我的小孩也已经达到可以生育自己小孩的年龄。难道他没注意到我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眼角边越来越明显的皱纹？他是否注意到我的不安全感？听到我蹲下时，膝盖发出的声音？我看着他望着我的眼神……我明白，他没注意到。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我们会在哪里？我常纳闷着这个问题。我当然清楚，我们会在一起，但在哪里？在养老院？还是与儿女同住？然而人眼前的这些影像似乎都不是我期盼的。惟有一个景象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那就是我看见我们……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与他满头白发的“古锥的”，站在一栋建筑物前，看着世界在我们面前走过。然后，在七月的夏夜里，我们坐在摩天轮里，手牵着手，一起吃着粉红色的棉花糖。



星 期 三

她,是我的太太、我的爱人、我的最佳好友。我们的婚姻历经了十四年的挑战及成长。我坦白地说,经过这些年,我对帕茜莉娅的爱没有一丝丝的减少。相反地,随着时光一天天流逝,我发觉我越来越被她的美所吸引。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和帕茜莉娅一同度过的日子。我们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或一起在午后的寂静中下棋。

相对于许多人失败、短暂的婚姻,我们却是长长久久。我们没有什么婚姻成功之道或秘诀可以分享,但历经这十多年的相处,我们对彼此仍保留着第一次见面时的浪漫感觉。婚姻常是浪漫感觉的杀手,将在追求过程中对彼此产生的浪漫感觉消除殆尽。至今,我仍觉得我还在追求着帕茜莉娅,也因此,对她的那种浪漫感觉从未消失过。

浪漫是无法教授或模仿的。惟有两人之间感情的相互交流才能产生浪漫。我的浪漫源自与我结婚十四年的她,帕茜莉娅总是能激发出我最好的一面。我们的浪漫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我无法——描述。然而,有一种是我们十几年来一直不曾改变过的。

婚前,帕茜莉娅和我无法时常见面。所以每个周末就显得分外短暂,等待的日子则显得特别漫长。于是我决定要想



个办法让等待周末的日子赶快过去,不让每天白白浪费在空等里,至少对周末怀着期待的心情。

所以,在十五年前的一个星期三,我不为任何特别理由地送张卡片给帕茜莉娅。里头写着的是我如何深爱着她及对她的思念。为什么选择星期三呢?不为别的,只因为它是一星期的中间那一天。

自从那天起,我不曾忘记星期三必须做的事,而帕茜莉娅每周、每个月、每年都可以收到我寄的卡片。

这十几年来,每周买卡片的行为不是出于习惯,而是我每周的浪漫使命。经常为了找一张合适的卡片,我走遍了許多家商店。站在一片卡海前,我花相当多的时间,阅读卡片上的词句,只为了买到一张最符合的卡片。我要让帕茜莉娅能经由卡片上的话及图片,想起我们一起共度的时光。哪张卡片能感动我,那就是我要找的。

而帕茜莉娅则在每个星期三早晨,一起床即急忙地找寻我送给她的卡片。虽然她早已知道每个星期三都能收到我的卡片,但当她打开信封,看见里头的那张卡片时,期待、兴奋的心情还是不变。而我,对星期三的热情也一样从未熄灭过。

在我们床底下,有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在过去十五年来,我寄给帕茜莉娅的数百张卡片,而每张都代表着我对她不减的爱。我希望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帕茜莉娅可以收到满满十个箱子的卡片,那些代表着我对她的爱、情感及感谢。



二十周年庆

听到有人将重婚解释为一个人有多于一个伴侣时,我不禁笑了出来。我认为,结婚其实是人与人沟通的一种探险。而我的探险是与我先生马丁开始的。

我们共度了二十年丰富多彩的日子。老实说,他只是一位平凡、踏实的人。比如说,最近我告诉他,我想学绘画,他就会紧接着问:“是油画还是水彩画?”

我记得在我们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一个月,我开始检讨我们的婚姻,怀疑它的必要性。其实,每件事都好极了,只是我们的关系似乎不再有任何“新意”。我还记得许久前,当这段感情刚开始时,从面对着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到后来慢慢地发现他的人格特质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接下来,发现我们共通的好恶时喜悦的感觉;到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碰触,第一次亲吻,第一次拥抱,每一个第一次。

有天早晨,我的“老”先生和我起了个大早,出门开始我们经常性的晨间散步。虽然清晨美景当前,我却心不在焉。我在想着,历经二十年的婚姻,我总觉得似乎少了什么?想着我是否错失了什么?我们走了约三十分钟,来到一处由两排浓密的树交织成的树荫形成的一座天然的绿色隧道。就在我们准备回头走回家时,他突然地抓着我的手臂,将我拉



过去。那时我还在想着“新意”的问题，他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给了我一个意外的吻。

那热热、粘粘又甜甜的吻，使得我的内心里忽然涌现这二十年来与马丁一起生活、点点滴滴累积下来的情感。我们一起面对三个父母亲及两个兄弟的死亡；一起看着儿子上大学；一起走遍从南到北各个露营区；一起分享我们的歌；一起爬过无数座山；分享食物；分享朝阳；分享生命。

这是我从没有过的分享经验，除了与我先生外。然而，我们现在一同沐浴在一种新的感受中。甜美、安全、舒适、手牵手的清晨散步，给予我们新的爱，新的一天。还有，那个不曾发生，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的吻。这就是“新意”了吧！

那段小插曲为我们的二十周年结婚纪念日添增新的意义。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意义——原来，历经数十年的婚姻，我们仍可以创造出有新意的情感。



给你爱的人笑脸

在泰瑞莎修女的幽默中,常隐藏着她诚心的忠告。有一次,一群大多从事教职的美国人前来拜访泰瑞莎修女。他们请她针对如何与家人相处这个问题,给予一些忠告。

“对你的太太笑。”泰瑞莎修女回答道,“对你的先生笑。”

或许是因为如此简单的道理,竟出自一位独身者的口中,于是有人再问道:“泰瑞莎修女,你结婚了吗?”

“是的。”泰瑞莎修女说,令在场的人感到相当的意外。她继续说道:“但有时候,我觉得对耶稣基督笑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有时要求非常严格。”



拍卖场上一幅不起眼的画

有一位富翁在孩子很小时失去了妻子。于是他请了一位管家来当儿子的保姆,并且料理其他的家务。当这个小男孩长到十几岁时,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不治而逝。这个富翁禁不住二度失去亲爱家人的打击,不久之后,也因过度悲恸而与世长辞。

富翁并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亲戚尚在人间,于是政府便根据法令将这位已故巨富的财产充公,并且拍卖他的所属遗物。富翁的老管家是个穷人,但她决定买下一件遗物作为纪念,那是一幅挂在楼梯走道墙壁上的油画——上面画着她照顾了15年的最亲爱的小主人,这幅画多年以来都不曾取下。

屋子内的物品被拍卖得差不多了,但没有人要那幅与己无关的画,因此老管家得以用很便宜的价钱将它买下。她把它带回家,打算仔仔细细地将它清理装裱一下,她十分珍惜这幅画给她的回忆。就在她将画框拆开准备修理时,从画像纸板的背面,掉出一张纸来。她打开来,是她主人的遗嘱!在遗嘱中,她的主人希望将他所有的财富送给那个因疼爱他的儿子而想要拥有画像的人。



至诚的友情能经受住一切

有两个人十分要好,彼此不分你我。一日他们走进沙漠,干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上帝为了考验他俩的友情,就对他们说:“前面的树上有两个苹果,一大一小,吃了大的就能平安地走出沙漠。”两个人听了,就都让对方吃那个大的,坚持自己吃小的,争执到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两人都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其中一个突然醒来,却发现他的朋友早向前走了。于是他急忙走到那棵树下,发现两个苹果中只剩下了一个,摘下来一看很小很小。他顿时感到朋友欺骗了他,便怀着悲愤与失望的心情向前走去。

突然,他发现朋友在前面倒了,便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小心地将朋友轻轻抱起。这时,他惊异地发现:朋友手中紧紧地攥着一个苹果,而那个苹果比他手中的小许多。

他们经受住了上帝的考验。



机智的爱

有一个小孩有严重的口吃,小伙伴们经常笑话他。

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老师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嘲笑他,小孩子们都认真地点头答应了。

有一天中午,大家在一起吃午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相互闹着。可是,那个小孩却一个人默默地吃着东西,吃过饭了又想和小伙伴们说话,他结结巴巴,总是把话说不清楚,大家都拼命地忍住笑。

老师看到了,走到小孩子们身边。此时,那个患口吃的小孩正在吃力地说:“面——面——面——”他实在不能完整的说出“面包”两个字。大家的笑马上就要爆发了。

老师突然笑着对大家说:“瞧,小朋友们,看我把面包放到水杯里去了!”

此时,大家哄堂大笑,那个口吃的小孩也哈哈大笑起来。

真为这样的老师感动不已,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从另一个意义去诠释:善待孩子的心,就是温暖整个世界的心,这样的呵护和关爱会让我们的的心变得更柔软,把这世界看得更美好和光明。



贝多芬之吻

安多尔·福尔德斯 16 岁时因和音乐老师发生了分歧而陷入了困境。那时,李斯特最后一个在世的学生——著名钢琴家冯·索尔先生来到布达佩斯,要求安多尔·福尔德斯为他演奏一曲。安多尔·福尔德斯尽全力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悲怆》和舒曼的《蝴蝶》。最后,当安多尔·福尔德斯结束演奏时,冯·索尔先生站起来并在安多尔·福尔德斯的前额上吻了一下说:“我的孩子,当我在你这么大时成了李斯特先生的学生。在我的第一课后,李斯特先生吻了吻我的前额说:‘好好记住这个吻,它是贝多芬先生听完我的演奏后给我的。’为了把这份神圣的遗产传给后人,我已等了许多年,现在我认为你应得到它。”

在安多尔·福尔德斯的一生中,没有比冯·索尔先生对他的赞扬更有意义的事了。贝多芬之吻奇迹地使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帮助他成为今天的钢琴家。



心灵有耳

一个小女孩因为长得又矮又瘦而被老师排除在合唱团之外,况且,谁叫她永远穿着一件又灰又旧又不合身的衣服呢?

小女孩躲在公园里伤心地流泪。她想:我为什么不能唱歌呢?难道我真的唱得很难听吗?想着想着,小女孩就低声唱了起来,她唱了一支又一支,直到唱累了为止。“唱得真好!”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来,“谢谢你,小姑娘,你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小姑娘惊呆了。说话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小女孩第二天再去时,老人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副陶醉其中的表情,最后他大声鼓掌,说:“谢谢你,小姑娘,你唱得太棒了!”

这样过了许多年,小女孩成了大女孩,美丽窈窕,而且是小城里有名的歌星。她忘不了公园靠椅上那慈祥的老人,一个冬日的下午她特意去公园找老人,但那儿只有一张长长的孤独的靠椅。“他死了,他聋了 20 年哩!”一个知情人告诉她。

姑娘惊呆了,那个天天屏声静气聚精会神听一个小女孩唱歌并热情赞美她的老人竟是个聋子!



哥哥,我爱你

在丹麦历史上有一对很有名的科学家兄弟,哥哥尼尔·波耳是物理学家,外向,善言;弟弟哈洛·波耳是数学家,内向,拙于言辞。他们是好兄弟,一条藤上两个出色的瓜。

一天,哥哥尼尔建议他俩来个互相揭短,他觉得这很好玩。弟弟哈洛说:“噢,那我可做不到!”

哥哥说:“难道你不想让我快乐吗?”

弟弟只好说:“那你先说吧!”

哥哥开始批评弟弟:“你总是口齿不清,不会说爱的话,没有人知道你的细心、你的关怀……现在你可以损我了!”

弟弟还是笑着平静地说:“我做不到!”

哥哥急了,便说:“你讲话不算数!”

弟弟这才“嗯嗯”地开了口:“哥、哥,你的衣领上有一根线头。”边说边帮他拿掉。

这便是弟弟拙于言辞的力量,他的言行朴素而深情。



爱心铺就的天才之路

一个男孩非常喜欢足球,可是又买不起,于是就踢塑料盒,踢汽水瓶,踢从垃圾箱拣来的椰子壳。他在巷口里踢,在能找到的任何一片空地上踢。

有一天,被一位足球教练看见了,他发现这孩子踢得很是那么回事,就送给他一只足球。小男孩得到足球后踢得更卖劲了,不久,他就能准确地把球踢进远处随意摆放的一只水桶里。

圣诞节到了,男孩的妈妈说:“我们没有钱买圣诞礼物送给我们的恩人,就为我们的恩人祈祷吧。”男孩跟妈妈祷告完毕,向妈妈要了一只铲子跑了出去,他来到一处别墅前的花园里,开始挖坑。就在他快挖好的时候,从别墅里走出一个人来,问小孩在干什么,小男孩抬起满是汗珠的脸蛋,说:“教练,圣诞节到了,我没有礼物送给您,我愿给您的圣诞树挖一个树坑。”

教练把小男孩从树坑里拉上来,说,我今天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礼物,明天你到我的训练场去吧。后来这个男孩在第六届足球世界杯上独进 21 球,为巴西第一次捧回金杯。一个原来不为世人所知的名字——贝利,随之传遍世界。天才之路都是用爱心铺成的,并且在铺成这条路的爱心中有天才自己的一颗。



老师的手

感恩节的前夕,美国芝加哥的一家报纸向一位小学女教师约稿,希望能得到一些家境贫寒的孩子画的画,内容是他想感谢的东西。

按照老师的要求,孩子们高兴地在白纸上画了起来。女教师猜想,这些贫民区的孩子想要感谢的东西是很少的,最多只能画些餐桌上的火鸡或冰淇淋之类了。当小道格拉斯交上他的画时,女教师竟然大吃一惊。原来,他画的是一只大手。是谁的手?这个抽象的表现手法使她迷惑不解。孩子们也纷纷猜测。一个说准是上帝的手;另一个说农夫的手,因为农夫喂养了火鸡。女教师走到小道格拉斯——这个皮肤棕黑、又瘦又小、头发卷曲的孩子面前,低声问他:“能告诉我你画的是谁的手吗?”“这是您的手,老师。”道格拉斯小声答道。

她回想起来了,在放学后,她常常拉着他粘乎乎的小手,送孩子们走一段路程。要知道,他家很穷,父亲常喝酒,母亲体弱多病,没工作,小道格拉斯破旧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可老师的这只手对小道格拉斯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除了这位老师,再也没有谁用手拉过他的小手。



未能满足的愿望

意大利政治家加里波第临终前，他的夫人弗朗塞斯卡与他们的儿子梅诺蒂和芒利奥守在这位爱国者的床边。他们的另外两个孩子特雷西塔和里奇奥蒂正在从罗马回来的路上。天色渐黑，突然，两只黑头莺从窗户飞进了屋里。加里波第已经养成了给它们喂食的习惯，低声说不要驱赶它们，因为这是他两个幼年夭折的女儿罗沙和阿妮塔的灵魂来找他了。他又补充道：“我死以后，你们要继续喂养它们。”这是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不请牧师，不举行宗教仪式，这是他在遗嘱中表达的强烈愿望。“今天，趁我神志还完全清醒，我宣布，任何时候都不请求神甫可怕、可鄙和可恶的帮助。我视神甫为人类尤其是意大利人的凶恶的敌人。因为我坚信，一个人只有在发疯或无知透顶的情况下才会求助于一个托尔克马达的传人。”此外，加里波第本着同样的精神要求火化遗体，而天主教会是禁止火化的。他希望自己的遗体能像古希腊的英雄一样在香木的焚化火堆中焚烧。

加里波第火化遗体的愿望，没能实现，最后遗体穿着红衣衫涂抹防腐香料后保存了起来。



最后的拥抱

一切都是从1854年2月的耳痛和偏头痛开始的,为此想尽了一切办法,但都无济于事。当时这位德国作曲家舒曼抱怨说:“有人正在他的脑袋里挖掘。”

接着又突然出现幻听,它总是纠缠着他,随后它就慢慢发展到精神错乱。发作经常是在夜间,搞得他身边的人惊恐万分,他自己也十分痛苦,甚至企图投莱茵河自杀。就在这时,舒曼“自己”要求把他留在恩德尼赫的疗养院里。在那儿他的心理和身体官能开始慢慢衰竭。他拒绝吃饭,没命地按字母顺序抄录一本地图册上的城市名,然后再把它们排起来……有时他弹弹钢琴,但是颤抖的双手一按在上边,便发出吓人的响声。他那颗有病的大脑不时会出现短暂的意识清醒,这就更增加了他的绝望,他对妻子克拉拉说的最后几个字就证明了这一点:“我的克拉拉,我知道……”

临死的前两天,克拉拉和另一位作曲家勃拉姆斯去看望他。“我看见了他,”她写道,“当时正是晚上六七点钟之间。他向我微微一笑,并无限温柔地拥抱了我……”7月29日下午,舒曼孤零零地死去了。



我只想听听您的琴声

1952年,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到日本演出,听说有一个擦鞋童为听他的音乐会,想方设法凑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票。谢幕后,梅纽因穿越了贵宾席上社会名流的盛情簇拥,径直来到低档席,找到了那位擦鞋童,轻轻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孩子羞怯地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只想听听您的琴声。”

梅纽因的泪水夺眶而出,一把搂住衣衫褴褛的孩子,把心爱的小提琴送给了他。

30年之后,当梅纽因再度访日演出时,又想起了当年的情景,想方设法找到了在一家贫民救济院工作的小知音。梅纽因得知,30年来尽管他的生活清贫坎坷,却多次决然地拒绝了想以高价购琴的人。这次会面,他仍和第一次一样回答梅纽因:“我什么也不需要,只想再听听您的琴声。”梅纽因默默接过那把阔别30年的旧琴,奏起当年那支旧曲,所有的在场者无不落泪。

远隔着时空,我们终是无法听到梅纽因和擦鞋童共享的琴声,却能够用心演绎那支曲子,在世世代代地球人共享的清风明月下,继续谛听。



母爱无言

这是关于两个母亲的故事。

一个发生在一位游子与母亲之间。游子探亲期满离开故乡,母亲送他去车站。在车站,儿子旅行包的拎带突然被挤断,眼看就要到发车时间,母亲急忙从身上解下裤腰带,把儿子的旅行包扎好。解裤腰带时,由于心急又用力,她把脸都涨红了。儿子一直把母亲这根裤腰带珍藏在身边,多少年来,儿子一直在想,他母亲没有裤腰带是怎样走回几里外的家的。

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一个犯人同母亲之间。探监的日子,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老母亲,经过乘坐驴车、汽车和火车的辗转,探望服刑的儿子,在探监人五光十色的物品中,老母亲给儿子掏出用白布包着的葵花仁。服刑的儿子接过这堆葵花仁,手开始抖。她千里迢迢探望儿子,卖掉了鸡蛋和小猪崽,还要节省许多开支才凑足路费。来前,在白天的劳碌后,晚上在煤油灯下嗑瓜子。自己没有舍得吃一粒,十多斤瓜子嗑亮了许多夜晚。服刑的儿子垂着头。作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是奉养母亲的时候,他却不能。在所有探监人当中,他母亲衣着是最褴褛的。儿子“扑通”给母亲跪下,他忏悔了。



“我 爱 她”

汤姆斯·根住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他六岁的孙子每天傍晚都要跑到街道拐角去迎接他下班回家,这使他很愉快。当孙子迎到他时,他总是给孙子一小包糖果。

一天,这个小孩迎接到祖父后,充满期望地问道:“我的糖果呢?”这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力图隐藏自己的哀伤的情绪。“你每天都来迎接我,”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仅仅是为了一包糖果吗?”祖父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糖果,递给孩子。他们向房子走去,谁也没有说话。这孩子伤心了,显得很不高兴,他知道他伤害了自己所爱的祖父的心。

那天晚上,这个六岁的孩子和他的祖父一起跪下,高声祈祷。祈祷中这个孩子加了一句自己的话:“请上帝让祖父了解我爱他。”



“上帝的妻子”

一个寒冷的冬日,在纽约市,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正驻足在百老汇一家鞋店前,光着脚,盯着橱窗,因寒冷而颤抖着。

一个妇人走近男孩说:“小家伙,你在看什么?”

“我在求上帝给我一双鞋子。”男孩回答。

妇人牵着孩子走进商店,请售货员给男孩拿半打袜子。然后,她问售货员能不能给她一盆水和一条毛巾。售货员很快拿给了她。

她带着小家伙走到商店后面的洗手间,脱下手套,跪下,洗他的小脚,并且用毛巾把脚擦干。这时售货员拿来了袜子。妇人将一双袜子给男孩穿上,又给孩子买了一双鞋子,还把剩余的袜子装在一个袋子里,递给男孩。

她轻轻拍着小男孩的头说:“毫无疑问,小家伙,你现在一定感觉舒服多了。”

当她要转身离开时,惊讶的孩子抓住她的手,含泪望着她的面孔问:“你是上帝的妻子吗?”



生命的呵护

有一个人从山里回来，两手空空。

他是去山里打猎的，穿行了一天，一无所获。傍晚时分，他发现了一对正在相互嬉戏的山鸡。那是两只稚嫩的山鸡，对安全防范还处于空白阶段，对他响亮的脚步声充耳不闻，继续在山岩上嬉闹。

他大喜过望，取下肩上的猎枪，瞄准其中一只，就在他扣下扳机的刹那，一只雌山鸡像一道闪电从草丛里腾起，落在两只小家伙的身前。“嘣”！枪响了，雌鸡应声栽倒在岩石下，只发出半声凄叫。两只小山鸡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呆了，它们挤在一起，傻傻地看着它们满身鲜血一动不动的母亲。

猎人也怔住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像一只巨锤砸在他的心头，猎枪从颤抖的手掌中滑落在地……

他没有过去捡那只山鸡，也没有蹲下身子拾他的猎枪，怔了一会儿后，他两手空空下山了。



生命的跪拜

有一屠户从集市上买来一头牛，这头牛体格健壮，肚大腰圆，屠户满心欢喜地牵牛回家，提刀近前准备开宰。

这时，牛的眼睛里满含泪水，屠户知道，牛是通人性的，它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了。但屠户还是举起了刀子。突然，牛的两条腿扑通跪下，眼睛里泪如雨下。屠户从事屠宰业已十多年，死在他刀下的牛不计其数，牛在临死前掉泪他见的多了，但牛下跪还是头一次见到。屠户来不及多想就手起刀落，鲜红的血顿时从牛的脖子里汩汩流出，然后对牛进行剥皮开腔。

当打开牛的腹腔时，屠户一下子惊呆了，手中的刀子叮当落地——在牛的子宫里，静静地躺着一头刚长成形的牛犊。

屠户这才知道，牛为什么双腿下跪，这是在为自己的孩子苦苦哀求啊。屠户沉思良久，破例没有把牛拉到集市上去出卖，而是把母牛和那个还未出生的牛犊，掩埋在旷野之中。

所有的母爱，其实表达起来都是这样的简单，它没有故作，没有张扬，有的只是极其普通又撼人心魄的细节。



母 爱

这是一件小事，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在一条没有树荫的乡间公路上，行人稀少，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幼小的孩子走在回家的路上。

天很热，小孩边走边嚷，年轻母亲则不停地安慰着：“坚持一会儿，我们就到家了。”

后来，小孩大约是热得受不了了，便停步不前，问：“妈妈，有办法吗？”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走进我的影子吧，太阳就晒不着你了。”

那小孩似乎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欢快地走进母亲的影子里，一蹦一跳。

母爱不仅是一种最深切的情感，也是一份智慧，一份在生活的细节中自然挥洒的智慧。



与命运抗争

在贝多芬 26 岁时，耳朵开始出毛病了。

贝多芬与女友琪莲泰分手以后，一直痛苦万分，吃不下，睡不着。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耳朵里面总是嗡嗡响，就像有几千只蜜蜂在叫一样。

一个音乐家失去了听力便失去了一切，贝多芬几乎要发疯了。他找了很多大夫来医治，可他们也不明病因，各种诊治方法都毫无作用。他伤心到极点，想到了死。

“难道这个世界就没有留恋我的吗？难道这个世界就没有我留恋的吗？我死后连个牵挂和怀念的人都没有吗？不，我不能被打垮，我要与命运抗争。”贝多芬暗下决心。

从此后，他放弃了所有的社交和演出，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两年的时间里，贝多芬在原有的第一交响曲后，又创作出好几部作品，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攀上了艺术的巅峰。



浪子归来

他们一行共6人：3个小伙子，3个姑娘，正动身去佛罗里达州的某海滨小城度假。他们的纸袋里装着三明治和酒，在34街搭上了长途汽车。纽约城阴冷的春天在他们身后悄然隐去。现在，他们渴望着金色的沙滩和滚滚的海潮。

车过新泽西时，他们发现车上有人像被“定身法”定住似的一动不动。他叫温葛——他坐在这帮年轻人面前，风尘仆仆的脸色像张面罩，叫人猜不透他的真实年龄。他身穿一套不合身的朴素的棕色衣服，手指被烟熏得黄黄的，嘴里老在嚼着什么，他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在几天漫长的旅途中，年轻人的热情终于感染了温葛，他开始痛苦地、缓缓地对他们说起了自己的生平。这4年他一直在纽约坐牢，而现在他正回家去。

“您有妻子吗？”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大家都吃了一惊。

“唉。怎么给您说呢。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对她说：玛莎，如果你不能等我，我是理解你的。我说我将离家很久。要是她无法忍受，要是孩子们经常问她为什么没有了爸爸——那会刺痛她的心的。那么，她可以将我忘却而另找一个丈



夫。真的。她算得上是个好女人，我告诉她不用给我回信，什么都不用，而她后来也的确没给我写回信。3年半了，一直音讯全无。”

“现在你在回家的路上——她也不知道吗？”

“是这么回事。”他难为情地说，“上星期，当我确知我将提前出狱时，我写信告诉她：如果她已改嫁，我能原谅她，不过要是她还是独身一人，要是她还不嫌弃我，那她应该让我知道。我们一直住在布朗斯威克镇，就在杰克逊村的前一站。一进镇，就可以看到一株大橡树。我告诉她：假如她要我回家，就可以在树上挂一条黄手绢，假如她不要我回去，那她完全可以忘记此事，见不到黄手绢，我将自奔前程——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年轻人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温葛拿出他妻子和3个孩子的照片给他们看。距布朗斯威克镇只有几里了，年轻人赶忙坐到右边靠窗的座位上，等待那大橡树扑人眼帘。而温葛心怯，他不敢再向窗外观望。他重新板起一张木然的脸，似乎正努力使自己在又一次的失望中昂起头来。只差10里了、5里了，车上一片静悄悄。

突然，晴天一声霹雳——青年们一下子都站起身，爆发出一阵欢呼！他们一个个欣喜若狂，手舞足蹈。

只有温葛不知所措，呆若木鸡。那橡树上挂满了黄手绢，20条、30条，兴许有几百条吧——好像微风中飘扬着一面面欢迎他的旗帜。在年轻人的呼喊声中，老囚犯慢慢从座位上站起身，向车门走去，他迈出了回家的步子，腰杆挺得直直的。



知道我多么爱你

我的祖父和祖母结婚已逾半个世纪,然而多少年来,他们彼此间不倦地玩着一个特殊的游戏: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写下“Shmily”这个词留待对方来发现。他们轮换着在屋前屋后留下“Shmily”,一经对方发现,就开始新一轮。

他们用手指在糖罐和面箱里写下“Shmily”,等着准备下一餐饭的对方来发现;他们在覆满霜花的玻璃上写下“Shmily”;一次又一次的热水澡后,总可以看见雾气笼罩的镜子上留下的“Shmily”。

有时,祖母甚至会重卷一整卷卫生纸,只为了在最后一段纸上写下“Shmily”。

没有“Shmily”不可能出现的地方。仓促间涂写的“Shmily”会出现在汽车坐垫上,或是一张贴在方向盘轴心的小纸条上。这一类的字条还会被塞进鞋子里或是压在枕下。“Shmily”会被书写在壁炉台面的薄尘上,或是勾画在炉内的灰底上。这个神秘的词,像祖父母的家具一样成了他们房间的一部分。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完全理解祖父母之间游戏的意义。年轻时我不懂得爱——那种纯洁而且历久弥坚的爱。

当然,我从未怀疑过祖父母之间的感情。他们彼此深爱。他们的小游戏已远非调情消遣,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



们之间的感情是基于一种真挚的献身精神,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

祖父和祖母一有机会就彼此执手相握。他们在小厨房里擦身而过时偷吻;他们说完彼此的半截句子;他们一起玩拼字和字谜游戏。祖母常忘情地对我耳语,说祖父多么可爱迷人,依然还是那么帅气。她骄傲地宣称自己的确懂得“如何选择”。每次餐前他们垂首祈祷时,感谢他们受到的诸多相信:一个幸福的家庭、好运道和拥有彼此。

可是一片乌云遮蔽了祖父母的家:祖母的癌症恶化了。首次发现是在10年前。跟以往一样,祖父总是与祖母肩并肩地走过人生艰难之旅的每一步。为了安慰祖母,祖父将他们的卧房喷涂成黄色,这样当祖母病重不能出屋时,也能感受到周围的阳光。

起先,在祖父坚实的手臂和拐杖的帮扶下,他们每天清晨一起去教堂散步和默祷。但随着祖母日见瘦弱,终于,祖父只能独自去教堂,祈求上帝看顾他的妻子。

然而那一天,我们担心忧惧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祖母去了。

“Shmily”写在祖母葬礼上花束的黄色缎带上。当人群散去,叔伯、姑姑和其他的家庭成员又走上前来最后一次围聚在祖母身旁,祖父扶着祖母的灵柩,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唱起“知道我有多么爱你……”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特殊小游戏的意义:“S—h—M—i—l—y”就是“See how much I love you (知道我多么爱你)”。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这个令人震撼的发现。谢谢你们,祖父祖母,教我懂得了爱。





家是什么

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个醉汉躺在街头,警察把他扶起来,一看是当地的一个富翁。当警察说送他回家时,富翁说:“家?我没有家。”

警察指着远处的别墅说:“那是什么?”

“那是我的房子。”富翁说。

在我们这个世界,许多人都认为,家是一间房子或一个庭院。然而,当你或你的亲人一旦从那里搬走,一旦那里失去了温馨和亲情,你还认为那儿是家吗?对名人来说,那儿是故居;对一般的百姓来讲,只能说曾在那儿住过,那儿已不再是家了。

家是什么?1983年,发生在卢旺达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许能给家做一个贴切的注解。

卢旺达内战期间,有一个叫热拉尔的人,37岁,他的一家有40口人,父亲、兄弟、姐妹、妻儿几乎全部离散丧生。最后,绝望的热拉尔打听到5岁的小女儿还活着,于是辗转数地,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他悲喜交集,将女儿紧紧搂在怀里,第一句话就是:“我又有家了。”

在这个世界上,家是一个充满亲情的地方,它有时在竹篱茅舍,有时在高屋华堂,有时也在无家可归的人群中。没有亲情的人和被爱遗忘的人,才是真正没有家的人。



风雨中的菊花

午后的天灰蒙蒙的，没有风。乌云压得很低，似乎要下雨。就像一个人想打喷嚏，可是又打不出来，憋得难受。

多尔先生情绪很低落，他最烦在这样的天气出差。由于生计的关系，他要转车到休斯敦。开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他随便在站前广场上漫步，借以打发时间。

“太太，行行好。”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循声望去，他看见前面不远处一个衣衫破烂的小男孩伸出鹰爪一样的小黑手，尾随着一位贵妇人。那个妇女牵着一毛色纯正、闪闪发亮的小狗急匆匆地赶路，生怕小黑手弄脏了她的衣服。

“可怜可怜，我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给一美元也行。”考虑到甩不掉这个小乞丐，妇女转回身，怒喝一声：“滚！这么小就会做生意！”小乞丐站住脚，满脸失望。

真是缺一行不成世界，多尔先生想。听说专门有人靠乞讨为生，甚至还有发大财的呢。还有一些大人专门指使一帮孩子乞讨，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说不定这些大人就站在附近观察呢，说不定这些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如果孩子完不成定额，回去就要挨罚。不管怎么说，孩子怪可怜的。这个年龄本来该上学，在课堂里学习。这孩子跟自己的儿子年龄相仿，可是……他的父母太狠心了，无论如何应该送他上学，将



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多尔先生正思忖着,小乞丐走到他跟前,摊着小脏手:“先生,可怜可怜吧,我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给一美元也行。”不管这个乞丐是生活所迫,还是欺骗,多尔先生心中一阵难过,他掏出一枚一美元的硬币,递到他手里。

“谢谢您,祝您好运!”小男孩金黄色的头发都粘成了一个板块,浑身上下只有牙齿和眼球是白的,估计他自己都忘记上次洗澡的时间了。

树上的鸣蝉在聒噪,空气又闷又热,像庞大的蒸笼。多尔先生不愿意过早去候车室,就信步走进一家鲜花店。他有几次在这里买过礼物送给朋友。

“你要买点什么?”卖花小姐训练有素,礼貌又有分寸。

这时,外面又走进一人,多尔先生瞥见那人正是刚才的小乞丐。小乞丐很认真地逐个端详起柜台里的鲜花。“你要买点什么?”小姐这么问,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小乞丐会买花。

“一束万寿菊。”小乞丐开口了。

“要送给什么人吗?”

“不用,你可以写上‘献给我最亲爱的人’。下面再写上‘祝妈妈生日快乐!’”

“一共是20美元。”小姐一边写,一边说。

小乞丐从破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大把硬币,“哗啦啦”倒在柜台上,每一枚硬币都磨得亮晶晶的,那里面可能就有多尔先生刚才给他的。他数出20美元,然后虔诚地接过有纸牌的花,转身离去。

这个小男孩还蛮有情趣的,多尔先生想。

火车终于驶出站台,多尔先生望着窗外,外面下雨了,路



上没有行人,只剩下各式车辆。突然,他在风雨中发现了那个小男孩。只见他手捧鲜花,一步一步地缓缓地前行,仿佛忘记了身外的一切,瘦小的身体更显单薄。多尔发现男孩的前方是一块墓碑,他手中的菊花迎着风雨怒放着。

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越来越急促,多尔先生的胸膛中感到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冲击。他的眼前模糊了。



最美好的礼物

这一年的圣诞节，保罗的哥哥送给他一辆新车作为圣诞节礼物。圣诞节的前一天，保罗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时，看到街上一名男孩在他闪亮的新车旁走来走去，触摸它，满脸羡慕的神情。

保罗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小男孩，从他的衣着来看，他的家庭显然不属于自己这个阶层，就在这时，小男孩抬起头，问道：“先生，这是你的车吗？”

“是啊，”保罗说，“我哥哥给我的圣诞节礼物。”

小男孩睁大了眼睛：“你是说，这是你哥哥给你的，而你不用花一角钱？”

保罗点点头。小男孩说：“哇！我希望……”

保罗认为他知道小男孩希望的是有什么，有一个这样的哥哥。但小男孩说出的却是：

“我希望自己也能当这样的哥哥。”

保罗深受感动地看着这个男孩，然后他问：“要不要坐我的新车去兜风？”

小男孩惊喜万分地答应了。

逛了一会儿之后，小男孩转身向保罗说：“先生，能不能麻烦你把车开到我家前面？”



保罗微微一笑,他理解小男孩的想法:坐一辆大而漂亮的车子回家,在小朋友的面前是很神气的事。但他又想错了。

“麻烦你停在两个台阶那里,等我一下好吗?”

小男孩跳下车,三步两步跑上台阶,进入屋内,不一会儿他出来了,并带着一个显然是他弟弟的小孩,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跛着一只脚。他把弟弟安置在下边的台阶上,紧靠着坐下,然后指着保罗的车子说:

“看见了吗?就像我在楼上跟你讲的一样,很漂亮对不对?这是他哥哥送给他的圣诞礼物,他不用花一角钱!将来有一天我也要送你一部和这一样的车子,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一直跟你讲的橱窗里那些好看的圣诞节礼物了。”

保罗的眼睛湿润了,他走下车子,将小弟弟抱到车子前排座位上,他的哥哥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芒,也爬了上来。于是三人开始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假日之旅。

在这个圣诞节,保罗明白了一个道理:给予真的比接受更令人快乐。



爱之链

一天傍晚,他驾车回家。在这个美国中西部的小社区里,要找一份工作是那样的难,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冬天迫近,寒冷终于撞击家门了。

一路上冷冷清清。除非离开这里,一般人们不走这条路。他的朋友们大多已经远走他乡,他们要养家糊口,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他留下来了。这儿毕竟是他父母长眠的地方,他生于斯,长于斯,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

天开始黑下来,还飘了小雪,他得抓紧赶路。

他差点错过那个车子抛锚的老太太。他看出老太太需要帮助,于是将车开到老太太的奔驰车前。

虽然他面带微笑,但她还是有些担心。一个多小时了,也没有人停下来帮她。他会伤害她吗?他看上去穷困潦倒,饥肠辘辘,不那么让人放心。看到老太太有些害怕,站在寒风中一动不动,他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我是来帮助你的,老妈妈,你为什么不到车里暖和暖和呢?顺便告诉你,我叫乔。”他说。

她遇到的麻烦不过是车胎瘪了,乔爬到车下面,找了个地方安上千斤顶,帮助她换车胎。结果,他弄得浑身脏兮兮的,还伤了手。当他拧紧最后一个螺母时,她摇下车窗,开始



和他聊天。她说,她从圣路易斯来,只是路过这儿,对他的帮助感激不尽。乔只是笑了笑,帮她关上后备箱。

她问该付他多少钱,出多少钱她都愿意。乔却没有想到钱,这对他来说只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上帝知道过去在他需要帮助时有多少人曾经帮助过他呀。他说,如果她真想答谢他,就请她下次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也给予帮助,并且“想起我”。

他看着老太太发动汽车上路了。尽管天气寒冷令人抑郁,但他在回家的路上却很高兴。

沿着这条路行了几英里,老太太来到一家小咖啡馆。她想吃点东西,驱驱寒气,再继续赶路回家。

女侍者走过来,递给她一条干净的毛巾。她面带甜甜的微笑,尽管已有很明显的身孕,但服务依然热情而体贴。

老太太吃完饭,拿出 100 美元付账,女侍者拿着这 100 美元去找零钱。老太太却悄悄出了门。当女侍者拿着零钱回来时,老太太已经不见了,这时她注意到餐巾上有字。上面写着:“你不欠我什么。有人曾经帮助我,就像我现在帮助你一样。如果你真想回报我,就请不要让爱之链在你这儿中断。”

她下班回到家,躺在床上,心里还在想着那钱和老太太写的话,老太太怎么知道她和丈夫那么需要这笔钱呢?孩子快要出生了,生活将会很艰难,她知道丈夫心里是多么焦急。当他躺到她旁边时,她给了他一个温柔的吻,轻声说:“一切都会好的。我爱你,乔。”



穷人的浪漫

傍晚,我散步到天桥边,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吃力地背着一个姑娘上天桥,额上接着细密的汗珠,我赶忙过去帮忙搀扶着,问小伙子:“她生病了吧?我帮你叫车送医院。”

来到天桥上,姑娘忽然大笑起来,小伙子忙向我道歉:“对不起,谢谢您,我们在玩游戏。”

“什么?”我尴尬中有些忿怒。姑娘好半天才停住笑,告诉我说今天是他们结婚3周年纪念日,他们特意出来逛街。——他没有钱,我不要他买什么礼物,但他有力气,所以要他背我上天桥,才背3个来回,就累了,将来结婚30周年,我让他背30个来回……”姑娘趴在小伙肩上又笑了起来。

我一直以为,浪漫必定和鲜花、烛光、音乐相连,却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种别致的穷人的浪漫。



窗

从前有两个重病人，同住在一家大医院的小病房里。房间很小，只有一扇窗子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其中一个人，在他的治疗中，被允许在下午坐在床上一个小时（有仪器从他的肺中抽取液体）。他的床靠着窗，但另外一个人终日都得平躺在床上。

每当下午睡在窗旁的那个人坐起来的时候，他都会描绘窗外景致给另一个人听。从窗口向外看，可以看到公园里的湖。湖内有鸭子和天鹅，孩子们在那儿撒面包片。放模型船，年轻的恋人在树下携手散步，在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地方，人们玩球嬉戏，后头一排树顶上则是美丽的天空。

另一个人倾听着，享受每一分钟。他听见一个孩子差点跌到湖里，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漂亮的夏装……病友的述说几乎使他感觉自己亲眼目睹，外面发生的一切。

然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后，他心想：为什么睡在窗边的人可以独享观景的权利呢？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他觉得不是滋味，他越这么想，就越想换位子。他一定得换才行！有天夜里他盯着天花板瞧，病友忽然惊醒了，拼命地咳嗽，一直想用手按铃叫护士来，但这个心怀嫉妒的人竟然没有帮忙！第二天早上，护士查房的时候发现病人已经死



了。

过了--段时间,心怀嫉妒的人被换到靠窗户的那张床上。当众人散去之后,他用手肘撑起自己,吃力地往窗外望.....

窗外只有一堵空白的墙。



钱 夹

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在回家的路上偶然发现了一个别人遗失的钱夹。我拾起它并试图找到一些可联系失主的身份证明。但是皮夹中只有3元钱和一封被弄皱的信,这封信看来已经放在钱夹里很多年了。信封已磨损,惟有寄信人的住址还清晰可辨。我打开信,希望找到一些线索。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差不多写于60年前。信中的娟秀笔迹出自女性之手,在淡蓝色信笺的左侧角落有一朵小花。这是一封“绝情信”,写给迈克尔的,发信人因她母亲的阻拦再不能见他。即使如此,她写道她仍会一直爱他。信末署名是汉娜。

这是一封精美的信,但是除了迈克尔的名字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确定皮夹的主人。或许询问信息台,话务员可以通过信封上的住址查到电话。话务员建议我和她的负责人说,那位负责人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嗯,有那个住址的电话号码,但我不能给你。”她说出于礼貌,她可以打那个电话,说明我的情况后,看接电话的人是否愿意让她再与我联系。

我等候了几分钟,然后那位负责人回到线上:“有一位女士将会和你说。”我问电话另一端的女士,她是否认识一个叫汉娜的人。她吃惊地说:“哦!我们从一户人家买来这栋房子,他们家的女儿叫汉娜。但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你知



道那户人家现在可能住在哪里吗？”我追问。“我记得汉娜几年前将她的母亲送到了一家养老院，”女人说，“如果你和他们联系，他们可能会找到她女儿。”她给了我养老院的名字，我拨通了电话。电话中的女人告诉我老妇人数年前就已经过世，但是养老院确实有个电话号码，老妇人的女儿可能住在那里。我谢过养老院的人并按她给我的号码去了电话。接电话的女人解释说现在汉娜自己也住在一家养老院内。我想我真是太傻了，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去找一个只有3美元和一封信的钱夹的主人，而那封信差不多已有60年了？

然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打电话给汉娜所在的养老院，接电话的男人告诉我：“是的，汉娜是和我们在一起。”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问是否可以前去看她，那人犹豫地说：“好吧，你可以试试运气，她可能在客厅里看电视。”

我谢过了他并开车到养老院。值夜班的护士和一个守卫在门口接待了我。我们上了大楼的三层。在客厅中，护士向汉娜介绍了我。她是一个和蔼的老人，满头银发，面带微笑，神采奕奕。我告诉她拾到钱夹的事并给她看了信。她看见左边有花的淡蓝色信箋的一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并说：“年轻人，这封信是我和迈克尔的最后联系。”她把视线转向别处，陷入沉思，然后柔和地说：“我非常爱他，但是我那时只有16岁，我母亲觉得我年龄太小了。哦，他是那么英俊，看起来像演员肖恩·康纳利一样。”

“是的，”她继续说，“迈克尔·戈尔茨坦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如果你能找到他，告诉他我时常想念他，并且……”她犹豫了一会儿，几乎是咬着嘴唇，热泪盈眶，“我一直没有结婚，我想没有人比得上迈克尔……”我谢过汉娜并跟她道了



别,乘电梯下到一楼。当我站到门口时,那门卫问:“老人能帮助你吗?”我告诉他老太太已经给我线索,“至少我知道了姓氏,但我想暂时放一阵子,因为我已花费了几乎一整天时间来找这个钱夹的主人。”我取出钱夹,那是个朴实无华的褐色带红边的皮夹。当门卫看到它的时候,他说:“嗨,等一下!那是戈尔茨坦先生的皮夹。无论在何处,只要见到那鲜亮的红边,我就能认出来。他总是丢失那个皮夹,我曾在门厅中至少发现过3次。”

“谁是戈尔茨坦先生?”我问,手开始颤抖。“他是8楼的一位老人,那肯定是迈克尔·戈尔茨坦的皮夹,他准是在散步时弄丢的。”我向门卫道了谢就很快跑回护士办公室,告诉她门卫说的话。我们乘电梯去楼上,我祈祷戈尔茨坦先生还没睡。

到了8楼,楼层护士说:“我想他在客厅里,他喜欢晚上看书,他是一个可爱的老人。”我们走进惟一亮灯的房间,一位老人正在看书。护士走过去问他是否遗失了钱夹。戈尔茨坦先生惊奇地抬起头,手摸向他背后的口袋:“哦,它是不见了!”“这位好心的先生拾到了一个钱夹,我们想它可能是你的。”我将钱夹递给了戈尔茨坦先生,他看见钱夹时,松了一口气,笑了,并说:“是的,就是它!一定是今天下午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的。我要酬谢你。”

“不,谢谢您,”我说,“我必须告诉您一件事,为了找到钱夹的主人,我看了里面的信。”他脸上的微笑突然消失:“你看了那封信?”“我不仅看了信,还知道汉娜在哪里。”

他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汉娜?你知道她在哪儿?她还好吗?她还是那么漂亮吗?请快告诉我。”他请求说。“她



很好……就和你当初认识她时一样漂亮。”我柔和地说。

老人露出期待的微笑，问“你可以告诉我她在哪儿吗？我想明天打电话给她。”他抓着我的手继续说，“你知道吗，先生？我是那么地爱着那个女孩，以至于收到那封信时，我的生命就结束了，我一直未娶，因为我始终爱着她。”

“迈克尔，”我说，“跟我来。”我们乘电梯到三楼，走廊里很昏暗，只有一两个小夜灯照着我们到客厅，汉娜正独自坐在那儿看电视。

护士走到她跟前。迈克尔和我等候在门口，护士指着迈克尔轻声说：“汉娜，你认识这个男人吗？”她扶了扶眼镜，看了一会儿，但沉默不语。

迈克尔轻轻地，几乎是在耳语：“汉娜，我是迈克尔。你还记得我吗？”她一下激动起来：“迈克尔！我不敢相信！迈克尔！是你！我的迈克尔！”他慢慢走向她，两人拥抱在一起。护士和我泪流满面地走开了。“看，”我说，“上帝的安排！如果事情注定要这样，那就一定会这样。”

大约三个星期后，我在办公室接到养老院打来的电话：“你能在星期日抽空参加一个婚礼吗？迈克尔和汉娜要喜结良缘了！”

婚礼办得很热闹，养老院的所有人都盛装打扮前来庆祝。汉娜穿着一件浅米色连衣裙，看起来很漂亮。迈克尔穿着深蓝色的西装，站得笔直。他们让我做男宾相。养老院给了他们俩自己的房间。76岁的新娘和79岁的新郎就像两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一样，一份持续了60年的爱终于有了完美的结局。



突如其来的浪漫

一

从殡仪馆出来之后,詹姆斯太太躲开了吊丧的队伍。在经过一个巷口的时候,她悄悄地隐了进去,并没有人发觉。队伍松松垮垮地继续沿大街前行,人们的脸上都挂着一种整齐划一的悲痛。是的,善良的人们此刻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他们的哀悼是真诚的)。当然,明天早晨醒来,他们依然会有不变的生活和微笑。不同的是詹姆斯太太的生活却突然断裂了。

60年来,命运一直稳稳当当的,可倏忽间它却翻了脸,詹姆斯太太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

夜幕开始悄悄降临,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影,小镇惟一的街道现在显得很陌生,詹姆斯太太发现自己居然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这条街上走过。以前,詹姆斯总是温存地挽着她的胳膊。晚饭之后,他们总是出来散步。他们一起挽着胳膊走过这条街道时,总能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而从此之后,詹姆斯太太将不得不独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在众目睽睽中从这条熟悉的街上经过。

“瞧!这个可怜的老婆子,她刚死了丈夫,现在,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傲慢的詹姆斯太太实在无法承受这种带



着怜悯的目光。

“不！我不要这样的明天了！”面对生活，詹姆斯太太有了她自己的抉择。

街两边的灯零零落落地亮了起来，一想到死，她的心不知怎的就安静下来。詹姆斯太太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死，她觉得死对她而言实在是一件遥远的事，虽然那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当然，真要死，那么就要选择一种最宁静的方式。詹姆斯太太于是觉得老头子的死法倒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方式。老头子去得很安详，据说是突发性心肌梗塞，他躺在安乐椅上离去跟往常睡着了没什么两样。

二

詹姆斯太太走进了一家医药商店。店里没有其他顾客，店员是一位漂亮的小伙子，显得很沮丧。

“我要两瓶安眠药，小伙子。”

“安眠药？要两瓶吗，太太！”

“是的！要两瓶，小伙子！”

“您晚上睡得不好吗，太太？”

“不！我睡得很好，小伙子，你长得真帅！”

“谢谢，太太！可是……我女朋友昨晚……刚刚跟我分了手……”“她真是个小傻瓜！别灰心，小伙子，好姑娘多着呢！用心去找吧，祝您好运！”

“谢谢，太太，也祝您好运！”

从药店出来，詹姆斯太太又走到了大街上。

深秋的夜风吹到脸上，已生了点寒意。街上渐渐有了些晚饭后出来溜达的人。有人牵着狗，也有人恩爱地拉着伴侣。詹姆斯太太怕遇到什么熟人，就想着快点走，可双脚却



一点也不听使唤。

看来,我是真的老了。詹姆斯太太于是又想起了药店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年轻时真好,年轻时真不该有烦恼。可人总是要到衰老了之后,才会真正懂得年轻时不应该有任何烦恼。詹姆斯年轻时也很帅,詹姆斯太太(那时她叫安妮)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已经 30 岁了。一年之后,不顾父母的反对,她跟他结了婚。

婚后的生活十分美满,詹姆斯太太一心一意地爱着她的丈夫,詹姆斯先生也忠实地爱着他的妻子。当然,美满中也有遗憾。因为詹姆斯太太知道她先生以前曾经爱过另一个女人。詹姆斯太太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更不知道詹姆斯与她的恋爱经历。但她知道,关于那个女人的所有秘密都在一只保险箱里。

在离开人世之前,我该把这件事解决一下。詹姆斯太太对自己说。

三

记得那是在他们刚结婚不久。

她忽然想到了什么,就问他:

“那么,你以前恋爱过吗?”

“以前? 恋爱?”

“是的,恋爱! 以前!”

她肯定了之后,忽然有点后悔:真有了咋办? 30 岁的人了,会没恋爱过? 她又想:真有了他也不会承认。又没证据。

可他却承认了:

“是的……当然!”

“大学时?”



“……是的。”

她有点恼火,可又不得不硬着头皮问下去:

“那么,你爱她?”

“……爱”

“又怎么分手了?”

“那么,你爱她有爱我那么深吗?”“这……这没法比……不同的爱……”

“那么你跟她做了?!”

“做?没有!绝对没有!”

詹姆斯惊慌失措地从床上蹦了起来。

“我不信!你们男人真恶心。”她于是哭着跑开了。

后来,她当然原谅了他。她想,他本可以不说的,却说了,这至少说明他诚实。

他们的感情像大多数恋人一样有条不紊地发展,彼此的秘密在一个个地减少,身体和心灵世界一点点地达成了共识。

关于他过去的恋情,她再也没有问起(他自然也没再提起)。但是,在两人肌肤相亲的时候,她总是想起那个神秘的女人,她总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想象詹姆斯与那个女人亲热时的种种姿势和神态。

她爱詹姆斯,她知道詹姆斯也同样爱她。但是,詹姆斯与那个女人的爱提前了一步,现在,她与詹姆斯的爱再深也改变不了詹姆斯爱过另一个女人的事实。

结了婚之后,詹姆斯太太很快发觉,关于她与他的全部秘密其实就在一个小小的保险箱里。詹姆斯有每晚临睡前记日记的习惯,而那本日记就锁在那只保险箱里。



詹姆斯先生总是在她睡下之后起身走入书房。轻轻地关上门,拧亮台灯,拉开抽屉。接下去詹姆斯太太就会听到一连串的声音:钥匙碰撞发出的声音,钥匙插入锁孔的断续的咋咋声,钥匙在锁孔内暗暗转动的声音,然后是清脆的“啪”的一声,一个秘密就此打开。这时候,詹姆斯太太的心不知不觉悬了起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是一连串跟开始时相反顺序的声音,最后又是“啪”的一声,秘密再一次被合上,詹姆斯太太于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四

进门之后,詹姆斯太太没有马上开灯,她在黑暗中站了好几分钟,然后,蹑手蹑脚地摸进了书房。

轻点,再轻点,仿佛詹姆斯就睡在隔壁的卧室里。她终于摸到了台灯的开关。黑暗中穿过大半个房间,她居然什么也没有绊着。

一些昏黄的光线围上来,七手八脚扶住了詹姆斯太太。她坐下去,把两瓶安眠药放到桌上,慢慢地有了气力。

“詹姆斯,请原谅我,我不能带着这个秘密死去。要知道它困扰了我整整60年。”詹姆斯太太慢慢拉开了抽屉。

那串黄灿灿的钥匙圈像往常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抽屉深处。

慢点!再慢点!一只孤独而又衰老的手在艰难地靠近那串似乎也一样孤独一样衰老的钥匙圈。

詹姆斯太太终于完成了这个漫长的动作,她终于抓住了钥匙圈,她觉得自己终于完整地抓住了詹姆斯的心。

那个秘密一直骚扰着詹姆斯太太。每次整理房间,看见那只黑色的保险箱,詹姆斯太太的目光总要盯上好几分钟。



她知道那把开启秘密的钥匙就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詹姆斯太太是个办事果断的女人,可在这件事情上她却显出了少见的优柔寡断。詹姆斯不在家的时候,有好几次,她甚至已经拉开了抽屉,那串黄灿灿的钥匙就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可她却沒有勇气伸出手去抓住它。她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手雷,它却诱惑着她,无比美丽地向她招手。

啊,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

在与一串小小的钥匙圈的对峙中,60年就这样过去了,詹姆斯太太也从一个青春勃发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满脸沧桑的老人。

詹姆斯太太把钥匙圈紧贴在胸口,她似乎又一次听到了詹姆斯缓慢而深沉的心跳。

五

保险箱里果然是本厚厚的蓝封皮日记。日记上面却意外地放有一封没有缄口的信。信是詹姆斯留给太太的。

亲爱的安妮: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我已经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你。我的身体状况比你差,我先你而去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是留恋不舍的,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而另一方面,离开这个世界,我又是无憾的,这同样也是因为你,因为你忠诚的爱。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那就是:在你之前,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上帝作证,我这一生只爱过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你。

这,也许会出乎你的意料,但这是事实,请你原谅。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骗了你。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羞怯,



还有一点虚荣,一个 30 岁的男人从没恋爱过,这让自己脸红。这大概是我年轻时(其实那时我已经不算年轻了)所做的最荒唐的事情之一吧。结婚后有整整两年时间,这件事倩一直折磨着我。

我想把真相告诉你,可最后我总是鼓不起足够的勇气(记得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对自己说:“把真相告诉安妮吧,就明天。”)。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件在别人看来很容易的事,我来做会有这么难。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吧。

后来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为什么一定要说呢?我难道不可以把这个秘密留到最后,然后把它作为我的最后一份礼物送给你呢?这实在是够浪漫的(你知道,事实上我从来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我终于平静下来,开始默默地保守起这个秘密。因此,可以说 58 年之前,我就有了写这样一封信的念头。”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想象你读这封信时的情景。这个虚拟的细节,让我感动。

亲爱的安妮,遇见你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在此,再一次感谢命运)。第一次见面时,你的眼睛就点燃了我。

在遇见你之前,我的生命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因为你给我的那些奇妙的感受,我开始慢慢地体味到了生命的甘甜。我因此开始记起了日记。在这本日记里,我忠实地记录了我们的生活以及我对你的爱。

生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我们无权自己选择放弃。因为我的爱,所以,你要好好生活,把我俩那本未完的日记一直记下去。因为你活着,也就是我活着;你活着,也就是我们俩共



同活着。

永远爱你的詹姆斯

窗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起了雨。詹姆斯太太把信从头至尾看了两遍,泪水一滴一滴落到信笺上,熟悉的字迹开始慢慢变得模糊起来。

“你真傻!詹姆斯……真的,你是个大傻瓜……”87岁的詹姆斯太太喃喃着,最后终于像小猫一样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冬日正午

时值严冬,天空铺着一层厚厚的铅灰色。雪花飘,北风
吹,天气透骨寒。她开着车,行驶在白雪皑皑的S形山路上。
她换挡、刹车、踩油、打轮。她聚精会神、分外小心,仿佛车上
载着她的无价之宝。

车上载着她的至爱。她的丈夫静静地躺在后座上,头枕
她的红色滑雪服,身盖绿色驼毛被。随着汽车的颠簸,他的
身子一上一下起伏着,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滑向右边。

本来,躺着的应该是她,开车的应该他。

夫妻俩4天前进山滑雪。那一天,天高云淡,雪白风轻。
夫妻俩比翼齐飞,一会儿冲上山坡,一会儿冲下谷底。

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玩捉迷藏的游戏。当时,她在前
他居后,她转了90度向百尺崖滑去,躲在崖下的灌木丛后
面。他一个俯冲,扬起团团雪雾。他站住了,揉了揉眼睛,东
瞧瞧西看看,滑雪杆往她的藏身处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天
灵灵,地灵灵,灌木丛后藏着一个鬼精灵。”突然,他听到雪的
撕裂声,一个猛虎扑食,把她推出丈把远。

在她被摔得四仰八叉的同时,发生了雪崩,他被埋没了。

她打手机招来抢险队,24个人48只手扒了66小时,终
于挖出了他。可是,他心不跳气不呼眼已闭。



汽车爬上一个陡坡,驼毛被无声地滑落下来。她从汽车的镜子里看见了,便敏捷地停车、开门、跳下去,又打开后门,一个大步跨上去。她拉起被子,平平整整地盖好,十分仔细地掖好。她弯下腰,在他前额的伤疤处亲了一口,又亲了一口。

她有吻这道伤疤的习惯,7年来,她乐此不疲,欲罢不能。这伤疤是她与他认识的印记。

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她在黑海之滨遇上了4个彪形大汉,虽素昧平生,却要对她颐指气使。他们齐刷刷地亮出尖刀,说是不听话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在过桥的时候碰上了陌生的他,她向他投去匆匆一瞥。顿时,平地起波澜,晴天响霹雳,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格斗,赤手空拳的他愣是撂倒两个、俘虏一双。不过,他的前额被划了一道深深长长的口子,血流如注。

从此,她与他相识、相知、相恋、相许。

夜幕降临,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下弦月哭丧着脸,时而隐入云中,时而露出凄凄惨惨悲悲戚戚冷冷清清的小脸蛋。她渴了,想喝水。她拿起一个水壶,晃了晃,丁丁当当地响,她双腿夹住水壶,用右手拧开盖子。

“‘小狗’,你喝吗?”她问。

“小狗”一动不动地躺着,听而不闻。

喊丈夫为“小狗”是她的特权和专利。去年秋天,她和他去撒哈拉沙漠探险,两个人一条心,四只手一股劲。虽黄沙漫漫但其乐融融,虽千般辛苦但万般甜蜜,虽热浪滚滚但温情脉脉。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骆驼的尖牙啃破了木桶,水漫黄沙,转瞬间化为烟化为气化为乌有。好在还有一个铝质



水壶,满满的。他俩深知对方的秉性,决定实行你一口我一口的平均主义分水制。于是,又拉钩又击掌,说是谁没喝谁就是小狗,谁就得刷一辈子马桶、洗一辈子碗。

显然,他的耐渴力远不如她。每次都是他先开口:“受不了了,喝一口吧!”说完,他就拧开水壶的盖子,脖子一仰,随着喉结的上下移动,咕咚一声又咕咚一声。然后,他递过水壶说道:“你也喝一口吧!”

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一壶水喝了3天3夜,他俩终于跨出了沙漠。她高兴极了,张开双臂,准备接受他的拥抱和亲吻。可惜,他脸色苍白、呼吸衰微,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她把他送进医院,大夫说,“怎么搞的?他3天3夜滴水未进。”

从此后,他自愿让她喊他小狗,她自愿又刷马桶又洗碗。

“小狗,你喝水吗?”她提高了嗓门。车子里静极了,没有回音没有回答。她不禁悲从心生,潸然泪下,串串泪珠洒落在貂皮衣服上,弹了弹,又水银泻地般地滚落下来。

这不是普通的貂皮衣服,它差点成了家庭经济的黑洞,差点要了他的性命。

入冬后的一天,他心血来潮陪她逛商店。她逛了一家又一家,他陪了一程又一程;她眼睛饱饱双手空空,他兴致勃勃热汗淋漓。

她在一件标价30万的紫色貂皮衣服前停住了,她凝视着,轻轻地吹了一口气,掀起了层层紫色的波浪。

“买一件吧!”售货员满脸堆笑,“你穿上,准比赖莎漂亮。”

“买一件?卖一万卢布,我就买。”她素来有调侃的爱好。



“那你等着吧，等上30年，等到卢布升值、一卢布换一美元的那一天。”售货员也是调侃的好手。

只等了3个月，她就穿上了。是他给她穿上的，他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右看看，高兴得像过圣诞节的孩子。他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大甩卖，一万卢布，跳楼价。”

穿貂皮衣服的感觉真好，男同胞青睐有加，女同事众星捧月。就连一向高傲的娜佳也放下架子，破天荒地有求于她：“把这件让给我吧，谁叫你有个能干体贴的丈夫。”她心里乐滋滋的，当即一手交衣，一手接钱。

回家后，她告诉了他。“你真伟大，让娜佳低下高贵的头。”她边说边递给他一万卢布，“明天你绕个道，给我再买一件。”

一个月过去了，不见貂皮衣服；两个月过去了，仍不见貂皮衣服。她左盼右盼，没盼来貂皮衣服，却盼来了巴甫洛夫医院的电话：“你马上来，你丈夫鼻青脸肿、肋骨断了。”

病床上的他不得不实话实说，那貂皮衣服，30万卢布一件，一分钱也不能少。为了它，他当了拳击手的沙袋子。

3年后，他们经济上翻了身，她又穿上了貂皮衣服，他买的，40万卢布一件，他实价实报。

时值正午，风停了，雪住了。汽车驶进了城市，她决定不了往哪里去，她抬起头，向前望去，一个鲜红的十字映入眼帘，巴甫洛夫医院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马上有了主意，向医院疾驰而去，然后停下车，抱上他，飞快地向医院的急诊室跑去。



独翅难飞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一度面临极度的痛苦和可怕的失败。这段往事令我难以启齿。我想,我这里要叙述的经历甚至会使我许多亲密的朋友也感到震惊,因为这段往事中有一个直到现在仍无人知晓的秘密。

事业成功及成功所带来的振奋常常使人丧失理智。我生性鲁莽,办事仅凭直觉,行动草率,而且从不深思可能隐藏的祸患。做生意时,直觉往往使你成功,而且你必须善于冒险并做出决断,但在生活中这种性格却会成为冲突的导火线。

当我的事业如日中天时,随之而来的是一大堆的社交活动。我丈夫乔喜欢清静,我却热衷于聚会;他更喜欢在家用餐,听音乐,或读书,我却乐意与人聊天。在我们婚姻的最初的日子里,他觉得只有和我聊天才会快乐。我们俩都渴望成功,但寻求成功的方式截然不同,我在事业上一步一步地超过了他,但我内心一直深爱着他。

我终生领悟到的一个教训就是:无论你是女商人还是家庭主妇,都必须注意你的伴侣。如果你希望婚姻成功,无论你丈夫在事业上成功与否,你都必须努力地使他感到自己体格健壮、在妻子心目中占重要地位,这样他会变得坚强并且



能发挥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都希望丈夫也这样对待妻子。因为成功、幸福和满足是自我完善的必备条件。

但我结婚时还非常年轻,对这一切知之甚少。开始接触生意场上一些颇具魅力的人时,我非常注重打扮并感到自己既大胆又魅力非凡,这种情形犹如在公园坐滑行铁道那样令人鼓舞。乔是体味不出滑行铁道的滋味的,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和情感上的差异。

许多琐事是婚姻紧张的根源。那些对我很重要的细节对乔来说常常是无足轻重的。在一个乔与我分享不了的世界里摸索,我不知道该如何在扮演妻子的同时又不失去自我。

我们发生口角,然后,又和解。有一天,在一个聚会上,我忘了向宾客介绍乔。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我,却不认识他。他受到了伤害,并且被我的疏忽激怒了。我也很气恼,为什么他不自我介绍呢?我们一直有摩擦,而我们又太幼稚,无法消除这些摩擦。

那段时间,我母亲去了佛罗里达作短暂的逗留,没过多久,我也去了那儿。在佛罗里达,生活是非常轻松的。我交了许多朋友,他们也正拿自己的生活做试验呢。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他们大多数根本不能算是我的朋友。有些人妒嫉我的成功,我的衣着,我的家庭;有些人只是制造麻烦的。那时候我很脆弱,容易轻信别人。有一个非常爱恶作剧的刚离婚的妇女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艾斯蒂,你年轻又漂亮,却与一个不理解你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真傻。如果你英明的话,你应该跟他离婚。这种事在这儿办起来很容易。你完全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



很多夫妻偶尔分离是很有必要的,这会使双方坚强些。我的婚姻也出现了这种局面。于是我在佛罗里达提出了离婚的申请。乔很伤心。但是在许多次情绪激动的交谈之后,乔签了字。

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我表面上是一个自由的女人,但我常常见到自己的前夫。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们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深深的爱。离婚后有一阵子我很快乐,甚至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打扮。我常常外出约会,还不知羞地卖俏。不时有些罗曼蒂克的插曲,那是真正的罗曼蒂克,想想看,个性的自由远离我数十年了。在我四十多岁的年华里,那些令人激动的事情就不必言明了。那几年我发现我自由了,我做一切年轻女孩婚前所做的事情。

不可否认,我离婚后新的生活是有趣的,但并不令人满意。我需要不停地向乔进述所发生的趣事。我心目中他的影子太深了。在新结识的人群中,我很孤独。我想念我曾嫁给的那个温存的、稳健的、有胆识的男人。

儿子伦纳德经常说他记得乔到佛罗里达的每一次来访和离去。他记得每当父亲不得不离开时,他是怎样痛苦地哭泣,因为他爱乔。我也记得孩子的眼泪,每次都令我心碎。

我们俩十分小心地对儿子说。我们是离婚,不是分离,但是“爸爸要睡在离办公室更近的地方,再也不和妈妈一起住了”。伦纳德只能理解这些。

孤独经常袭击着我,渐渐地,我受不了了。乔、伦纳德和我渴望家庭,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就是一家人。

四年过去了。有一天,伦纳德开始发高烧,接着就说胡



话。乔立即赶来,呆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我分担忧愁,一起读书给伦纳德听。到了傍晚,伦纳德的病令人欣喜地好转了。我记得,当他看见父母呆在同一个屋子里时,他脸上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乔在我这儿过了夜,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第二个晚上他还在这儿,后来也是如此。

第四个晚上,在起居室里,乔坐在我身边,他问我:“艾斯蒂,我们做了些什么呀?我们应该是在一起的。”

我思索良久,我做了些什么呢?我拥有一个爱我的男人,我也爱他——用一切最重要的方式爱他。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孩子。我们彼此完全信任,没有这个男人在身边我活不下去。

我对乔说:“原谅我,乔,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后来乔吻了我。

我们的第二次婚姻意义重大,感人肺腑。我们的再结合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哪怕是几天。我们一直紧握着手,互诉衷肠,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一个我一生中最黑暗、最悲伤的日子。

许多英国皇家成员曾对我说:“我结了婚,我很幸福,一直幸福。每个人都需要在那些寂寞的、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伴侣。”

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些话,因为它们于我是如此真实可信。在与乔分离的那些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度过了一段不可言喻的令人激动的时光。但是,我决不会忘记夜晚回到家,却没有那个使我感到生活甜蜜、值得信赖的人和我一起分享我的快乐、我的秘密——独翅难飞啊。



我不得不承认我尝尽了离婚的苦头。在美国说声“拜拜”太容易了。很多情况下,当妇女再婚时,她们是改头换面了,却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太多的离异朋友发现她们的第二任或第三任丈夫比第一任丈夫缺点更多,而她的结发丈夫在别人的臂弯里却显得越来越好。我总是努力告诉人们:不要轻易离婚。



信 号

这是星期五的晚上,我敲完了电子邮件的最后一行,点击了“发送”,我丈夫艾伦关上了他正在看的电视体育频道。

“德布娜,关机吧,该睡觉了。”

“再等会儿。”我在他身后说,打开了又一封电子邮件。这是我朋友卡若琳发来的,她希望我们在她的订婚仪式上去帮忙。“我和艾伦将在明晚到你家来帮忙,”我写道,“到时见。”接着,我又处理了几封公务邮件。当我关掉电脑时,已是半夜。

当初我想,家里有一台电脑,将会让我和家人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我可以留下一些公务电子邮件到晚上处理。这样,在下午5点我就可以离开办公室,先去采购,然后去学校接我们10岁的女儿梅里德。晚饭后,洗刷完毕,我们一家三口便可以呆在一起,到那时我再集中精力处理完剩下的公务邮件。

那一个周末的晚上,也像其他的晚上一样,我们在一起:梅里德在房间的一角埋头读小说,艾伦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体育频道,而我则在上网,处理着我的公务信件,到我上床时,艾伦早已熟睡。

星期六一大早,我和艾伦驱车到城里买东西。在商店



里，我注意到艾伦显得很不耐烦。

“你着急什么？”我们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离开面包店时，我问艾伦。

“我们得把这些东西赶快弄回家，然后准备好去达比家，参加他们下午两点半的聚会。”

达比家的聚会？“什么聚会？”

“我提醒过你的，两周前。”艾伦说着，打开了车门。

“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另外，我还有好多事要做，怎么走得开呢？”

“哎，我会和你一起去参加今晚的订婚仪式的，我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参加今天下午的聚会。”艾伦干巴巴地说。

好吧，我想。

回程路上，我很烦恼。我一点也记不得艾伦曾提醒过我什么聚会了。如果我随时和他一起看看电视，我大概就应该知道，那是有关他们生意上的一次应酬活动。

一到家，我让梅里德帮我把点心和零食拣在盘子里，自己则冲上楼去匆匆梳洗，我换上了一件出席聚会穿的礼服和一双高跟鞋。我们要腾出足够的时间去参加两个聚会，我提醒着自己。下得楼来，我看了一眼时钟，心想，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可以查一查电子邮件。我正急急忙忙地敲着回信，忽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听见艾伦发动了汽车，“奇怪！”我想。

“宝贝儿，”我转向正在看书的梅里德，“爸爸说过他要上哪儿去吗？”

“没有。”她说。

“他从没有连招呼都不打就出门的。”我想，“他一定生



气了。”

“妈妈，怎么啦？”梅里德问。

“啊，没什么。我上楼去等着你爸爸。”

楼上，我踢掉高跟鞋，一头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他怎么可以不等我一下？”过了一会儿，我摸出地址本，拨通了电话。

“我可以找艾伦说话吗？”有人接听，我马上说。

“请等一等。”我能听见那里传来的音乐和笑声。

“喂！”艾伦接了电话。

“真是难以相信你已经走了！”我大叫，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我以为你不来了。”

“我从没说过我不来，是你不等我换好衣服。”

艾伦辩解道：“我告诉了你我出发的时间，而你——”

他还没说完，我就把电话撂了。我把头埋进了枕头，“他怎么可以这样！”我想。过了一会儿，我起身洗了一把脸。“我们怎么啦？”我问自己，“我们之间以前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误会呀。”

过了许久，当我听见艾伦回来的声音时，愤怒已被沮丧所替代。我忙理了理头发，拉了拉衣服。

艾伦出现在门厅里。我劈头给他一句：“现在我可不想吵架。”

“我也不想，”他说，“我们去参加另一个聚会吧。”

那晚的订婚仪式上，我和前来贺喜的嘉宾们谈笑着，就是不能正视艾伦的眼睛。我不无感慨地望着准新娘时而在准新郎的耳边说悄悄话，时而幸福地将头靠在准新郎的肩



头。“以前我和艾伦也是这样的。”我想。现在我都想不起来,除了生意和公务之外,我们最近的一次亲昵交谈是在什么时候了。

仪式结束了,我们的回程一路无话。梅里德在后座上打着瞌睡,我望着黑黑的车窗玻璃,看见了每晚在我电脑屏幕反光中映出来的同样的模糊影像:我们3人在一起,艾伦和梅里德在我的背后。

我们一家3口在客厅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晚上,我们有与世界相联的最先进的技术,但是我们却没有相互间的交流。想到这些,我不再生气,但是感到悲哀和恐惧。

“德布娜,”艾伦平静地说,“我为今天的事道歉。我觉得我似乎不再可能深入你的内心了。也许我们应该想法为我们自己留一些时间。”

“那正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我把在办公室的时间缩短,就是为了每天能多一个小时在家里陪你们。”

“但是如果你整个晚上都在网上的话,你就没有真正把这些时间用于我们,德布娜。”他回答说。

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看电视上。我忍住了没有反驳他,而是反问自己:“他说得对吗?”我是不是把自己的生活越搞越复杂,而不是相反?不错,我是把更多的时间腾出来在家里度过,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使用它。每天晚上我都和家人共享一个空间,但是我却没有和他们共享生活。

第二天一早,艾伦和梅里德还在沉睡,我便起床,打开了日历,我翻到当天的那一页,星期天,用笔在空白处写下了一行大写字母:艾伦和梅里德。

我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那天傍晚,我还是打开了电脑,



但是,我不再查看电子邮件,而是帮助梅里德在网上为他们学校里开展的昆虫研究活动查找资料。也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技术的涌现,而在于我们使用它们的方法。

然后,使我惊讶的是,艾伦关掉了正在转播篮球赛的电视机,过来加入了我们。

“我想,我也该学学怎么使用这个了。”他耸了耸肩。

我们在网上找到了精美绝伦的昆虫照片和图表,甚至还有与艾伦的母校南加州大学的相关链接。艾伦可是学校球队的球迷。

我们坐在一起查看着南加州大学的球赛档案信息,其间夹杂着艾伦对每一个球员的介绍。

当我又从电脑的屏幕反光里看见了我们3人并排在一起的影像时,我感到某种东西回到了它原本应该在的地方。

“也许我们可以赶上这一赛季的最后一场球赛呢。”我提议说。

艾伦把手盖在我握鼠标的手上,微笑着说:“那你首先得教会我怎样从网上购买3张球票。”





星 星

那时候,我在吕布隆山上看守羊群,整整几星期都见不到一个人,牧场中只有我独自一人跟我的狗拉布利和一些小羊羔相守。偶尔,虞尔山采草药的隐士从那儿经过,或者看到一张比埃蒙烧炭人的黑脸。但这些都是质朴而沉默寡言的人,由于孤独失掉了说话的兴趣,也完全不知道山下的村子和城镇里人们谈论的事情。每隔 15 天,我们农庄的骡子才给我运一次粮食来,当我在上山的路上,听到骡儿的铃声,看到村童那机灵的脑袋和诺拉德大娘的红头巾一点点地显出时,我真是感到幸福极了。总要让他们给我讲一些山下的新闻:谁受了洗,谁结了婚……这一类的事情。

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了解我们农庄主的女儿,丝苔法耐特小姐的近况,她是我们方圆十里范围内最美丽的姑娘!我装出并不特别关心的样子,打听她是否总去参加节日的筵席,晚间的聚会,是否有新的情人来找她。如果有人问我这些事情跟我这个可怜的深山牧童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回答说:我已经二十岁了,而这位丝苔法耐特小姐是我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美的姑娘。

一个礼拜天,我在等待每半个月一次的口粮,口粮却很晚才送到。早晨,我寻思可能是因为人们忙着做“大弥撒”的



缘故；快到中午时，来了一场大暴雨，我估计是由于道路太坏，骡子没法上路；哪知到了下午三点钟，天晴如洗，满山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明亮得耀眼，在那树叶的滴水声和溪流涨水的澎湃声中，我听到了一阵骡铃的叮咛声，它像复活节教堂钟楼上的一串串钟声那样欢乐和轻快。但赶骡子的却不是小村童，也不是诺拉德大娘，而是……你们猜是谁？孩子们！居然是我们的小姐，我们的小姐本人！她端坐在那些柳条筐之间，山上的空气和雨后的清凉使她的面颊变得鲜红。

美丽的丝苔法耐特一边从骡子上跨下来，一边对我说：村童生了病，诺拉德大娘请假到孩子家去了，她本人因为迷了路，所以才来迟了。她扎着花带，穿着华丽的裙子和花纱，打扮得像过礼拜日一样漂亮，与其说她是在树林里迷了路，倒不如说是在哪里跳舞耽搁了时间。啊，可爱的精灵，我的眼睛永远也不会把她看够！我也从来没这样挨近地看过她！记得冬天里羊群下了山，傍晚，我回到农庄吃晚饭，有几次看到她迅速地走过饭厅，从来不与佣人们说话，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带着几分傲气。而此刻，她就在我面前，仅仅是为我而来的，我怎么能不为此感到慌乱呢？

丝苔法耐特把粮食从篮子里取出之后，便好奇地朝四周张望，撩起她那怕弄脏的礼拜日穿的漂亮裙子，走进了牧棚，想看看我憩息的角落：那铺着羊皮褥子的干草窝铺，挂在墙上的大斗篷，赶羊的木棍，打火石……这一切都使她感兴趣。

“那么，你就是在哪儿生活吗？我的可怜的牧童，你一定觉得寂寞吧？你在做些啥？想些啥呢？”

我真想回答她说：我想的就是你呀，我的女主人！其实



我并没说谎,可是我竟然慌乱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相信她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而这调皮的姑娘却故意戏弄地打趣我,使我变得更加窘迫了。

“喂,牧童,你的心上人有时也上山来看望你吗?她大概是只金色的小山羊?要不就是那位专爱在山顶上奔走的仙女艾斯黛尔?”

她仰着头带着美丽的微笑跟我说话的样子,倒有点儿像仙女艾斯黛尔了。而她的来去匆匆使得她的降临成了昙花一现!

“再见了,牧童!”

“祝您幸福,女主人!”

就这样,她带着空篮子走了。

当她在山坡的小路上消失时,骡蹄下那些滚动的小石子,就像是一块块地砸在了我的心上,很久,很久,我还听得见它们的声音。直到日暮,我都一直像是沉睡在梦中似的,动也不敢动,惟恐我的梦幻失去。

傍晚,当山谷的深处开始变成蓝色,羊儿咩咩地叫着互相拥挤着涌进羊圈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下面喊我,紧接着,我们的小姐出现在我面前,但她已不再像刚才那样地笑着,而是因寒冷、恐惧和潮湿全身颤抖着。看来是山下梭格河的水因暴雨猛涨,她想抢渡过去,却差一点儿被淹死。可怕的是,到了此刻,想再赶回农庄,已不可能了,因为那条抄近的道路我们姑娘一人是肯定找不到的,而我又不能离开羊群。想到要在山上过夜,她非常难受,特别是怕她家里人着急,我只得尽我的所能安慰她,让她镇静下来。

“七月里,夜很短,女主人……受罪也只是一会儿罢了。”



为了烘干她的脚和被梭格河水浸湿的衣裳,我燃起一堆大火,然后,又把牛奶和干酪摆在她面前。可是这可怜的小姑娘,既不想烤火,也不想吃东西,看到大颗大颗的泪珠涌上她的眼睛时,我自己都想哭了。

夜幕完全降临了,只有山峰上还留着一线残阳,一抹落日的余辉。我想让小姐到木棚里去休息,于是,我把一张崭新的羊皮铺在干净的草褥上,向她道了晚安之后,自己就到羊棚外面的栅栏门前坐着……上帝可以给我作证:尽管爱火在我的血液里燃烧,我可没有任何邪念!只是感到一种莫大的骄傲,因为在木棚的一角,睡着我的主人的女儿。在那些好奇地看着她睡觉的羊群近旁,在我的守护之下,她像是一只比其它的羊儿更美丽、更洁白的小羊羔。我好像从来没感到过天宇是这样的深邃,星光是这样的灿烂……

忽然,羊棚的栅栏门打开了,美丽的丝苔法耐特走了出来,她睡不着。因为羊儿搅动得草垫发出声响,还在梦中咩咩地叫着,所以她宁愿到外面来烤火。看到这样,我就把我身上的羊皮披在她肩上,重新把火拨旺,两人默默地靠在一起坐着。

如果你曾经在美丽的星空下度过夜晚,你就会知道,当人们入睡的时候,在孤独和寂静之中,另一个神秘的世界却苏醒了过来。于是,流泉唱得更响亮,池塘里闪耀出火星,山上的精灵们自由自在地来来往往,空气中充满着难以觉察的细微的声音和响动,人们仿佛听到树枝在长,草儿在生一样。白天,仅仅是生物的世界,夜晚,却是万物的世界,当人们不习惯于这些时,是会感到害怕的。

所以,一有点轻微的响动,我们小姐便战栗着将身子靠近我。有一次,从山下闪光的池塘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哀鸣,



震颤着向我们传来,同一瞬间里,一颗美丽的流星从我们头上向同一方向坠落下去,仿佛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长鸣带来的光亮似的。

“这是什么?”丝苔法耐特低声问我。

“一个进了天国的灵魂。女主人。”我画了一个十字。

她也画了一个十字,很虔诚地仰望着星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

“真的,小牧童,你们这些牧人都是巫师吗?”

“一点也不是,小姐,只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在这儿,离星星更近一些,所以对这些事比住在平原上的人知道得清楚些。

她一直仰望着天空,用手托着头,身子裹在羊皮里,活像一个天上的小牧羊女。

“这么多星星,多美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你知道它们的名字吗?牧童。”

“当然,女主人……你看!那正在我们头上的,是‘圣雅克之路’(银河),它从法兰西一直通到西班牙。当年,勇敢的查理曼大帝和回教徒作战时,是圣雅克·得·加里斯为他画出来的路。再高远一点,你看到的是‘灵魂之车’(大熊星座)和它那四根闪闪发亮的车轴,走在车前面的三颗星是‘三只牲畜’,而靠近第三只牲畜的那颗很小的星星,是赶车的车夫。你还看到在它们周围那一片降落下来的星雨,那是仁慈的上帝不愿意再留在天庭里的灵魂……朝下一些是耙星,或叫‘三王星’(猎户星座),这正是我们牧人用来当做时钟的,只要看着它们,我就知道此刻已经过了半夜了。

“再低一点,永远朝着南方的,闪耀着‘让·得·米朗星’(大狼星座),它是众星之中的火炬。关于这颗星,牧人



们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天晚上，‘让·得·米朗星’、‘三王星’和‘布西野星’一同被邀请去参加他们朋友中一颗星星的婚礼，‘布西野星’比较性急，便最先出发了，她走的是上面那条路，你看，就在那儿，天空深处！‘三王星’走下面的近路赶上了她，但是‘让·得·米朗星’这个懒家伙，因为睡得太迟而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他发了脾气，为了阻拦他们，他把自己的手杖向他们掷去。所以‘三王星’又叫做‘让·得·米朗的手杖’……然而，女主人，在一切星星中最美丽的，却是我们的星——‘牧人星’。她在黎明时照耀着我们把羊群赶出去，黄昏时又照耀着我们把羊群赶回来。我们也称她为‘马格洛星’，这美丽的‘马格洛星’总是跟在‘普罗旺斯之石’（土星）的后面跑，每隔七年和他结一次婚。”

“怎么？牧童，星星也结婚？”

“当然，女主人。”

当我向她解释星星结婚是怎么一回事时，我感到有个清凉、细腻的东西轻轻地压到了我的肩上，原来是她那因困倦而变得沉重的头，连同华美的丝带、花纱和波浪般的秀发，一起倚到了我身上。

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直到天上的星星变得苍白，然后再被初升的朝阳抹去的时候。而我呢？就一直在看着她睡觉，虽然内心深处有几分骚动，但这光明面圣洁的夜晚保护着我，它使我只能产生些美好的愿望！

在我们周围，星星们仍继续着它们那静默的行程，好像是一天群驯良的羊群，我却不时在想：在众星之中，有这么一颗最美丽、最明亮的星星，因为迷了路而来到了我身边，倚在我身上睡着了……



你的肩上有蝴蝶吗

在一个祥和而美丽的小镇上,有一对非常相爱的男女,他们常常相依在山顶望日出,相偎在海边送夕阳,每个见过他们的人都不禁送出羡慕的目光和真挚的祈祷。

可是有一天,男人不幸受了重伤,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几天几夜都没醒来过。白天女人就守在床前不停呼唤着毫无知觉的爱人,晚上她就跑到镇上的小教堂里祈祷,几乎哭干了眼泪。

一个星期过去了,男人依然昏睡着,而女人早已变得憔悴不堪了,但她仍然苦苦地支撑着,终于有一天上帝被这个痴情的女人感动了,于是他决定给这女人一个例外。上帝说:我可以让你的爱人很快就好起来,但是你要答应化作三年的蝴蝶,你愿意吗?女人听了激动而坚定地回答道:我愿意!

天亮了,女人已经变成了只美丽的蝴蝶,她告别上帝便匆匆赶回了医院。结果那男人真的醒了,而且他还正在跟一位医生交谈着什么,可惜她听不到。

几天后男人便康复出院了,但是他并不快乐,他向每个路人打听女人的下落,但没人知道他的女人究竟去了哪儿。男人整天不吃不休息,执着地寻找着,然而早已变成蝴蝶



的女人却在他身边飞来飞去,只是她不会呼喊,不会拥抱,她只能默默地承受他的视而不见。

夏天结束了,凉凉的秋风吹落了树叶,蝴蝶不得不离开这儿,于是她最后一次飞落到男人的肩膀上。她想用自己轻薄的翅膀抚摸他的脸。用细小的嘴唇亲吻他的额头,然而她微弱的身体实在不足以被他发现。

转眼间,第二年的春天来了,蝴蝶迫不及特地飞回来寻找自己的爱人,然而熟悉的身影边竟站了一个漂亮的女人。那一刹那,蝴蝶几乎从半空中坠落下来。人们讲述着圣诞节时男人的病有多严重。描述着那名女医生多么善良可爱,还描述着他们的爱情多么理所当然,当然也描述了男人已经快乐如从前……

蝴蝶伤心极了,接下来的几天,她常常会看到自己的爱人带着那个女人到山上看日出,在海边送日落,而她自己除了偶尔能停落在他的肩膀上以外,竟什么都做不了。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长,蝴蝶每天痛苦地低飞着,她已经没有勇气接近自己的爱人了,他和那个女人之间的喃喃细语,他和她快乐的笑声都令人窒息。

第三年的夏天,蝴蝶已经不再常常去看望自己的爱人了;她的爱人轻拥着女人的肩,轻吻着女人的脸,根本就没时间去留意一只心碎的蝴蝶,更没有心情去怀念过去。

上帝与蝴蝶约定的三年很快要结束了,就在最后一天,蝴蝶的爱人跟那个女人举行了婚礼。

蝴蝶悄悄地飞进了教堂轻落在上帝的肩膀上,她听着下面的爱人对上帝发誓说:我愿意!她看着爱人把戒指戴到那个女人的手上,然后看着他们甜蜜地亲吻着,蝴蝶流下了伤



心的眼泪。

上帝心酸地叹息着，你后悔了吗？蝴蝶擦干了泪：没有。上帝又带着一丝愉悦说：明天你就可以变回你自己了。

有些失去是注定的，有些缘分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但拥有一个人就一定要去好好地爱他。

你的肩膀上有蝴蝶吗？



敲三下,我爱你

这个故事是兰妮告诉我的。

“你认识胡吗?”她问我。

“是的,去年冬天,我和她吃过饭,印象中,是个很温柔,很灵秀,很有才华的女人。”

“喜欢她吗?”

“是的。”

“那么,你应该知道她的故事。”

胡是个年轻的女作家,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擅长写新诗和小品,文笔流畅生动,笔底充满了感情。从她的文笔看,她该是个细腻而多情的女孩。

胡尚未结婚,和父母定居南部。在一次台北的文艺聚会中,她认识了住在台北的周。

周不是作家,而是某报的文教记者,能写,能谈,能欣赏,而且会画一手好的写意画。他的才气和风采立即吸引了年轻的胡,但是,周已经使君有妇。

人类太多“相见恨晚”的故事,但是,相知却永不会“恨晚”。

胡和周由相识而相知,由相知而相爱,这之间是一条漫长而坎坷的路。我相信他们这条路走得非常艰苦,必定充满



了矛盾、挣扎、痛楚、压力和犯罪感。台湾的社会,说新不新,说旧不旧。一方面有非常耸人听闻的新潮人物,另一方面,也有极端的保守派。胡和周就在这夹缝中生存。周是书香门第,妻子也是出自名门,而且已有一儿一女。无论在道义上,责任上,都不允许他有外遇,更遑论离婚再婚。因而,他们只有抑制着这份感情,不容许它泛滥开来。他们经常在宴会上,或人群中相遇。四目相对,灵犀一点,千言万语,却常苦于无法倾诉。于是,有一次,当他们有机会单独相处时,周说:“那只有三个字,三个从有历史,有人类,就会互相诉说的三个字:我爱你。我不能时时刻刻亲口说我爱你,但是,让我们之间有点默契吧。如果我打电话给你,铃响三下就挂断,那是在说‘我爱你’,若是向你眨三下眼睛,弹三下手指,喷三口烟……都是在说:‘我爱你。’”

多么浪漫的表达方式!

然后,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生活在“三下”里。敲三下,我爱你。看三下,我爱你。铃响三下,我爱你。吹三下口哨,我爱你。叹三口长长的气,我——爱——你。

这种爱情,有它的凄凉,有它的美丽,有它的诗意,有它的残忍,有它的狂欢,有它的痛苦。不论怎样,周和胡就这样“两情默默”的度着日子。胡为了忠于这段“不为人知”的爱,竟摒退了所有的追求者,一直与小姑独处。

逐渐的,两人的知己朋友,都知道了这段情。而他们在无数的刻骨相思之后,越来越觉得彼此间的爱,已浓得再化不开。于是,周开始和妻子摊牌,开始和父母商量,开始为两人的未来而奋斗——这是另一条艰苦的路,几乎是残酷而血淋淋的。周为了胡而奋战,胡为了周而受唾骂,最后,周总算



获得了妻子离婚的同意。

去年七月某日,胡和周约好在台北某餐厅共进午餐,胡乘飞机北上。那天,她心情极好,因为这么多年的暗恋,终于有了拨云见日的一天。终于可以公开约会了!谁知,这顿午餐,周却没有出席,而且,他永远不会出席了。

周就在那天早晨,因撞车而丧生。

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走了,消失了。

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那些日子,她生不如死,对于周围所有的事和物,都视而不见。心碎的滋味,只有心碎的人才知道。那些日子,她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没有意识,活着只为了活着,痛楚的底层,是再也没有爱了,再也没有希望了。“死亡”推毁了一切,爱情、梦想和希望。

然后,在周死后的第七夜,周的诸多好友们,都聚在一起,为周开追悼会。胡也参加了这追悼会,她彷徨无措,心碎神伤。眼前都是旧相识,可是,谁再对她敲三下?拍三下?看三下?吹三声口哨?叹三口长气……

那夜,台北全市灯火辉煌。

灯灭了,一片黑暗。大家在惊愕中,灯又自己亮了。然后,再灭,再亮,再灭,再亮。一连灭了三次!

胡几乎脱口狂呼了!

闪三下,我爱你!

他过来了!他见到她了!他说过了!闪三下,我爱你!闪三下,我爱你!他表达了他的意思,他带来了他的关怀、热情与安慰。

死亡,不是终点。胡又活过来了,又能面对生活了,又开始写作了。死亡,也不能阻止爱情!



这是个爱的故事！

我听完了，说不出的感动，说不出的心酸，也说不出
的激荡。爱，如能超越生死，多么伟大的事！但愿死而有灵，相爱
的人永不被死亡分开。那么，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
无绝期！这不也是一种“美”吗？提起笔来，我情不自禁地写
下几行字：

不能同死，但能同在！

不能相聚，但能相爱！

不能今生今世，

但能无阻无碍！

给胡。给周。为了他们的爱。



玫瑰往事

11岁的时候,他喜欢上教他国文的女老师,老师25岁,有一对黑眼珠和深深的酒窝。

那时他的父亲种了一亩玫瑰,他每天偷剪一朵父亲的玫瑰,起得绝早,在暝色中将玫瑰放在老师讲台的抽屉,然后回家睡觉,再假装没事人一样到学校上课。老师对每天的一朵玫瑰调查了好几次,但从来不知道是谁放的。他也不敢承认,只要看到老师每天拿起玫瑰时那带着酒窝的微笑,他就一天都很快乐,甚至唱着小调回家。他在老师抽屉放玫瑰花足足放了两年,直到他从乡下的小学毕业。20年后,他的老师还在乡下教书,有一回在街上遇到,老师的头发白了,酒窝还在,他很想说出20年前那一段属于玫瑰的往事,但终于没有说出口。让玫瑰有它自己的生命吧!那样已经够了,他想。



明亮的眼睛

黄昏,诗人常到湖边公园寻找灵感。公园有几排长椅,一对对亲密偎依的情侣给美丽的日落景观增添了一种浪漫的情调。诗刊上便常出现这位诗人写的爱情诗。

一天黄昏,一条长椅上出现了一个长发姑娘。她的背影看上去很美。别的椅子上都是坐着一对一对的情侣,形单影只的她自然引起了诗人的注意。于是诗人就朝她走了过来,这才发现她有一双好美的眼睛:似清泉、似蓝湖、似山溪、似月下光波……诗人的心儿颤抖了!

姑娘端坐着一动不动,神色沉静,似陶醉在日落的美景中……诗人回去了,就写了一首关于她眼睛的诗。

此后,诗人每天黄昏都到公园去,那姑娘也总是端坐在那儿。诗人感觉到自己心里已有一种强烈的渴望。终于,他控制不住自己了,让自己写的有关她眼睛的诗作媒,去和她相识。

然而,诗人大吃一惊——“其实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是个盲女。”诗人不信。“我何必骗你。”姑娘认真地说。诗人心里的渴望很快退潮般消失……诗人好久没再去公园。

一个多月后,诗人才又到公园去。那姑娘还是坐在那儿,只是身旁多了个英俊的小伙子。那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肩



头,很亲密。诗人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我是个盲人,你不后悔?”姑娘问小伙子。“不后悔!不后悔!”小伙子回答,“我就是你的眼睛!”听了这几句对话,诗人心里一阵悸动,“我就是你的眼睛”,好诗!

诗人又好久没到公园去过。而且,好久没写出一句诗……当他再一次去公园见到那姑娘已是3个月之后。那天,黄昏的景色很美:燃烧的斜阳,朦胧的远山,展翅的白鹤,平静的湖水闪着金光……可是姑娘身旁却没了那英俊的小伙子。诗人怀着一种异样的心情走了过去,发现在姑娘俊俏的脸上有两道泪痕。

“你……怎么啦?”“你,是谁?”姑娘问。“我是那个……诗人。你男朋友呢?”

姑娘沉默了一阵,才开了口:“车祸……死了。两个月前,我们去……登记结婚,为了救一个小孩,他……”诗人心里一震!然后在姑娘身旁坐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诗人终于鼓起了勇气,说:“我愿意……做你的……眼睛。”“我有眼睛。”姑娘顿了一下,接着说,“他临死前,要医生把眼角膜移植给我,手术成功了。是他给了我一双眼睛……”

从此,诗人不再写诗。



绝境中的生者

饿到第三天的晚上,诺尼想到了尼玛克。在这座漂浮着的冰山上,除了他们两个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有血有肉的生灵了。

冰块裂开时,诺尼失掉了他的雪橇、食物和皮大衣,甚至失去了他的小刀。冰山上只留下他和他那忠实的雪橇犬——尼玛克。现在,他们两个卧在冰上,睁大眼睛注视着对方——双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诺尼对尼玛克的爱是真真实实的——就像这又饿又冷的夜晚和他伤腿上的阵痛一样真实。但是,村里的人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不就毫不迟疑地杀犬充饥吗?

“尼玛克饿久了也要寻觅食物的。我们其中的一个很快就要被另一个吃掉。”诺尼想。

空手他可杀不死尼玛克,这畜牲身强体壮,现在又比他有劲,所以,他需要武器。

诺尼脱去手套,解下了伤腿的绷带。在几个星期以前,他摔伤了腿,用两块小铁片和绷带捆扎固定。

他跪在冰上,把一块小铁片插入冰块的裂缝中,把另一块铁片紧贴在上面,慢慢地磨。尼玛克看着他,诺尼觉得它的两眼似乎闪着异光。



诺尼仍然磨着铁片,尽量不去想磨铁片干什么。铁片的边磨薄了,天亮时分,小刀磨好了。

诺尼从冰块中拔出小刀,用拇指轻轻试着刀锋。太阳光照在小刀上,折射到他眼里,使他一时看不见东西。诺尼硬起心肠来。

“来,尼玛克。”他轻声叫犬。

尼玛克迟疑地看着他。

“过来。”诺尼叫。

尼玛克上前来,诺尼从那畜牲盯着自己的眼神里看到了恐惧,从它的喘气声中和缩头缩脑的样子感觉到了饥饿和痛苦。他的心在流泪,他痛恨自己,又竭力压制这种感情。

尼玛克越走越近,它已经意识到了诺尼的意图。诺尼感到喉咙梗塞,他看到犬的眼里充满了痛苦。

好!这下是动手的时候了!

一声痛苦的抽咽使诺尼跪立着的身体一阵震颤。他诅咒小刀。紧闭两眼,摇摇晃晃地把刀子扔得老远。然后,他张开空空的双手,蹒跚着扑向尼玛克,他倒下去了。

犬围着诺尼的身体打转,嗥叫着。这下诺尼感到极度的恐惧。

他已经扔掉了小刀。解除了武装。他太虚弱了,再也不能爬过去取刀子。现在只有听任尼玛克的摆布了,而且尼玛克也非常饥饿。

犬围着他转,然后从后面扑了上来。诺尼可以听到这畜牲喉咙里的吞咽声。

诺尼闭上眼睛,祈祷犬的攻击快一些结束。他感觉到犬的爪子踩着他的大腿,犬呼吸时喷出的热气冲击着他的脖



颈。他随时都要放声尖叫。

然而,他感觉到犬滚烫的舌头直舔他的脸。

诺尼睁开眼睛张开手,抱住尼玛克的头。头靠着头,他轻轻地哭了……

一小时后,一架直升飞机出现在北边天空。飞机上一个海洋巡逻队的小伙子俯视着下面,他看到了漂移着的冰山,发现冰山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光。

这是太阳光折射在什么东西上面,而且一闪一闪地在动。他让飞行员降低飞机,看到冰峰的阴影下,有一个黑而不动的像人一样的黑影。怎么,还有两个黑影?

他把飞机降落在一块较平的冰面上,然后上了冰山,黑影是两个——一个小男孩和一条爱斯基摩雪橇犬。小男孩已经昏了过去,但仍活着。那条犬无力地哀叫着,已经衰弱得一动也不能动了。

吸引了飞机上巡逻队员注意力的闪光物质是一把粗糙的小刀,刀尖向下插在不远的冰上,在风中摇曳着。



留着这颗心

有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位女子,青年不知这女子是魔鬼所变。为讨女子欢心,青年倾其所有,尽其所能。一日,魔鬼要青年去挖他母亲的心给她吃,青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黑夜里,他捧着妈妈的心,匆匆赶回魔鬼身边。经过一片树林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心被扔出去老远,听见那颗心在问:

“跌疼了吗? 我的儿。”



情的觉悟

早春时节,我最中意的那片水塘便开始有蜉游出现。这种小昆虫身体略呈紫红,正如树木开始长出嫩叶前那种特有的赭色。为把这种颜色掺入人造蝇饵,我在用来充作蝇体的仿狐皮中加进一点紫毛。另外,我又买了些澳大利亚袋鼠皮,取一块放在锅里染色。

染的时候,我站在锅的一边,女儿站在另一边。她突然问我:“爱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口气坦诚直率,宛若在问我水里什么时候会有白色的蜉游。

我俩透过锅里腾起的紫色雾气相互对视着。“有各种各样的爱。”我回答。

“比如说?”

“嗯,你可能会热恋。”我说。女儿望着我,似乎在玩味这话的意思。“另外,”我接着说,“还有别的爱。你可以爱朋友,体会同某人结婚白头 50 年,到那时候,你的感情会与求爱之伟大不一样,它会变得更强烈。爱的种类多着呢!”

“哪种最好?”

我看看锅里,沸液中微微起伏的紫色表面结了一层蛛网似的泡沫。我用长叉把皮毛从锅底捞起。染液流下,滴回锅里的声音似乎代表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女儿对未来期望的



绝妙结合。

“我喜欢那种历久不渝的爱，”我说，“不过，你喜欢哪种该由你自己决定。”

一次，当我想起常去垂钓的那个狭长池塘时，答案突然出现了。池塘边有棵苹果树，到蜉游开始出没的季节，树上的花朵便倒映在水面上。鱼儿浮上来找食，池水便泛起阵阵涟漪，有时则泼刺跃出水面溅起水花。我于是投下蝇饵，在那些有鱼浮上的地方垂钓。

在这个特别心爱的地方，我度过了许多个愉快的下午。我仿佛是存在于时光外，但同时又会产生某种回忆，以及些许透入内心的亲切感。说我此刻心境悠然自得，倒不如说我身心舒畅，生气蓬勃，满怀兴奋。我虽是孑然一人，却绝不孤独。

我想，我试图传达给女儿的正是这么一个时刻。但愿有朝一日，当她站在这同一池塘边抛下钓钩时，也会想起父女一起染毛皮、一起讨论爱情的夜晚。



爱情的矛盾

在印度有这么一个造物主创造男人和女人的传说。

天神在造完男人以后,发现固体的材料已经用光了,没有可以造女人的东西了。

天神思索了许久,然后找来了下面这许多种材料来,月儿的圆润、蔓藤的弯曲、芳草的微颤、芦苇的纤长、花朵的开放、叶片的光滑、阳光的明朗、彩云的泪水、轻风的不定、兔子的惊惧、孔雀的虚荣、鸟儿的柔软、钻石的坚硬、蜜糖的甜美、老虎的残酷、火焰的热情、霜云的冰冷、喜鹊的饶舌、夜莺的嗓音、白鹤的虚假、以及母狮的信心。

天神把这些非固体的元素都找来,造了一个女人出来,然后把她交给了男人。

过了一个礼拜,男人来找天神说:“主啊,你给我的那个受造物,让我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啊。她不停地说话,并且百般地折磨我,使我不得安宁,忍无可忍。我已经连片刻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她还要我无时无刻地注意她照顾她,我的时间全浪费掉了。另外,每件芝麻大的小事都会惹她哭。为了能再过清静日子,我把她还给你,因为我实在不能跟她在一起。”

天神说:“好吧。”他就领回了那女人。



又过了一个礼拜,男人又来找天神说:“自从我把那个受造物还给你以后,我的日子好空虚啊。我一直在想她!——想念她怎么跳舞唱歌,想她怎么用眼角看我,还有她怎么跟我喋喋不休,然后又跟我挨挨靠靠。她看我的眼神太美了,太温柔了,我还喜欢听见她笑。请把她还给我吧。”

天神说:“好吧。”他就把女人还给那男人了。

可是3天以后,男人又回来说:“主啊,我简直糊涂了!——我就是说不清我跟那个受造物之间的经历。我作个结论吧,她给我带来的烦恼比快乐多。我求求你,把她收回去吧,我没法子跟她过日子。”

天神这次说道:“可是没有她,你也没法子过日子!”说完了,就转过身去,继续做自己的活儿。那个男人绝望地说:“我该怎么办哪?有她,我活不下去;没有她,我也活不了!”



壁虎的爱情

这是在日本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人为装修家里拆开了墙壁。日本式住宅的墙壁是中间架了木板后,两边是泥土,里面是空的。

他拆墙壁的时候,发现一只壁虎困在那里。一根从外面钉到里面的钉子钉住了那只壁虎。那主人觉得又可怜又好奇,仔细看那根钉子,他很惊讶,因为那钉子是10年前盖那栋房子的时候钉的。到底怎么回事?那只壁虎竟困在墙壁里整整活了10年!黑暗的墙壁里10年,真不简单!

尾巴被钉住了,一步也走不动的那只壁虎到底吃什么活了10年?

那主人暂时停止了工程。“它到底吃什么?”

过了不久,不知从哪里又爬来一只壁虎,嘴里含着食物……呵,爱情!那无比高尚的爱情!那生死不变的爱情!为了被钉住不能走动的壁虎,另一只壁虎这10年的岁月里一直在喂它。

那只壁虎是母亲或父亲,夫妻或兄弟,我们不知道,也不一定要知道。

我听到这件事,深深地被那爱情的力量所感动!……



企盼

一个失去了母亲、还不到4岁的小女孩，在花园里看种花时，园丁告诉她，这花籽种在泥里浇下水去，就会发芽生长并开花。

那天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她想起了园丁的话。于是，她偷偷地起床，把母亲的照片揣在怀里，冒着大雨走了出去。

小女孩来到花园，用稚嫩的双手挖了一个小坑，将照片埋了进去。

然后，小女孩穿着白色睡衣，在深夜的暴雨里，蹲在小坑前，专心致志的等待，盼望母亲像花草一样从泥土里长出来。



镇静的女主人

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是在印度。在那里,人们讲起它来像是真有其事似的,尽管任何一个动物学家都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后来,我了解到,一次大战前不久有家杂志也发表过这个故事。但故事源出何处?作者又是谁?我至今也未能查出个究竟。

故事发生在印度。有位殖民官员和夫人在家里举行盛大晚宴。筵席设在宽敞的饭厅里,室内是大理石地板,没有铺地毯;有明椽和通向走廊的宽大的玻璃门。宾主围坐在一起。来宾中有陆军军官、政府官员及他们的夫人,另外还有一位来访的美国动物学家。

席间,有位年轻姑娘和一位陆军上校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姑娘坚持认为,如今妇女已有进步,不再是见耗子就吓得往椅子上跳那时代的妇女了。上校则坚持认为她们并没有什么改变。他说:“女人一遇到危急情况,必然的反应就是尖声叫喊。男人在此情况下,可能也会有同感,但他总要多那么点胆量,能够泰然处之。而这最后的一点胆量却至关重要。”

那位美国客人没有参加这场辩论,只是依次瞧着其他客人。在他环顾时,看到女主人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



双目愣愣地直视前方,肌肉微微收缩。她用一轻微手势把站在身后的男仆叫到身边,向他耳语一番。仆人睁大了双眼,随即匆匆离去。在座的宾客除了这位美国人外,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也没人看到仆人把一碗牛奶放在紧靠门的走廊上。

美国人蓦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在印度,牛奶放在碗里只意味着一件事——引诱眼镜王蛇,他意识到房间里一定有条眼镜王蛇。他抬头看看椽子——最有可能藏着蛇的地方,但椽子上什么也没有。再瞧瞧室内四周,房间的三个角落是空的,第四个角落里站着等待上下一道菜的仆人们。现在,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察看到了:餐桌底下。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欲往后跳,并向别人发出警告。然而他懂得,这一阵骚动必然会惊动眼镜王蛇,使它咬人。他快速地讲了几句话,语调极为吸引人,每个人都注意听着。他说:“现在,我想试试在座诸位的自制力。我数到300,数5分钟,谁也不许动一下,谁动,罚50卢比。开始!”

20个人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像是20座石雕像在听他数。在他数到280时,他眼角瞟见了这条蛇,正爬向这碗牛奶。他跳起身来,迅速跑过去把通向走廊的门关上。饭厅里随即响起一片尖叫声。

“你说得对啊,上校,”男主人无限感慨他说,“正是一个男人,刚才给我们做出了从容不迫,镇静自如的榜样。”

“请等等,”美国人说着转向女主人,“维纳太太,您怎么知道房间里有条眼镜王蛇?”

女主人脸上展现出一层淡淡的笑容。回答说:“因为它正从我的脚背上爬过去。”



真正的勇气

三名海军上将谈论起什么是真正的勇气。

德国将军说：“我告诉你们什么是勇气。”说完他召来一名水手。“你看见那根 100 米高的旗杆子吗？我希望你爬到顶端，举手敬礼，然后跳下来！”

德国水手立即跑到旗杆前，迅速爬到顶上，漂亮地敬了个礼，然后跳下来。

“荷，真出色！”美国将军称赞说。他对一名美国水兵命令道：“看见那根 200 米高的旗杆了吗？我要你爬到顶，敬礼两次，然后跳下来。”

美国水兵非常出色地执行了命令。

“啊，先生们，这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英国将军说：“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们皇家海军对勇气的理解。”

他命令一名水手：“我要你攀上那根高 300 米的旗杆顶端，敬礼三次，然后跳下来。”

“什么？要我去干这种事？将军你一定神经错乱了！”英国水手瞪大眼睛叫了起来。

“瞧，先生们，”英国将军得意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勇气。”

（经编者多方努力，仍有少数著译者未能联系上，请速与我们联系，以便按规定寄奉稿酬。010-68424256）

[General Information]

□□=□□□□□ □□□□□□□□100□□□□□ □□

□□=

□□=308

SS□=0

□□□□=

□	□
□	□
□	□
□	□
□	□